

蕙風詞話

人間詞話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

蕙 風 詞 話

況周頤著

人 間 詞 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話 詞 風 意
話 詞 人 間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號)

中 國 科 學 院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號 1555 字 數 181,000 開 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 張 8 $\frac{1}{4}$ 插 圖 2

1960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0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數 0001—3000 冊

定 價 (5) 0.92 元

目次

蕙風詞話

蕙風詞話續編

人間詞話

人間詞話附錄

人間詞話附錄



一三

一九

二三

二四



蕙

風

詞





蕙風詞話 卷一

一

沈約宋書曰：「吳歌雜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作歌以被之。」按前一法即虞廷依永之遺，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玉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下云其爲陽阿薳露，其爲陽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填詞家自度曲，率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此前一法也。前人本有此調，後人按腔填詞，此後一法也。沿流溯源，與休文之說相應。歌曲之作，若枝葉始敷。乃至於詞，則芳華益茂。詞之爲道，智者之事。酌劑乎陰陽，陶寫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樂。別黑白而定一尊，亙古今而不敝矣。唐陳子昂，大雅鴻達，篤好而專精之，謂之詞學。獨造之詣，非有所附麗，若爲駢枝也。曲士以詩餘名詞，豈通論哉？

二

詩餘之「餘」，作「贏餘」之「餘」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絃，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爲詞。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故曰「詩餘」。世俗之說，若以詞爲詩之賸義，則誤解此

『餘』字矣。

三

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諸賢不可及處在是。

四

重者，沈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

五

半塘云：『宋人拙處不可及，國初諸老拙處亦不可及。』

六

詞中求詞，不如詞外求詞。詞外求詞之道，一曰多讀書，二曰謹避俗。俗者，詞之賊也。

七

填詞要天資，要學力。平日之閱歷，目前之境界，亦與有關係。無詞境，即無詞心。矯揉而運爲之，非台

作也。境之窮達，天也，無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擇而處者也。

八

詩筆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爲曲折。以曲折藥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賢樸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學養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錯認真率爲直率，則尤大不可耳。

九

詞能直，固大佳。顧所謂直，誠至不易。不能直，分也。當於無字處爲曲折，切忌有字處爲曲折。

一〇

詞中轉折宜圓。筆圓，下乘也。意圓，中乘也。神圓，上乘也。

一一

詞不嫌方。能圓，見學力。能方，見天分。但須一落筆圓，通首皆圓；一落筆方，通首皆方。圓中不見方易。方中不見圓，難。

一二

詞過經意，其蔽也斧琢。過不經意，其蔽也樸礪。不經意而經意，易。經意而不經意，難。

一三

「恰到好處，恰够消息。毋不及，毋太過。」半塘老人論詞之言也。

一四

詞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際，此中消息，正復難言。但看夢窗何嘗琢，稼軒何嘗率，可以悟矣。

一五

眞字是詞骨。情眞、景眞，所作必佳，且易脫稿。

一六

詞人愁而愈工。眞正作手，不愁亦工，不俗故也。不俗之道，第一不纖。

一七

作詞最忌「於」字。「於」之在述者，吾庶幾免矣。其在神者，容猶在所難免。茲事未遑自足也。

一八

凡人學詞，頃候有淺深，即淺亦非疵，功力未到而已。不安於淺而致飾焉，不值顰眉、齟齬，楚楚作態，乃是大疵，最宜切忌。

一九

填詞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韻，去成就不遠矣。所謂神韻，即事外遠致也。即神韻未佳而過存之，其足爲疵病者亦僅，蓋氣格較勝矣。若從輕倩入手，至於有神韻，亦自成就，特降於出自凝重者一格。若並無神韻而過存之，則不爲疵病者亦僅矣。或中年以後，讀書多，學力日進，所作漸近凝重，猶不免時露輕倩本色，則凡輕倩處，即是傷格處，即爲疵病矣。夫分聰明人最宜學凝重一路，卻最易趨輕倩一路。苦於不自知，又無師友指導之耳。

二〇

詞學程序，先求妥帖、停勻，再求和雅、深（此「深」字只是「不淺」之謂），秀，乃至精穩、沈著。精穩則能品矣。沈

著更進於能品矣。精穩之「穩」與妥帖適乎不同。沈著尤難於精穩。平昔求詞調外，於性情得所養，於書卷觀其通。優而游之，透而飲之，積而流焉。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擲地作金石聲矣。情真理足，筆力能包舉之。純任自然，不假錘鍊，則「沈著」二字之詮釋也。

五

初學作詞，只能道第一義，後漸漸久。意不晦，語不琢，始稱合作。至不求深而自深，信手拈來，令人神味俱厚。梁無兩宋，庶乎近焉。

六

寒酸語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華貴出之。飲水詞人所以爲重光後身也。

七

填詞之難，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經前人說過。自唐五代已還，名作如林，那有天然好語，留待我輩驅遣。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靈流露，曰書卷醞釀。性靈關天分，書卷關學力。學力果充，雖天分少遜，必有資深逢源之一日。書卷不負人也。中年以後，天分便不可恃。苟無學力，日見其衰退而已。江淹才盡，豈真夢中人索還囊錦耶？

二四

讀前人雅詞數百闕，令充積吾胸臆，先入而爲主，吾性情爲詞所陶冶，與無情世事，日背道而馳。其蔽也，不能諧俗，與物忤。自知受病之源，不能改也。

二五

讀詞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絕佳者，將此意境締構於吾思想中。然後澄思渺慮，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靈與相浹而俱化，乃真實爲吾有，而外物不能奪。三十年前，以此法爲日課，養成不入時之性情，不遺恤也。

二六

人靜簾垂。鏡昏香直。窗外芙蓉殘葉颼颼作秋聲，與砌蟲相和答。據梧冥坐，湛懷息機。每一念起，輒設理想排遣之。乃至萬緣俱寂，吾心忽瑩然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時若有無端哀怨根觸於萬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牀硯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三十年前，或月一至焉。今不可復得。

二七

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而能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也，非可彌爲，亦無庸彌求。視吾心之醞釀何如耳。吾心爲主，而書卷其輔也。書卷多，吾言尤易出耳。

二八

吾蒼茫獨立於寂寞無人之區，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沈冥杳靄中來。吾於是乎有詞。泊吾詞成，則於頃者之一念若相屬若不相屬也。而此一念，方隱逸引演於吾詞之外，而吾詞不能殫陳，斯爲不盡之妙。非有意爲是不盡，如書家所云無垂不縮，無往不復也。

二九

問：填詞如何乃有風度？答：由養出，非由學出。問：如何乃爲有蘊？答：自善葆吾本有之清氣始。問：清氣如何善葆？答：花中疏梅、文杏，亦復託根塵世，甚且斷井、頽垣，乃至摧殘爲紅雨，猶香。

三〇

作詞至於成就，良非易言。即成就之中，亦猶有辨。其或經少襟抱，無當高格，而又自滿足，不善變。不知門徑之非，何論堂奧？然而從事於斯，歷年多，功候到，成就其所成就，不得謂非專家。凡成就者，非必較優於未成就者。若納蘭容若，未成就者也，年齡限之矣。若厲太鴻，何止成就而已，且浙派之先河矣。

三一

吾詞中之意，唯恐人不知。於是乎句勒。夫其人必待吾句勒而後能知吾詞之意，即亦何妨任其不知矣。曩余詞成，於每句下注所用典。半塘輒曰：「無庸。」余曰：「奈人不知何？」半塘曰：「儻注矣，而人仍不知。又將奈何？」矧填詞固以可解不可解，所謂煙水迷離之致，爲無上乘耶？」

三二

作詞須知「暗」字訣。凡暗轉、暗接、暗提、暗頓，必須有大氣貫力，幹運其間，非時流小惠之筆能勝任也。駢體文亦有暗轉法，稍可通於詞。

三三

名手作詞，題中應有之義，不妨三數語說盡。自餘悉以發揮襟抱。所寄託往往委曲而難明。長言之不足，至乃零亂拉雜，胡天胡帝。其言中之意，讀者不能知，作者亦不靳其知。以謂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

發、而不可以爲訓，則亦左徒之「驅」些云爾。夫使其所作大都衆所共知，無甚關係之言，轉非浪耗精力耶？

三四

長守律之難，輒自放於律外，或託前人不專家、未盡善之作以自解，此詞家大病也。守律誠至苦，然亦有至樂之一境。常有一詞作成，自己亦既愜心，似乎不必再改。唯據律細勘，僅有某某數字，於四聲未合，即姑置而過存之，亦孰爲責備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鬆一字，徧聲以求，忽然得至篇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絕整之句。此時是聲微吟，拍案而起，其樂何如！雖劉琨出瑛，還意得珠，不遠也。彼窮於一字者，皆苟完苟美之一念誤之耳。

三五

上去聲字，近人往往誤讀。如「勅靜」之「靜」上聲，誤讀去聲。「嘆色」之「嘆」去聲，誤讀上聲。作詞既守四聲，則於宋人用「靜」字者用上聲，用「嘆」字者用去聲，斯爲不誤矣。顧審之聲調，或反蹈鴉牙警喉之失。意者宋人亦誤讀誤用耶？遇此等處，唯有檢本人它詞及它人詞證之，庶幾決定所從。特非精學宮律者之作，不足爲據耳。

三六

宋人名作，於字之應用入聲者，間用上聲，用去聲者絕少。檢夢窗詞知之。

三七

入聲字於填詞最爲適用。付之歌喉，上去不可通作，唯入聲可融入上去聲。凡句中去聲字能運用去聲固佳，若誤用上聲，不如用入聲之爲得也。上聲字亦然。入聲字用得好，尤覺峭勁娟倚。

三八

初學作詞，最宜聯句、和韻。始作，取辦而已，毋存藏拙嗜勝之見。久之，靈源日濬，機括日熟，名章俊語，紛交，衡有進益於不自覺者矣。手生重理舊彈者亦然。離羣索居，日對古人，研精覃思，寤無心得，未若取徑乎此之捷而適也。

三九

學填詞，先學讀詞。抑揚頓挫，心領神會。日久，胸次鬱勃，信手拈來，自然丰神諧鬯矣。

四〇

詞貴意多。一句之中，意亦忌複。如七字一句，上四是形容月，下三勿再說月。或另作推宕，或旁面襯托，或轉進一層，皆可。若帶寫它景，備免犯複，尤爲易易。

四一

佳詞作成，便不可改。但可改便是未佳。改詞之法，如一句之中有兩字未協，試改兩字，仍不愜意，便須換意，通改全句。牽連上下，常有改至四五句者。不可守住元來句意，愈改愈滯也。

四二

改詞須知挪移法。常有一兩句語意未協，或嫌淺率。試將上下互易，便有韻致。或兩意縮成一意，再添一意，更顯厚。此等倚聲淺訣，若名手意筆兼到，愈平易，愈渾成，無庸臨時掉弄也。

四三

詞中對偶，實字不求甚工。草木可對禽蜚也，服用可對飲饌也。實勿對虛，生勿對熟，平舉字勿對側串字。淺淺濃濃，大小重輕之間，務要伴色揣稱。昔賢未有不如是精整也。

四四

近人作詞，起處多用景語廬引，往往第二韻方約略到題，此非法也。起處不宜泛寫景，宜實不宜虛，便當籠罩全闕，它題便挪移不得。唐李程作日五色賦，首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雖篇幅較長於詞，亦以二句囊括之，尤有弁冕端凝氣象。此旨可通於詞矣。

四五

作詞不拘說何物事，但能句中有意即佳。意必已出，出之太易或太難，皆非妙造。難易之中，消息存焉矣。唯易之一境，由於情景真，言卷足。所謂落心而發，肆口而成者，不在此例。

四六

作詠物詠事詞，須先選韻。選韻未審，雖有絕佳之意，恰合之典，欲用而不能。用其不必用、不甚合者以就韻，乃至涉尖新、近牽強、損風格，其弊與選和人韻者同。

四七

詞用虛字叶韻最難。稍欠斟酌，非近滑，即近佻。憶二十歲時作綺羅香，過拍云：「東風吹盡柳絲矣。」端

木子疇前輩（際）見之，甚不謂然，申誠至再。余詞至今不復敢叶虛字。又如「賺」字、「儉」字之類，亦宜慎用，並易涉讖。「見」字尤難用之至。（如「船兒」、「燕兒」、「風兒」、「月兒」云云）此字天然近俚，用之得，如聞人口吻，即亦何當風格。乃至郎夫子口吻，不尤不可嚮邇耶？若於此等難用之字，筆健能扶之使豎，意精能鍊之使穩，庶極專家能事矣。斯境未易臻，仍以不用爲是。

四八

兩宋人詞宜多讀，多看，潛心體會。某家某某等處，或當學，或不當學，默識吾心目中。尤必印證於良師友，庶收取精用闕之益。洎乎功力既深，漸近成就，自視所作於宋詞近誰氏，取其全軼研貫而折衷之，如臨鏡然。一肌一容，宜淡宜濃，一經俾色揣稱，灼然於彼之所長，吾之所短安在，因而知變化之所當亟。善變化者，非必墨守一家之言。思游乎其中，精蘊乎其外，得其助而不爲所囿，斯爲得之。當其致力之初，門徑誠不可誤。然必擇定一家，奉爲金科玉律，亦步亦趨，不敢稍有踰越。填詞智者之事，而願認笨執象若是乎？吾有吾之性情，吾有吾之襟抱，與夫聰明才力。欲得人之似，先失己之真。得其似矣，即已落斯人後，吾詞格不稍降乎？並世操觚之士，輒詢余以倚聲初步何者當學？此余無詞以對者也。

四九

性情少，勿學稼軒。非絕頂聰明，勿學夢窗。

五〇

唐五代詞並不易學。五代詞尤不必學。何也？五代詞人丁運會，運流至極，燕酣成風，藻麗相尚。其所爲詞，即能沈至，祇在詞中。豔而有骨，祇是豔骨。學之能造其域，未爲斯道增重。矧徒得其似乎？其錄錦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靈，韋端己之風度，馮正中之堂廡，豈操觚之士能方其萬一？自餘風雲月露之作，本自華而不實。吾復皮相求之，則竊秦氏所云甚無謂矣。晚近某詞派，其地與時，並距常州派近。爲之倡者，楊葉花閒，自樹高格，塗飾金粉，絕無內心。與評文家所云『浮煙漲墨』曷以異？雖無本之文，不足以自行。歷年垂百，衍派未廣。一編之傳，亦足貽誤初學。嘗求其故。蓋天事絀，性情少者所爲，曷如不爲之爲愈也。

五一

余嘗謂北宋人手高眼低。其自爲詞誠實乎非可及。其於它人詞，凡所盛稱，率非其至者。直是口惠，不甚愛惜云爾。後人習聞其說，奉爲金科玉律，絕無獨具隻眼，得其真正佳勝者。流弊所極，不特埋沒昔賢精誼，抑且貽誤後人師法。北宋詞人聲華藉甚者，十九鉅公大僚。鉅公大僚之所賞識，至不足恃，詞其小焉者。

五二

兩宋人填詞，往往用唐人詩句。金元人製曲，往往用宋人詞句。尤多排演詞事爲曲。關漢卿王實甫西廂記出於趙德麟商詞蝶戀花，其尤著者。檢曲錄雜劇部，有陶秀實醉寫風光好，晏叔原歲月鷓鴣天，張子湖誤宿女貞觀，蔡蕭閑醉寫石州慢，蕭淑蘭情寄菩薩蠻，皆詞事也。就一劇一事而審諦之，填詞者之用筆用字何若？製曲者又何若？曲由詞出，其淵源在是。曲與詞分，其徑途亦在是。曲與詞體格迥殊，而能得其並皆佳妙之故，則於用筆用字之法，思過半矣。

五三

曲有煞尾，有度尾。煞尾如戰馬收韁，度尾如水窮雲起。（見廣解元西廂記）煞尾猶詞之歌拍也。度尾猶詞之過拍也。如水窮雲起，帶起下意也。填詞則不然。過拍祇須結束上段，筆宜沈著。換頭另意另起，筆宜挺勁。稍涉曲法，即嫌傷格。此詞與曲之不同也。

五四

明以後詞，纖庸少骨。二三作者，亦間有精到處。但初學抉擇未精，切忌看之。一中其病，便不可醫也。東坡、稼軒，其秀在骨，其厚在神。初學看之，但得其纖率而已。其實二公不經意處，是真率，非纖率也。

余至今未敢學蘇、辛也。

五五

織餘瑣述云：『蕙風嘗讀梁元帝蕩婦思秋賦，至「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將娛而詔之曰：「此至佳之詞境也。看似平淡無奇，卻情深而意真。求詞詞外，當於此等處得之。」』

五六

又云：『元白撰天籟集滿庭芳小序：「屢欲作茶詞，未暇也。近還宋名公樂府，黃、賈、陳三集中，凡載滿庭芳四首。大概招類，互有得失。復雜用元、寒、刪、先韻，而語意苦不倫」云云。近人詞此四韻多通叶，昔賢不謂然也。夫詞雖慢調，韻不逾十。即如寒、刪兩韻，本韻之字即獨用不患不敷，矧已通叶，何必再闌入元、先部乎？」其爲取便，亦已甚矣！』

五七

晏同叔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蔣竹山詞極穠麗，其人則抱節終身。何文縝少時會飲貴戚家，侍兒惠柔，慕公丰標，解把爲贈，約牡丹時再集。何賦虞美人詞有「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妬，故開遲」之句。後爲韓康中盡節名臣。國朝彭溪門孫遜延露詞吐屬香豔，多涉閨穠。與夫人伉儷甚篤，生平無姬

侍。詞固不可擬人也。

五八

余辦詞垂五十年，唯校詞絕少。竊嘗謂昔人填詞，大都陶寫性情，流連光景之作。行間句裏，一二字之不同，安在孰是爲得失？乃若詞以人重，則意內爲先，言外爲後，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士生今日，載籍極博。經史古子，體大用闊，有志校勘之學，何如擇其尤要，致力一二。詞吾所好，多讀多作可耳。校律猶無容心，矧校字乎？開茲縹緲，鉛槧隨之。昔人有校讎之說，而詞以和雅溫文爲主旨，心目中有讎之見存，難甚佳勝，非吾意所專法。彼昔賢曷能詔余而牖之。則亦終於無所得而已。羅錫山侯氏刻十名家詞，願梁汾爲之序，有云：『讀書而必欲避譌與混之失，即披閱吟諷，且不能以終卷，又安望其暢然拔去抑塞，任爲流通也。』斯語淺明，可資印證。蓋心爲校役，訂疑思誤，丁一確二之不暇，恐讀詞之樂不可得，即作詞之機亦滯矣。如云校畢更讀，則掃葉之喻，校之不已，終亦紛其心而弗克相入也。

五九

御選歷代詩餘，每調臚列如千首。每填一調，就諸家名作參互比勘。一聲一字，務求合乎古人。毋托一二不合者以自恕。則不特聲韻無誤，即宮律之微，亦可由此而入。

六〇

玉梅後詞玲瓏四犯云：『衰桃不是相思血，斷紅泣、垂楊金縷。』自注：『桃花泣柳，柳固漠然，而桃花不悔也。』斯旨可以語大。所謂盡其在我而已。千古忠臣孝子，何嘗求諒於君父哉？

六一

吳縣戈順卿（獻）翠幕花籠詞，哀然鉅帙。以備調守律爲主旨，似乎工拙所弗計也。惟所輯詞林正韻，則最爲善本。選王氏四印齋依戈氏自刻本，刻增所刻詞後。倚聲家圭臬奉之。順卿夫人金婉，字玉卿，有宜春舫詩詞，爲外錄詞林正韻畢書後云：『羅襪甲帳愧非仙。寫韻何妨手一編。從此詞林增善本。四聲堪證宋名賢。』

蕙風詞話 卷二

一

詞有穆之一境，靜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濃而穆更難。知此，可以讀花間集。

二

花間至不易學。其蔽也，襲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所謂麒麟楮也。或取前人句中意境而紆折變化之，而雕琢、句勒等弊出焉。以尖爲新，以纖爲斷，詞之風格日靡，真意盡漓，反不如國初名家本色語，或猶近於沈著、濃厚也。庸詎知花間高絕，即或詞學甚深，頗能闢兩宋堂奧，對於花間，猶爲望塵却步耶。

三

唐賢爲詞，往往麗而不流，與其詩不遠相遠。劉夢得憶江南云：「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顰眉似帶巾。獨坐亦含顰。」流麗之筆，下開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謂「風流高格調」，其在斯乎。前詞云：「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尊前。」拋毬樂云：「春早見花枝，

朝朝恨發遲。及看花落後，卻憶未開時。」亦皆流麗之句。

四

段柯古詞僅見開中好，寥寥十許字，殊未發人意。海山記中隋煬帝望江南八闕，或云柯古所託，亦無確據。余喜其折楊柳詩：「公子騁驄往何處？綠陰堪繫紫游韁。」此等意境，入詞絕佳。晚唐詩集中往往而有。蓋詞學陵昌，其機蘊勃，弗可遏矣。

五

李德裕臨江仙云：「強整嬌姿臨寶鏡，小池一朵芙蓉。」是人是花，一而二，二而一。句中絕無曲折，卻極形容之妙。昔人名作，此等佳處，讀者每易忽之。

六

花間集歐陽炯浣溪沙云：「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自有豔詞以來，殆莫豔於此矣。半塘惜鶯曰：「奚翅豔而已？直是大且重。」苟無花間詞筆，孰敢爲斯語者？

七

徐鼎臣夢游詩：「綉幌銀屏有夢聞。若非魂夢到難。真之詞中，是絕好意境。又云：「離甲遞腸纖似玉

含詞忍笑賦於檀。」則直是花間麗句。當時風會所趨，不期然而自致此耳。

八

詞境以深靜爲至。韓持國胡濟練令過拍云：「燕子漸歸春悄。簾幙垂清曉。」境至靜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淺而見深。蓋寫景與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寫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詞往往有之。特闕此二句，尤妙在一「漸」字。

九

學叔原詞自序曰：「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或作龜）家有蓮、鷓、鷗、鶯、露，清謳娛客。」廉叔、君龍殆亦風雅之士。竟無篇闕流傳，並其名亦不可攷。宋興百年已還，凡著名之詞人，十九宋史有傳。或附見父若兄傳。大都黃閣鉅公，烏衣華胄。即名位稍遜者，亦不獲二三焉。當時詞稱極盛。乃至青樓之妙姬，秋墳之靈鬼，亦有名章俊語，載之叢籍，流爲美談。萬不至章甫縫掖之士，尺板斗食者流，獨無含咀宮商、規撫秦柳者。矧天子右文，羣公操雅，提倡甚非無人，而卒無補於湮沒不彰，何耶？國初顧梁汾有言：「煥涼之態，浸淫而入於風雅。」良可浩歎。即北宋詞人以觀，蓋此風由來舊矣。即如叔原，其才庶幾跨竈，其名殆猶恃父以傳。夫傳不傳亦何足輕重之有。唯是自古迄今，不知埋沒幾許好詞。而其傳者，或反不如不傳者之可傳。是則遺可惜耳。

小山詞阮郎歸云：『天邊金掌露成霜，雲隨雁字長。綠杯紅袖趁重陽。人情似故鄉。蘭佩紫，菊簪黃。殷勤理舊狂。欲將沈醉換悲涼。清歌莫斷腸。』綠杯紅袖二句，意已厚矣。『殷勤理舊狂』五字三層意。『狂』者，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發見於外者也。狂已舊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欲將沈醉換悲涼』是上句注腳。『清歌莫斷腸』仍含不盡之意。此詞沈著厚重，得此結句，便覺體空靈。小晏神仙中人，重以名父之貽，賢師友相與沆瀣，其獨造處，豈凡夫肉眼所能見及。『夢魂慣得無拘管。又逐楊花過謝橋。』以是爲至，烏足與論小山詞耶？

一一

東坡詞青玉案用賀方回韻送伯固歸吳中歌拍云：『作箇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鍼線，曾溼西湖雨。』上三句未爲甚豔。『曾溼西湖雨』是清語，非豔語。與上三句相連屬，遂成奇豔、絕豔，令人愛不忍釋。坡公天仙化人，此等詞猶爲非其至者，後學已未易擬仿其萬一。

一二

有宋熙寧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爲一代山斗。黃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長公之客也。山

谷，无咎皆工倚聲，體格於長公爲近。唯少游自關隄徑，卓然名家。蓋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騁妍於尋常濡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者獨深。張文潛贈李德載詩有云：「秦文倩麗舒桃李。」彼所謂文，固指一切文字而言。若以其詞論，直是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倩麗之桃李，容猶當之有愧色焉。王晦叔碧雞漫志云：「黃、晁二家詞，皆學坡公，得其七八。而於少游獨稱其俊逸精妙，與張子野並論，不言其學坡公，可謂知少游者矣。」

一三

李方叔虞美人過拍云：「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春夏之交，近水樓臺，確有此景。「好風」句絕新，似乎未經人道。歇拍云：「碧燕千里思悠悠。唯有霎時涼夢，到南州。」尤極淡遠清疏之致。

一四

東山詞：「歸臥文園猶帶酒。柳花飛度畫堂陰。只憑雙燕話春心。」「柳花」句融景入情，丰神獨絕。近來纖桃一派，誤認輕靈，此等處何曾夢見。

一五

竹友詞留董之南過七夕蝶戀花後段云：「君似庾郎愁幾許？萬斛愁生，更作征人去。留定征鞍君且住。」

人閒豈有無愁處。『循環無端，含意無盡，小謝可謂善言愁。

一六

元人製曲，幾於每句皆有襯字。取其能達句中之意，而付之歌喉，又抑揚頓挫，悅人聽聞。所謂遍其聲以媚之也。兩宋人詞閒亦有用襯字者。王晉卿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嬾。』向字、乍字是襯字。據詞譜：『燭影搖紅第二句七字，應仄平仄仄平平仄。』周美成云：『黛眉巧畫宮妝淺』，不用襯字，與換頭第二句同。

一七

元人沈伯時作樂府指迷，於清真詞推許甚至。唯以『天便教人，霎時虧見何妨』、『夢魂癡想鴛侶』等句爲不可學，則非真能知詞者也。清真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拌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此等語愈樸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妨說盡而愈無盡。南宋人詞如姜白石云：『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庶幾近似。然已微嫌刷色。誠如清真等句，唯有學之不能到耳。如曰不可學也，詎必蹙眉蹙首，作態幾許，然後出之，乃爲可學耶？明已來詞纖纖少骨，致斯道爲之不尊，未始非伯時之言階之厲矣。竊嘗以刻印比之，自六代作者以繁紆拗折爲工，而兩漢方正平直之風，蔚然無復存者。欲儼起衰，欲求一丁敬甫、黃大易而未易遽得。乃至倚聲小道，即亦將

成絕學，良可慨夫。

一八

清真詞望江南云：「惺忪言語勝聞歌。」謝希深夜行船云：「尊前和笑不成歌。」皆襲帖入微之筆。

一九

李蕭遠點絳脣後段云：「碧水黃沙，夢到尋梅處。花無數。問花無語。明月隨人去。」意境不求甚深，讀者說其輕倩。竹垞詞綜首錄此闕。此等詞固漸西派之初祖也。其鵲橋仙云：「小舟誰在落梅村？正夢繞清溪煙雨。」西江月云：「瓊瑤珠珥下秋空，一笑滿天鸞鳳。」皆警句，可誦。

二〇

廖世美燭影搖紅過拍云：「鸞鴻難問，岸柳何窮，別愁紛絮。」神來之筆，即已佳矣。換頭云：「催促年光，舊來流水知何處。新陽何必更殘陽，極目傷平楚。曉霧波聲帶雨，悄無人、舟橫古渡。」語淡而情深。令子野、太虛輩爲之，容或未必能到。此等詞一再吟誦，輒沁入心神，畢生不能忘。花庵絕妙詞選中，真不愧「絕妙」二字，如世美之作，殊不多觀。

二

何遜之小重山「玉帶風動酒鱗紅」之句，見稱於時。此特麗句云爾。臨邛高駘庵云：「見淵品」聲如雲錦月鉤，造化之巧，非人琢也。此等句在天壤間有限。似乎獎許太過。余喜其換頭「車馬去思愁。路隨芳草遠」十字，其淡入情，其麗在神。

三

梅苑段詩：「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晁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宋無名氏愛日齋叢書）按李易安詞：「幾日不來樓上望，粉紅香白已爭妍。」由此脫胎，卻自是詞筆。（按此二句乃贈人詞。）

四

趙忠簡詞，王氏四印齋刻入南宋四名臣詞。清剛沈至，卓然名家。故君故國之思，流溢行間句裏。如鵲天建康上元作云：「客路那知歲序移，忽驚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涼地，記得當年全盛時。」花弄影：月流輝。水精宮殿五雲飛。分明一覺華胥夢。回首東風，淚滿衣。「洞仙歌」後段云：「可憐窗外竹，不怕西風，一夜瀟瀟弄疏響。奈此九回腸，萬斛清愁，人何處，遠如天樣。縱隨水、桑榆阻歸音，便不許時聞，夢中尋訪。」其它斷句尤多促節哀音，不堪卒讀。而卷端蝶戀花乃有句云：「年少淒涼天付與。更堪春思」

榮離緒。『閑情綺語，安在爲盛德之累耶？』

二四

填詞第一要襟抱。唯此事不可強，並非學力所能到。向伯恭虞美人過拍云：『人憐貧病不堪憂。誰識此心如月正涵秋。』宋人詞中，此等語未易多觀。

二五

竹齋詞句：『桂樹深邨狹巷通。』頗能撫寫邨居幽邃之趣。若換用它樹，意境便遜。

二六

有宏父浣溪沙云：『紫禁正須紅藥句，清江莫與白鷗盟。』尋常稱美語，出以雅令之筆，閱之便不生厭。此酬贈詞之別開生面者。

二七

大卿蔡謫詠梅南鄉子云：『江上野梅芳。粉色盈盈照路旁。閑折一枝和雪嗅，思量。似箇人人玉體香。特地起愁腸。此恨誰人與寄將。山館寂寥天欲暮，淒涼。人轉迢迢路轉長。』（見海鏡）『似箇』句麗而質，

料是宋初風格，花間之遺。『隱字仲思』，宋史有傳。

二八

吹劍錄云：「古今詩人閒出，極有佳句。無人收拾，盡成遺珠。」陳秋塘詩：「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嬾上樓。」按此二句乃稼軒詞鷓鴣天歇拍。稼軒倚聲大家，行輩在秋塘稍前，何至取材秋塘詩句。秋塘平昔以才氣自豪，亦豈肯沿襲近人所作。或者俞文蔚氏誤記辛詞爲陳詩耶？此二句入詞則佳，入詩便稍覺未合。詞與詩體格不同處，其消息即此可參。〔按：陳秋塘即陳鵬，略早於稼軒。〕

二九

東浦詞且坐令云：「但冤家、何處貪歡樂。引得我心兒惡。」毛子晉刻入六十家詞，以「冤家」字涉俚，故語護之。案宋蔣捷草窗紀諫：「作詞者流多用冤家爲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出。後閱煙花記，有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富有死耳，不懷異心，所謂冤家者一。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所謂冤家者二。長亭短亭，臨歧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所謂冤家者三。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所謂冤家者四。憐新棄舊，孤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所謂冤家者五。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追與俱逝，所謂冤家者六。此語雖鄙俚，亦余之樂聞耳。」云云。僕竊爲宋詞之一格，此等字不足爲疵病。唯是宋人可用，吾人斷不敢用。若用之而亦不足爲疵病，則護護乎入

宋人之富矣。

三〇

詞亦文之一體。昔人名作，亦有理源可尋。所謂蛇灰蚓綫之妙。如范石湖眼兒媚萍鄉道中云：「酣酣日脚紫繩浮。妍暖試輕裘。困人天氣，醉人花底，午夢扶頭。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澹紋愁。溶溶沲沲，東風無力，欲斂還休。」春慵緊接「困」字，「醉」字來，細極。

三一

陳夢陶和石湖歸鵲天云：「指劍春蔥去探蘋。衣絲秋藕不沾塵。眼波明處偏宜笑。眉黛愁來也解顰。巫峽路，憶行雲。幾番曾夢曲江春。相逢細把銀缸照，猶恐今宵夢似真。」歌拍用晏叔原「今宵驢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句。恐夢似真，翻新入妙，不特不嫌沿襲，幾於青勝於藍。

三二

韓南澗《天曉角》起調云：「淺聲殘角。月照梅花落。」歌拍云：「莫把玉肌相映，移花見，也難落。」花羞玉肌，其海棠、芍藥之流亞乎？對於梅花，殊未易言。人世幾曾見此玉肌也。

三三

宋王質西江月橫江梅蠟梅爲意壽黃守云：「試將花蘂數層層，猶比長年不盡。」元李庭永詞歌頭史侯生朝云：「側應稱觴新語，一滴願增一歲，門外酒如川。」並巧語不涉纖。

三四

王質江城子句云：「得到銀梁容略住，無分做，小蜻蜓。」未經人道。

三五

仲翊性浪淘沙過拍云：「看盡風光花不語，卻是多情。」語淡而深。懋秦娥詠木犀後段云：「佳人微笑貪先折。重新爲翦斜斜葉。斜斜葉。銀頭常帶，一秋風月。」末二句賦物上乘，可藥纖薄之失。

三六

程文簡大昌臨江仙和正卿弟生日云：「紫荊同本但殊枝，直須投老日，常似有親時。」歐皇恩淑人生日云：「人人戴白，獨我青青常保。只將平易處，爲蓬島。」此等句非性情厚，閱歷深，未易道得。元劉壽椅臨廬詞王利夫壽云：「吾鄉先友今誰健？西鄰王老時相見。每見憶先公，音容在眼中。今朝故人子，爲壽無

多事。唯願歲長豐。年年社酒同。』余極喜誦之，與文簡詞庶幾近似。

三七

纖餘蹟述：宋洪文惠盤洲詞，余最喜其生查子歇拍云：『春色似行人，無意花間住。』漁家傲引後段云：『半夜繫船橋北岸。三杯睡著無人喚。睡覺只疑橋不見。風已變。纜繩吹斷船頭轉。』意境亦空靈可喜。蕙風云：余所喜異於是。漁家傲引云：『子月水寒風又烈。巨魚漏網成虛設。國國從它歸丙穴。謀自拙。空歸不管旁人說。』昨夜醉眠西浦月。今宵獨釣南溪雪。妻子一船衣百結。長歡悅。不知人世多離別。』委心任運，不失其爲我。知足長樂，不願乎其外。詞境有高於此者乎？是則非娛所能識矣。

三八

宋曹冠燕喜詞鳳樓梧云：『飛絮撩人花照眼。天闊風微，燕外晴絲卷。』狀春晴景色絕佳。每值香南研北，展卷微吟，便覺日麗風暄，淑氣撲人眉宇。全軼中似此佳句，竟不可再得。

三九

姚進道蕭臺公餘詞浣溪沙青田趙宰席間作云：『醉眼斜拖春水綠。黛眉低拂遠山濃。此情都在酒杯中。』鷓鴣天：『縣有花名日日紅。』高仲堅席間作云：『夜深莫放西風入，頻遣司花護錦裯。』瑞鷓鴣賞海棠云：

「一抹霞紅勻醉臉。惜人情處不須香。」如夢令冰仙用雪堂韻云：「鉤月橫凌波，仿佛湘江煙路。」行香子蘇利花云：「香風輕度，翠葉柔枝。與玉郎摘，美人戴，總相宜。」好事近重午前三日云：「梅子欲黃時，霖雨晚來初歇。雖在綠窗深處，把綠絲雙結。」淺斟低唱笑相偎，映一團香雪。笑指牆頭榴火，倩玉郎輕折。」進道名達樂，錢唐人。南宋理學家張子韶詩云：「環顧天下閒，四海唯三友。」三友者，施彥執、姚進道、陳先覺，其見重於時如此。顧亦能爲綺語、情語。可知蘭畹、金盞，何損於言坊行表也。

四〇

南宋鍾公大僚，能詞者多，往往不脫管絃氣。魏文節杞真美人詠梅云：「只應明月最相思。曾見幽香一點未開時。」輕清婉麗，詞人之詞。專對抗節之臣，顧亦能此。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辭爲梅花作賦也。

四一

劉潛夫風入松詞清道中作云：「多情唯是燈前影，伴此翁同去同來。逆旅主人相問，今回老似前回。」語真質可喜。

四二

後邨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楊升菴謂其壯語足以立儒，此類是已。

四三

陳藏一語云：「趙鼎總管始肄業臨安府學，因厭無聊賴，遂脫儒冠從禁弁，升御前應對。一日侍阜陵蹕之德壽宮，高廟宴席間，問今無制之臣，孰論之後爲誰。阜陵以鼎對。高廟俯睇久之。知其嘗爲諸生，命賦南詞。鼎奏所居屋，令綴漢羅門引。又奏所用意，詔自述其梗概。即賦曉進呈云：「暮霞照水。水邊無數木芙蓉。曉來清露輕紅。十里錦絲步障，日轉影重重。向楚天空迴，人立西風。夕陽道中。欸秋色，與愁濃。寂寞三秋紛黛，臨歸收儲。施朱太赤，空惆悵，教妾若爲容。花易老，煙水無窮。」高廟喜之。錫銀絹等。仍俾阜陵與之轉官。我朝之獎勵文人也如此。」此事它書未載。淳熙間，太學生俞國寶以題斷橋酒肆屏風上風入松詞「一春常費買花錢」云云，爲高宗所稱賞，即且予釋褐。此則屢經記載，殆涉倚聲者知之。其實隨詞近沈著，偷第流美而已。以體格論，偷竊不逮趙。顧當時盛傳，以其句麗可喜，又諧適便口誦，故稱述者多。文字以投時爲宜。詞雖小道，可以觀顯晦之故。古今同揆，感慨系之矣。

四四

姜白石鷓鴣天云：「飛紗未出馬先嘶。」七字寫出華貴氣象，卻淡雋不涉俗。

四五

「離子遠清平樂，兩聲促興語」，五字甚新。楊柳渡頭，荷花落口，數風十里，蕩水喧嘩，塵念柔而最惹深。
嘗讀飲水詞，望江南云：「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總歸詩格秀，笙簫恰稱語音圓，人在木蘭船。」望簫句與此「兩聲」句同一妙於領會。

四六

劉改之詞格本與辛幼安不同。其瀟湘詞中，如賀新郎，張彥功云：「誰念天涯半落況，輕負暖煙殘雨。記酒醒香銷時語。客裏歸鴻須早發。怕天寒風急相思苦。」前調云：「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輕。料彼此魂銷腸斷。」又云：「但託意、焦琴、統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秋花楓葉俱淒怨。」祝英臺近游東園云：「晚來約住青鸞，踏花歸去，亂紅碎、一庭風月。」唐多令八月五日安遠樓小集云：「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醉太平云：「翠綰香暖雲屏，更那堪酒醒。」此等句是其當行本色。蔣竹山伯仲間耳。其激昂慷慨諸作，乃刻意撫擬幼安。至如沁園春「斗酒虀膾」云云，則尤撫擬而失之太過者矣。龍雲談云：「劉改之一妾愛甚。淳熙甲午赴省試，在道感天仙子詞。到建昌游麻姑山，使小童歌之，至於墮淚。二更後，有美人執拍板來，願唱曲勸酒。即展前韻：「別酒未斟心已醉」云云。劉喜，與之偕東。其後臨江道士熊若水爲劉作法，則並枕人乃一琴耳。搗至麻姑山焚之。」我此亦出宋詞韻藻。改之忍乎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物良不俗。雖曰靈怪，即亦何負於改之。世間萬事萬物，形形色色，孰爲非幻。改之得唱曲美人，輒忘甚愛之妾。則其所賦之詞，所墮之淚，舉不得謂真。非真即幻，於琴何責焉。焚琴鬻鶴，

僧父所爲，不圖出之改之。吾爲斯琴悲，遇人之不淑。何物臨江道士，尤當深悲痛絕者也。龍洲詞變易體格，迎合稼軒，與琴精幻形求合，何以異。吾謂改之宜先自焚其稿。

四七

『離恨做成春夜雨。添得春江，剗地東流去。弱柳繫船都不住。爲君愁絕聽鳴鶻。』楊濟翁蝶戀花前段也。婉曲而近沈著，新穎而不穿鑿，於詞爲正宗中之上乘。

四八

織餘瑣述：花菴詞選謝懋杏花天歇拍云：『餘醒未解扶頭懶。屏裏瀟湘夢遠。』昔人盛稱之。不如其過拍云：『雙雙燕子歸來晚。零落紅香過半。』此二語不會作態，恰妙造自然。蕙風論詞之言如此。

四九

黃幾仲竹齋詩餘西江月題云：『垂絲海棠，一名醉美人。』『嬌翠低垂嫩萼。勻紅倒簇繁英。穠纖消得比佳人。酒入香肌成暈。』龍幕陰陰宵闌。闌干曲曲池亭。枝頭不起夢香醒。莫遣流鶯喚醒。此花唯吾鄉有之。太平櫻桃花接本。江南蘭北，未之見也。紫豔沈酣，信足當醉美人品目。

五〇

鶴林詞祝英臺近春日感懷云：「有時低按銀箏，高歌水調，落花外、紛紛入境。」末七字余極喜之。其妙處難以言說。但覺芥子須彌，滄涉執象。

五一

織餘瑣述云：「翻騰妝東鬧蘇隄。」宋馬子嚴阮郎歸詞句，形容羅釵膩粉，可謂妙於語言。天與娉婷，何有於「翻騰妝東」，適成其爲「鬧」而已。

五二

又云：宋嚴仁詞醉桃源云：「拍隄春水蘸垂楊。水流花片香。弄花嚼柳小鴛鴦。一雙隨一雙。」描寫芳春景物，極妍妍鮮翠之致，微特如畫而已。政恐刺繡妙手未必能到。

五三

盧申之江城子後段云：「年華空自感飄零。擁春醒。對離醒。天闊雲閒，無處覓簫聲。載酒買花年少事，渾不似、舊心情。」與劉龍洲詞：「欲買桂花重載酒，終不似、少年游。」可稱異曲同工。然終不如少陵之「詩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爲側彊可喜。其清平樂歇拍云：「何處一春游蕩，夢中猶恨楊花。」是加倍寫淡。

五四

宋人詞亦有疵病，斷不可學。高竹屋中秋夜懷梅溪云：「古驛煙寒，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此等句鉤勒太露，便失之薄。張玉田水龍吟寄袁竹初云：「待相逢說與相思，想亦在，相思裏。」尤空滑粗率，並不如高句，字而稍能蘊藉。

五五

梅溪詞：「幾曾湖上不經過。看花南陌醉，駐馬翠樓歌。」下二語人人能道，上七字妙絕，似乎不甚經意，所謂「得來容易卻艱辛」也。

五六

壽樓春，梅溪自度曲，前段：「因風飛絮。照花斜陽。」後段：「湘雲人散，楚關魂傷。」風、飛、花、斜、雲、人、關、魂，並用雙聲疊韻字，是聲律極細處。

五七

余少作蘇武漫寒夜聞角云：「憑作用、百緒淒涼，淒涼唯有，花冷月明庭院。珠簾蕭索，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牛埔翁最爲警飾。比方壺詞繡絳脣云：「曉角新天，舊簾卻是春天氣。」意與余詞略同。余詞特婉至耳。

五八

方壺詞清江紅賦落梅云：「洞府密池，多見是、桃紅滿地。君試問、江梅清絕，因何拋棄？仙境常如二三月，此花不受春風醉。」此意絕新。梅花身分絕高，舊來未經人道。

五九

方壺居士詞，其獨到處能淡而瘦。

六〇

宋王沂公之言曰：「平生志不在溫飽。」以梅詩調呂文穆云：「雪中未問調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吳莊漁詞沁園春云：「雖處幽室，一枝偏瘦，已存鼎鼐，一點微酸。松竹交盟，雪霜心事，斷是不生不肯。」

寒。」「二公襟抱政復相同。一點微酸，即翦髮心事。不志溫飽，爲有不肯寒者在耳。又莊敏滿江紅有「晚風牛笛」句，絕雅鍊可喜。

六一

履齋詞滿江紅九日郊行云：「數本菊香能勁。」勁讀絕雋峭，非菊之香不足以當此。二郎神云：「凝竚久，聽聽棋邊落子，一聲聲靜。」千秋歲云：「荷遞香能細。」此靜與細，亦非雅人深致，未易領略。

六二

吳樂庵水龍吟詠雪次韻云：「興來欲喚，虜童瘦馬，尋梅隨首。有客遮留，左援蘇二，右招歐九。問聚星堂上，當年白戰，還更許追蹤否？」此詞略仿劉龍洲沁園春「斗酒麝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公等，駕勒吾回。」而吳詞意境較靜。

六三

曾同季點絳脣賦芍藥云：「君知否。畫闌幽處。留得韶光住。尋常意中之言，恰似未經人道。浣溪沙前題云：「濃雲遮日惜紅妝。」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

六四

雲莊詞醉江月云：「一年好處，是霜輕，塵斂，山川如洗。」較「橘綠橙黃」句有意境。

六五

牟端明金縷曲云：「撲面胡塵，渾未掃。強歡強、還肯軒昂否？」蓋寓黍離之感。昔史遷稱項王悲歌慷慨。此則歡歌而不能激昂。曰「強」、曰「還肯」，其中若有甚不得已者。意愈婉，悲愈深矣。

六六

龜峰詞沁園春詠西湖酒樓云：「南北戰爭，唯有西湖，長如太平。」此三句含有無限感慨。宋人詩云：「西湖歌舞幾時休？」下云：「直把杭州作汴州。」婉而多諷，旨與剛父略同。

六七

翁五峰摸魚兒歌拍云：「沙津少駐。舉目送飛鴻，幅巾老子，樓上正凝伫。」東坡送子由詩：「時見烏帽出復沒。」是由送客者望見行人，極寫臨歧眷戀之狀。五峰詞乃由行人望見送者，客子消魂，故人惜別，用筆兩面俱到。

六八

宋汪諤康樂詩餘水調歌頭次韻寄李季云：『落日水亭靜，蘋葉散花香。』與秦湛『蘋葉香風勝花氣』接。『香風』、『蘋葉』同義。『蘋葉之香，非筆中不能領略。淨而後能靜，無塵則不靜矣。只此起二句，卻恰是詠荷詩序，不能移到它處，所以爲佳。』

六九

詞衰於元，當時名大詞論，即亦未臻上乘。如陸輔之詞旨所謂警句，往往抉擿不精，適足啓晚近纖妍之習。宋宗室名汝美者，詞筆清麗，格調本不甚高。詞旨取其婉結含蓄。『怪別來，纖脂慵傅，被東風、像在西梢。』此等句不過新巧而已。余喜其清婉，云：『故人老大，好慙懷消滅全無。漫贏得、秋聲兩耳，冷泉亭下騎驢。』以清麗之筆作淡語，便似冰壺濯魄，玉骨橫秋，綺靚粉黛，迴眸無色。但此等佳處，猶爲自詞中出者，未爲其至。如欲超然王（陽明）、周（厚）伯仲，而自石（白石）、吳（夢窗）而上企蘇、辛，其必由性情學問中出乎。

七〇

馮深居隱居詩：『涼生菰蒲。正綠莖微霜，黃花招雨。鴈外漁燈，蛩邊煙舍，綠葉表秋來路。世事不離雙鬢，遠夢偏驚孤旅。送初眼，但憑窗微笑，青空無語。』情看清鏡裏，十載征塵，長把朱顏污。借箸青

油，揮毫紫雲，萬事不堪回首。開闢故山猿鶴，冷落同盟鷗鷺。倦游也。便結屋梅月，浩歌歸去。此詞多矜鍊之句，尤合兩緒相間之法，可爲初學楷模。

七一

芸窗詞瑞鶴仙次韻陸景思喜雪云：「農家年來管好，禾黍離離，正忘關洛。」賀新郎送劉澄齋歸京口云：「西風亂葉長安樹。歡離離、荒宮廢苑，幾番禾黍。」神州陸沈之感，不啻於半閒堂寮吏見之。自來識時遠節之士，功名而外無容心。偶有喜非由衷之言，流落於楮墨之表。詎故爲是自文飾耶？抑亦天良發見於不自知也？

七二

空同詞月華清夜對月云：「況是風柔夜暖。正燕子新來，海棠微綻。不似秋光，只照離人腸斷。」用蘇女忠公王夫人語意，絕佳。上三句亦勝情徐引。

七三

空同詞如秋卉、妍、春荷、鮮翠。

七四

空同詞喜鍊字。昔蘇轍云：「繫馬短亭西。丹楓明酒旗。」南柯子云：「碧天如水印新蟾。」阮郎歸云：「綠情紅意兩逢迎。扶春來遠林。」又云：「羅衣金縷明。」兩「明」字、「印」字、「扶」字，並從追琢中出。又鷓鴣天云：「螢然初日照芙蓉。」能寫出美人之精神。浪淘沙別意云：「花霧漲冥冥，欲雨還晴。」能融景入情，得迷離悄恍之妙。皆佳句也。「漲」字亦鍊。行香子云：「十年心事，兩字眉嬌，」眉嬌二字新奇，殆即目成之意，未詳所本。

七五

「良人輕逐利名遠。不憶幽花靜院。」楊澤民秋藥香句。「幽花靜院」，抵多少「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良人」句質不涉俗，是澤民學清真處。

七六

尹梅津眼兒媚詠柳云：「一好百般宜」，五字可作美人評語。明王彥泓詩「亂頭粗服總傾城」，所謂「一好百般宜」也。

七七

偶閱閨詞鈔宋陳以莊菩薩蠻云：『舉頭忽見傷陽雁。千聲萬字情何限。耐耐薄情夫。一行書也無。泣歸香閣恨。和淚淹紅粉。待雁卻回時。也無書寄伊。』按此非陳以莊詞，蓋風絮葉申曉之誤。歇拍云云，略失敦厚之旨。所謂盡其在我，何也？然而以謂至深之情，亦無不可。

七八

宋詞名句，多尙渾成。亦有以刻畫見長者。沈約之詞金門云：『獨倚危闌清晝寂。草長流翠碧。』前調云：『寒色著人無意緒。竹鳴風似雨。』如夢令云：『秋睡。秋睡。窗在芭蕉葉底。』念奴嬌（刻本無題，當是詠海棠）云：『醉態天眞，半羞微傲，未肯都開了。』刻畫而不涉纖，所以爲佳。

七九

近人學夢窗，輒從密處入手。夢窗密處，能令無數麗字，一一生動飛舞，如萬花爲春，非若瑀瑣盛繡，豪無生氣也。如何能運動無數麗字？恃聰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夢窗密處易學，厚處難學。

八〇

「心事靜吳妝暈紅」七字兼情、意、妝、東、容、色。夢窗密處如此等句，或者後人尙能勉強學到。

八一

重者，沈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於夢窗詞庶幾見之。即其芬菲露麗之作，中間警句豔字，莫不有沈著之思，灑淪之氣，挾之以流轉。令人旣索而不能盡，則其中之所存者厚。沈著者，厚之發見乎外者也。欲學夢窗之緻密，先學夢窗之沈著。即緻密，即沈著。非出乎緻密之外，超乎緻密之上，別有沈著之一境也。夢窗與蘇、辛二公，實殊流而同源。其見爲不同，則夢窗緻密其外耳。其至高至精處，雖擬議形容之，未易得其神似。類慧之士，東髮操觚，勿輕言學夢窗也。

八二

草窗少年游宮詞云：「一樣春風，燕梁鶯戶，那處得春多。」即「梨花雪，桃花雨，畢竟春誰主」之意。俱從巖山「鶯啼花又笑，畢竟是誰春」脫出。其詞中措葉，藉擬夢窗云：「尙有第三花在，不妨留待涼生。」庶幾得夢窗之神似。

八三

周保緒止庵集宋四家詞後序以近世爲詞者，推南宋爲正宗，姜、張爲山斗，域於其至近者爲不然。其持論介余同異之間。張載不足爲山斗，得謂南宋非正宗耶？宋四家詞後未見，疑即止庵手錄之宋四家詞選，以周鼎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爲之冠，以類相從者各如千家。止庵又有論詞一書，以婉、澀、高、平四品分之。其舉詞視紅友所載祇四之一。此書亦未見。

八四

劉伯溫生不宦，在吾廣右。惜其姓名廣見省志金石略，而事行無聞。水調歌頭中云：『曉風殘月，動，跨海清光無際，草露滴明瓊。』跨海云云，是何意境。下乃忽作小言。子云解嘲所云：『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略可喻詞筆之變化。

八五

李贄洲拋毬樂云：『綺窗幽夢亂如柳，羅袖淚痕凝似鵲。』詞金門云：『可奈離時如此時。』寄青潭不答。『鵲』、『鵲』、『鵲』、『鵲』，雖離新，卻不離宋人風格。然如『鵲』、『鵲』二句，所爭亦止繫黍間矣。其不失之尖纖者，以其尙近質拙也。學詞者不可不知。

八六

韓子耕高陽臺除夕云：「頻聽銀籤，重然絳燭，年華袞袞驚心。餞舊迎新，能消幾刻光陰？老來可慣通宵飲，待不眠、還怕寒侵。掩清尊。多謝梅花，伴我微吟。鄰娃已試春妝了。更蜂枝簇翠，燕股橫金。句引春風，也知芳意難禁。朱顏那有年年好，逞飄遊、贏得如今。恁登臨。殘雪樓臺。遲日園林。」此等詞語淺情深，妙在字句之表，便覺刻意求工，是無端多費氣力。又詞家鍊字法斷不可少。韓子耕浪淘沙云：「試花逢雨溼春晴。三十六梯人不到，獨喚鶯爭。」妙在「溼」字、「喚」字。

八七

韓子耕詞妙處，在一「鬆」字。非功力甚深不辦。

八八

得趣居士詞唱喁呢呢，緻細細寫。

八九

張東甫柳梢青云：「天涯翠巘層層。是多少長亭短亭。眼兒媚云：『當時不道春無價，幽夢費電尋。』」此等

「東浦」不能道，所謂詞心也。柳耆卿又云：「花驚寒食，柳認清明。」「驚」字、「認」字，屬對絕工。昔人「字字不苟」是，所謂詞眼也。納蘭容若浣溪沙云：「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即東浦眼兒，頗句意。酒中茶半，前事伶俜，皆夢痕耳。

九〇

詞筆「麗」與「豔」不同。「豔」如芍藥、牡丹，鋪春媚景。「麗」若海棠、文杏，映燭繞簾。薛柳詞工於刷色，當得「麗」字。薛柳詞云：「單衣乍著，清寒更傍東風作。」珠簾壓定銀鉤索。雨弄初晴，輕旋玉塵落。花房巧借妝梅約，嬌羞纔放三分萼。尊前不用多評泊。春淺春深，都向杏梢覺。」

九一

白石詞：「少年情事老來悲。」宋朱服句：「而今樂事它年淚。」二語合參，可悟一意化兩之法。宋周端臣木蘭花慢云：「料今更別後，它時有夢，應夢今朝。」與「而今」句同意。

九二

姚咸一霜天曉角換頭云：「煙抹、山態活。雨晴波面滑。」五字對句，上句作上二下三，抹字叶。不唯不勉強，尤饒有韻致。詞筆靈活可喜。

九三

蘇坡詞沁園春壽同年陳探花云：「憶昔東坡，秀鬢眉山，生丙子年。蓋丙離子坎，四方中氣，直當此歲，間出英賢。」詞句用「蓋」字領起，絕奇。子平家言入詞，亦僅見。

九四

莫子山水龍吟換頭云：「也擬與愁排遣，奈江山遮欄不斷。嬌訛夢語，懸沈曠袖，迷心醉眼。」此等句便開明已後詞派，風格稍稍逼矣。其過拍云：「但年光暗換，人生易感，西歸水、南飛雁。」玉樓春換頭云：「憑君莫問情多少。門外江流羅帶繞。」此等句便佳，渾成而意味厚。

九五

宋江教和五福降中天句：「秋水嬌橫似眼，試輕輕錦索胸。」以「錦」字形容膩雪，有詞餘畫筆所難傳之佳處，無一字可以易之。後蜀歐陽炯春光好云：「胸錦雪，臉分蓮。」乃江句所從出。

九六

張翥詞風格迥上似稼軒，情辭宕似遺山。有時意筆俱化，適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獨到之處，能

以中錄遂意，以中釋憂節。世或目爲別調，非知人之言也。倪伯醜奴兒云：「百年已是中年後，西州垂淚，東山攜手，幾箇斜暉。」踏莎行九日牛山作云：「前年吹帽惜花人，盡隨殘照西風去。」永遇樂云：「香羅暗隔，華燈明晝，長是繡窗手去。」摸魚兒海棠一夕如雪，無歡余者賦摸云：「無人舉酒。但照影隄流，詞它紅淚，飄飄到襟袖。」前調守歲云：「古今守歲無言說，長是酒闌情緒。」金縷曲五日云：「欲乃漁歌斜陽外，幾書生能辦投湘賦。」余所摘警句視此。其江城子海棠花下燒燭詞云：「欲睡心情，似夢驚殘。」山花子春落云：「更欲徘徊春尚肯，已無花。」若斯之類，是其大矣。如衡論全體大段，以骨幹氣息爲主，則必舉全首而言。其中即無如右等句可也。由是推之全卷，乃至口占、漫興之作，而其骨幹氣息具在此。須溪之所以不可及乎。「按，踏莎行詞乃歐陽修作。」

九七

須溪詞中，固有輕靈婉麗之作。似乎元明已後詞風，蓋源乎此。詎時代已入元初，風會所趨，不期然而然者耶。如浪溪沙感別云：「點點疏林欲一天。竹籬斜閉自清妍。爲伊顚顚得人憐。欲與那人攜素手。粉香和淚落君前。相逢恨恨總無言。」前調春日即事云：「遠遠游蜂不記家。數行新柳自啼鴉。尋思舊事即天涯。睡起有情和畫卷。驚歸無語傍人斜。晚風吹落小瓶花。」山花子後段云：「早宿半程芳草路。猶寒欲雨暮春天。小小桃紅三兩粉，得人憐。」此等小詞，乃至略似周柳詞風，然與歐陽、蘇軾、秦觀諸輩之作，以謂須溪詞中之別調可耳。

九八

李商隱高陽臺詠落梅云：『飄粉杯寬，盛香袖小，青青半掩苔痕。竹裏遮寒，誰念減盡芳雲。么鳳叫晚吹晴雪，料水空、煙冷西冷。感凋零。殘縷遺鈿，迤邐成塵。東園曾趁花前約，記按箏籌酒，戲挽飛瓊。環佩無聲，草暗臺榭春深。欲倩怨笛傳清譜，怕斷霞、難返吟魂。轉銷凝。點點隨波。望極江亭。』前段『誰念』字、『么鳳』字，後段『草暗』字、『欲倩』字、『斷霞』字，它宋人作此詞，並用平聲。商隱別作寄題荊壁山房閣，亦用平聲，唯此閣用去聲。以峭折爲婉美，非起調畢曲處，於宮律無關係也。其前段『水空』字，似亦應用去聲。上與平可通融，與去不可通融也。商隱與弟周隱有餘不谿二隱叢說，惜未見。

九九

李周隱小重山云：『畫檐簾柳碧如城。一簾風雨裏，過清明。』又云：『紅塵沒馬翠埋輪。西冷曲，歡夢絮飄零。』簾字、『沒』字、『埋』字，並力求警鍊，造語亦佳。

一〇〇

余舊作浣溪沙云：『莫向天涯輕小別。幾回小別動離年。』比陳柴望利堂詩，簡清江約云：『別後二年重會首。

人生幾度三年別。『意與余詞略同。爲黯然者久之。』

一〇一

王易簡謝草窗惠詞卷慶宮春歌拍云：『因君凝竚，依約吳山，半痕蟾綠。』易簡樂府補題諸作，頗膾炙人口。余謂此十二字絕佳。能融景入情，秀極成韻，凝而不佻。

一〇二

履齋詞沁園春歸田作云：『何憚何尤，自歌自笑，天要吾儕更讀書。』其事語未經人道。

蕙風詞話 卷二

一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契丹太宗改元會同，國號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自是已還，皆遵文
化。嘗是時中原多故，而詞學寔昌。其先後唐莊宗，其後南唐中宗，以知音提倡於上。和成紉紅葉稿、馮正
中陽春集、楊南振藎於下。徵諸載記，金海陵閉柳永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遂起吳山立馬之思。
遼之於五季，猶險之於北宋也。雅聲遼姚，宜非疆域所能限。其後遼穆宗應曆十年，當宋太祖建隆元年。
天祚帝天慶五年，當金太祖收國元年。西遼之亡，於宋爲寧宗嘉泰元年，得二百四十二年。於金爲章宗
泰和元年，得八十七年。當此卅千年間，宋固詞學極盛，金亦兩人輩出，遠駕闕如。欲求殘闕斷句，亦不
可得。海東周范令（卷）輯遼詩話，竟無一語涉詞。絲竹輟響，蘭茝不芳。風雅道衰，抑何至是。唯是一以
當百，有懿德皇后回心院詞。其詞甚屬長短句，十闕一律。以氣格言，尤必不可謂詩。音節入古，香艷入
骨，自是花間之選。北宋人未易克終。南渡後詩，金詞更何論焉。姜夔章言：「凡自度腔，率以意爲長短
句，而後協之以律。」懿德是詞，固已被之管絃，名之曰回心院，後人自可按腔填詞。外江徐龍登（與）錄入
詞苑叢書。樂府餘載（卷）（本）收入詞律拾遺，庶幾視片牙之陋，照香牖之疏。史稱后工詩，善談論，自制

歌詞，尤善琵琶。其於長短句，所作容不止此。北俗簡質，罕見稱述，當時即已失傳矣。

二

自大朝已還，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書法亦然。姑以詞論。金源之於南宋，時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爲之耳。風會易與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嘗不可南。如吳彥高先在南，何嘗不可北。顧細審其詞，南與北確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謂中州樂府選政操之遺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軒、李莊靖、段氏、廼庵、菊軒，其詞不入元選，而其格調氣息，以視元選諸詞，亦復如驤之駟，則又何說？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深緻能入骨，如清真、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閒、遜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爲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善讀者抉擇其精華，能知其並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難於合勘，而難於分觀。往往能知之而難於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詞之不同，固顯而易見者也。

三

密國公（陳）詞，中州樂府管錄七首。姜、史、辛、劉兩派，兼而有之。春草碧云：『舊夢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陳迹。落盡後庭花，春草碧。』青玉案云：『夢裏疏香風似度。覺來唯見，一窗涼月，瘦影無尋處。』並皆幽秀可誦。臨江仙云：『薰風樓閣夕陽多。倚闌凝思久，漁笛起煙波。』淡淡著筆，言外卻有無限感愴。

四

明秀集滿江紅句：「雲破春陰花玉立」，清顯極喜之，暇輒吟誦不已。余喜其千秋歲對菊小酌云：「秋光殊色明霜曉」，意境不在「雲破」句下。

五

清顯學作小令，未能入格。偶幡借中州樂府，得制仲尹「采桑葉大綠團圓」句，而余曰：「只一大」字，寫出桑之精神，有它字以易之否？「斯語其庶幾乎。略知用字之法。

六

元建山爲觀音山（仲尹）撰小傳云：「詩樂府俱有蘊藉，參差參而得法者也。」歲則以謂學清翁而意境稍變者也。嘗以林木佳勝比之。清翁信能體蒼翠秀，其不蓋經意處，亦復老練枵叔，第無離枝，斯其所以爲清翁耳。觀山蒼秀，庶幾近似。設令爲枵叔，必不遠遠甚。或帶題月而益韻，託雨霽而設調，意境可以稍變，然而烏可等量齊觀也。茲選錄觀音山二闕如左，讀者細意玩索之，視「黃菊枝頭破曉寒」風度何如。「騎鶴峰前第一人，不應著意戀王孫。當時鹽齏題詩處，好在香痕與淚痕。詞雅注，引蠟燭。綠窗寂案合筆案。砌鼓歌舞陽春後，明月生扉淡斷魂。」又「璧月池南藕木棲。六朝宮苑舊中宣。」詞雅注

巧覓新機。纖指移繁歷落絲。
朱戶小，畫簾低。細香輕夢隔清溪。
西風只道悲秋瘦。卻是西風未得
知。」

七

馮士美江城子換頭云：「清歌踏齒微明眸。錦纏頭。若爲酬。門外三更，燈影立鞦韆。」門外一句與姜石帚「籠紗未出馬先嘶」意境略同。「鞦韆」字近方重，入詞不易合色。馮句云云，乃適形其俊。可知字無不可用，在乎善用之耳。其過拍云：「月下香雲縹隨砌，花氣重，酒光浮。」亦豔絕清絕。

八

劉無黨烏夜啼歌拍云：「離愁分付殘春雨。花外泣黃昏。」此等句雖名家之作，亦不可學，嫌近戲近衰頹。其過拍云：「宿醒人困屏山夢，煙樹小江邨。」庶幾還實入麗，巧不傷格。蘇半塘老人南鄉子云：「登裏屏山多步路。青青。一片煙蕪是去程。」意境與劉詞略同。劉清勁，蘇醇適。

九

劉無黨錦堂春西湖云：「墻角含霜樹靜，樓頭作雪雲垂。」靜字、垂字，得含霜作雪之神。此實字呼應法，初學最宜留意。

一〇

辛、黨二家，並有骨幹。辛辭勁，黨疏秀。

一一

黨承旨清玉案云：『痛飲休辭今夕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寒境。』以鬆秀之筆，遠清勁之氣，倚聲家精詣也。『鬆』字最不易做到。

一二

又月上海棠用前人韻後段云：『斷霞魚尾明秋水。帶三兩飛鴻點烟際。疎林颯秋聲，似知人、倦游無味。家何處？落日西山紫翠。』融情景中，旨淡而遠，迂脫盡筆，庶幾似之。

一三

又鷓鴣天云：『閒簾放入窺窗月，且盡新涼睡美休。』瀟灑疏俊極矣。尤妙在上句『窺窗』二字。窺窗之月，先已有情。用此二字，便曲折而意多。意之曲折，由字裏生出，不同嬌揉鉤致，不墮尖纖之失。

一四

柳屯田樂章集爲詞家正體之一，又爲金元已還樂語所自出。金董解元西廂記，擣彈體傳奇也。時論其品如「朱汗碧甌，神采駿逸」。董有哨遍詞云：「太暉司春，春工著意，和氣生陽谷。十里芳菲，倚東風絲絲，柳搓金縷。漸漸次第，桃紅杏淺，水綠山青，春景生煙渚。十日光陰能幾，早鳴鳩呼婦，乳燕攜雛，亂燕滿地任風吹，飛絮濛濛空有誰主？春色三分，半入池塘，半隨塵土。滿地榆錢，算來難買春光住。初夏永，薰風池館，有簾牀冰簟紗幮。日轉午。脫巾散髮，沈李浮瓜，寶扇搖紈素。著甚消磨永日？有掃愁竹葉，侍宸青奴。雲時微雨送新涼，些少金風退殘暑。韶華早，暗中歸去。」此詞連情發藻，妥帖易施，體格於樂章爲近。明胡元瑞筆叢稱董西廂記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蓋筆能展拓，則掩演爲如千字何難矣。自昔詩、詞、曲之遞變，大都隨風會爲轉移。詞曲之爲體，誠迥乎不同。董爲北曲初祖，而其所爲詞，於屯田有沆瀣之合。曲條詞出，淵源斯在。董詞僅見花草粹編，它書概未之載。粹編之所以可貴，以其多載昔賢不經見之作也。〔按：董解元增補見古本寶瓶元西廂記，非詞也。〕

一五

金源人詞抗爽清疏，自成格調。唯王實甫小令，閒涉幽峭之筆，飄逸之音。調金門後段云：「瘦雪一痕墻角。青子已妝殘萼。不道枝頭無可落。東風猶作惡。」歇拍二句，似乎說盡「東風猶作惡」。就花與風之

各一面言之，仍猶各有不盡之意。瘦雪二字新。

一六

唐張祐贈內人詩：「斜拔玉釵銀影畔，剔開紅燄救飛蛾。」後人評此以謂慧心仁術。金景覃天香云：「閒階土花碧潤。緩芒屨，恐傷蝸蚓。」暗與祐詩意同。填詞以厚爲要旨，此則小中見厚也。又鳳棲梧歇拍云：「別有溪山容杖屨。等閒不許人知處。」意境清絕，高絕。憶余少作鷓鴣天，歇拍云：「背窗愁對清無語，除卻秋聲不許知。」以視景詞，意略同而境遠遜，風骨亦未能齊舉。

一七

遣山樂府促拍醜奴兒學閑閑公體云：「朝鏡惜蹉跎。一年年、來日無多。無情六韜乾坤裏，顛鸞倒鳳，撐霆裂月，直被消磨。」世事飽經過。算都輸、暢飲高歌。天公不禁人閒酒，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醉如何？」附閑閑公所賦云：「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雨三甌。揀溪山、好處追游。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避甚春秋。」遣山賊閑閑高足。第觀此詞，微特難期出藍，幾於未信入室。蓋天人之趣判然，閑閑之作，無復筆墨痕跡可尋矣。

張信甫詞傳者祇蘇山溪一闕。山河百二，自古關中好。壯歲喜功名，擁征鞍、雕裘纓帽。時移事改，萍梗落江湖，聽楚語、壓蠻歌、往事知多少。蒼顏白髮，故里欣重到。老馬省曾行，也頻嘶、冷煙殘照。終南山色，不改舊時青。長安道、一回來、須信一回老。以清澹之筆，寫慷慨之懷，冷煙殘照，老馬頻嘶，何其情之一往而深也。昔人評詩，有云「剛健含婀娜」，余於此詞亦云。

趙愚軒行香子云：「綠陰何處，旋旆移牀。」昔人詩句：「月移花影上闌干。」此言移牀就綠陰，意趣尤生動可喜。即此是詞與詩不同處，可悟用筆之法。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宋畫院郭熙語也。金許古行香子過拍云：「夜山低、晴山近、曉山高。」郭能寫山之貌，許尤傳山之神。非入山甚深，知山之長者，未易道得。

二

許道真眼兒媚云：『持杯笑道，鵝黃似酒，酒似鵝黃。』此等句看似有風趣，其實絕空淺，即俗所謂打油腔，最不可學。

三

李欽叔（懋）劍龍山外甥也。以純孝爲士論所重。詩詞餘事，亦卓越輩流。江海引賦青梅云：『冰肌夜冷滑無粟，影轉斜廊。冉冉孤鴻，煙水渺三湘。青鳥不來天也老，斷魂些、清霜靜楚江。』冰肌句與帖工。鐵。冉冉以下，取神題外，設境意中。『斷魂』二句拍合，路不喫力，尤推賦吻筆手。浣溪沙環勝樓云：『萬里中原猶北顧，十年長路卻西歸。倚樓懷抱有誰知。』尤爲意境高絕。以南北名賢擬之，辛（幼安）殆伯仲之間，吳（懷高）其望塵弗及乎。

四

段復之滿江紅序云：『蘧庵主人植菊階下，秋雨既盛，草萊蕪沒，殆不可見。江空歲晚，霜餘草腐，而吾菊始發數花。生意悽然，似訴余以不遇，感而賦之。因率生澹然歸寄菊軒弟。』詞後段云：『堂上客，頭空白。都無語，懷曠昔。恨因循過了，重陽佳節。颯颯涼風吹汝急，汝身孤特應難立。漫臨風三嗅繞芳叢，歌還』

泣。節韻已下，情深一往，不辨是花是人，讀之令人增孔懷之重。

二四

段誠之菊軒樂府江城子云：『月邊漁。水邊鉤。花底風來，吹亂讀殘書。』前詞東園牡丹花下酒前即席賦之云：『歸去不妨簪一朵，人也道，看花來。』騷雅俊逸，令人想望風采。月上海棠云：『喚醒夢中身，鵲鳩數聲春曉。』前詞云：『頽然醉臥，印著苦半袖。』於情中入深靜，於疏處遇追琢，尤能得詞家三昧。

二五

元遺山以綠竹中年，遭遇國變，摧立采望，勒授要職，非其意指。卒以抗節不仕，顛顛南冠二十餘稔。神州陸沈之痛，銅駝荆棘之傷，往往寄託於詞。鷓鴣天三十七闕，秦牛晚年手筆。其賦隆德故宮及宮體八首，薄命委辭諸作，蕃豔其外，醇至其內，極往復低徊，掩抑零亂之致。而其苦衷之萬不得已，大都流落於不自知。此等詞宋名家如辛稼軒固嘗有之，而猶不能若是其多也。遺山之詞，亦渾雅，亦博大。有骨幹，有氣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豪而後能雄，遺山所處不能豪，尤不忍豪。牟端明金縷曲云：『撲面胡塵渾未掃，強歡謳，還肯軒昂否？』知此，可與論遺山矣。設遺山雖坎坷，猶得與坡公同，則其詞之所造，容或尚不止此。其冰調歌頭賦三門津黃河九天上云云，何嘗不崎嶇排募。坡公之所不可及者，尤能於此等處不露筋骨耳。冰調歌頭當是遺山少作。晚歲鼎鑊餘生，栖遲蘧落，與會何能竊舉。知

人論世，以謂遺山即金之坡公，何遽有愧色耶？充類言之，坡公不過逐臣，遺山則遺臣孤臣也。其賦隆德故宮云：「人間更有傷心處，奈得劉伶醉後何？」宮體八首，其二云：「春風殢殺官橋柳，吹盡香絲不放休。」其四云：「月明不放寒枝穩，夜夜烏鵲徹五更。」其七云：「花爛錦，柳烘煙，韶華滿意與歡緣。不應寂寞求風意，長對秋風泣斷絃。」薄命妾辭云：「桃花一簇開無主，儘著風吹雨打休。」其它如無題云：「墓頭不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又云：「幾時忘得分攜處，黃葉疏雲渭水寒。」又云：「籬邊老卻陶潛菊，一夜西風一夜寒。」又云：「殷勤未數閑情賦，不願將身作枕蓆。」又云：「只緣攜手成歸計，不恨蓮頭屈壯圖。」又云：「旁人錯比揚雄宅，笑殺韓家書錦堂。」又云：「鹿裘孤坐千峯雪，耐與青松老歲寒。」又云：「諸葛菜，邵平瓜，白頭孤影一長嗟。南園睡足松陰轉，無數蜂兒趁晚衙。」又與欽叔京市飲云：「醒來門外三竿日，臥聽春泥過馬蹏。」句各有指，知者可意會而得。其詞纏綿而婉曲，若有難言之隱，而又不得已於言，可以悲其志而原其心矣。

二六

遺山詞佳句夥矣，鏡窗雜詠，率意選摘，不無遺珠之惜也。江城子太原寄劉濟川云：「斷嶺不遮南望眼，時爲我，一憑闌。」前詞觀別云：「萬古垂楊，都是折殘枝。」又云：「爲問世間離別淚，何日是，滴休時。」感皇恩秋蓮曲云：「微雨岸花，斜陽汀樹，自惜風流怨遲暮。」定風波楊叔能贈詞留別因用其意答之云：「垂菴交情何處好？向道。不如行路本無情。」臨江仙西山同欽叔送辛敬之歸女几云：「回首對牀燈火處，萬山深

裏孤邨。『前調內鄉北山云：』三年閒爲一官忙。『海書愁裏過，筍簾夢中香。』『南鄉子云：』爲向河陽桃李道。休休。青鬢能堪幾度愁。『鷓鴣天云：』醉來知被旁人笑，無奈風情未減何。『前調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墮醉東城一日春。』『前調云：』長安西望腸堪斷，霧閣雲窗又幾重。』『南柯子云：』畫簾雙燕舊家春。曾是玉簫聲裏，斷腸人。』凡余選錄前人詞，以渾成沖淡爲宗旨。余所謂佳，容或以爲未是，安能起遺山而質之。

二七

填詞是冲有情，此難以言傳也。『元道山木蘭花慢云：』黃星。幾年飛去，澹春陰、平野草青青。『平野春青，只是幽靜芳情，卻有難狀之情，令人低徊欲絕。善讀者約略身入景中，便知其妙。』

二八

纖餘瑣迹，『元好問清平樂云：』飛去飛來雙乳燕，消息知郎近遠。『用馮延巳『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句意。彼未定其逢否，此則直以爲知，唯消息近遠未定耳。妙在能變化。』〔按：此用陳克調金門詞意。詞云：『花滿院。飛去飛來雙乳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山六扇。翠袖玉笙樓斷。脈脈兩蛾愁淺。消息不知郎近遠。一春長夢見。』

二九

金李仁卿（瞻）詞五首，見遺山樂府附錄。摸魚兒和遺山賦鴈丘過拍云：『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曠月

喉，並付一丘土。」託言甚大。遺山元唱殆未嘗有。李嗣後段云：「霜魂苦。算猶勝、玉嬌青寂寞娘。」亦慨乎言之。按治字仁卿，樂城人。正大七年收世科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樞知鈞州。壬辰北渡，流落忻、韓間。漕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再以翰林學士召。就職暮月，以老病辭歸。買田元氏封龍山，隱居講學十六年，卒年八十有八。仁卿晚節與遺山路同，其遇可悲，其心可原，不以下傳元人，援遺山例也。共與翰苑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材駿足絕世之學，高蹈紫清，黜黜元化，固自其所。而某也辱資瑣質，謾思偶及，亦復與吹竽之部。律以廉恥，爲幾不逮耶？諸公惠我書，教我不逮，肯容我竄名玉堂之署，日夕相與刺經講古，訂辨文字，不即叱出。覆露之德，寧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更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食，官謗可畏。幸而得請，投跡故山。木石與居，麋鹿與游，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也。」其辭若有大不得已，其本意從可知。故拜命僅期月，即託疾引去矣。遺山鴈丘詞雙集怨詞楊正卿（渠）亦並有和作。明宏治壬子高麗刊本遺山樂府，爲是皆最舊善本，附治詞不附渠詞。渠，金末進士，縣令，入元官至參知政事。按李治元史有傳，在李治後人傳後治其說。元隱山爲治父諱，當應先生墓碑，子與三人長繼、次治、次渠。隱山和仁卿同時唱和，無不垂青其姓名，自較史傳尤爲可據。繼天門元名臣亦略亦作治，不作治。險少中大夫張翼卿，李治姻親，與余曾見渠本，皆可證史傳之誤言也。

三〇

劉將孫養吾盛詩餘，誠鄉所刻詞（第一次印本）列入元人，余議改編須溪詞後，爲之說曰：「宋劉尚友養吾，

詩餘一卷，張鄭朱先生依大典養吾齋集本，行，凡二十一闕。檢元鳳林書院草堂詩餘，有劉向友憶舊游，論字韻云：「政落花時節，顚顚東風，綠滿愁痕。悄客夢驚呼伴侶，斷鴻有約，回泊歸雲。江空共道惆悵，夜雨隔簷聞。儘世外縱橫，人間恩怨，細酌重論。」歎他鄉異縣，渺盡雨新知，歷落情真。願恩那忍別，料當君思我，我亦思君。人生自非麋鹿，無計久同羣。此去重消魂，黃昏細雨人閉門。」此闕大典本養吾齋詩餘未載。樊樹山民政元草堂詩餘：「亡名氏選至元、大德間諸人所作，皆南宋遺民也。詞多悽惻傷感，不忘故國，而於卷首冠以劉藏春、許魯齋二家，厥有深意」云云。抑余觀於劉、許之後，即以信國文公繼之，不啻爲之揭橥諸人何如人者。劉向友詩餘有摸魚兒已卯元夕、甲申客路聞鵬各一闕。已卯宋帝昀興二年，是年宋亡。甲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五年。向友兩詞並情文慷慨，骨幹近蒼。「聞鵬」闕有「少日」、「曾聽」、「搖落壯心」之句。蓋雖須溪之子，而身丁國變，已屆中年。（按須溪詞摸魚兒辛巳已酉年五十句云：「渾未覺，想兒子門生，前度登高窮。」兒子即向友。辛巳前二年爲己卯，即向友作元夕詞之年，即宋亡之年。是年須溪四十八歲。須溪亦有聞杜鵬，詞金縷曲，句云：「十八年間來往斷，白首人間今古。」自註：「予往來秀城十七八年。自己巳夏歸，又十六年矣。」自己巳後十六年，恰是甲申，聞杜鵬詞當是與向友同作，是年須溪五十三歲。須溪又有臨江仙將繫生日賦云：「二十年前此日，女兒變我生兒。」末云：「兒輩看青子，白髮故應衰。」須溪賦是詞時，向友逾弱冠，有子矣。白髮故應衰，顯是始養者之言。蓋須溪得向友早，父子年歲相差爲數二十強弱。據詞略可考見者如右。）抗志自高，得力庭訓。詩餘二十一闕，無隻字涉官蹟。如踏莎行開游云：「血染紅牋，淚題錦句。西湖豈憶相思苦。只應幽夢解重來。夢中不識從何去。」八聲甘州送春云：「春還是，多情多恨，便不教綠滿洛陽宮。只消得、無情風雨，斷送慇懃。」樊樹所謂悽惻傷感，不忘

故國，言在斯乎？灑邨所刻詞成，就余商定編目。余謂姜詩餘宜編，須溪詞後，不當下齊元人。因略抒己意爲之跋。冀不拂昔賢之意云爾。姜詩餘雖時感事，凄豔在骨。當時名不甚顯，何耶？自昔名父之子，擅才藻者，往往恃父以傳。必其父官位高。若姜者則爲父所掩者。

三一

元詹天游（臣）送童遠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東華夢，吳塵暗斑吟髮。倚擔評花，認旗沽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玻璃風情，連梅月色。整就紅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俊侶，甚花天月地，人被雲隔。卻戴蒼煙，更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回記得。更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升菴詞品謂：『此伯顏破杭州之後，其詞絕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止以游樂爲言。宋季士習一至於此。』升菴斯言，徵特論世少疏，即論詞亦殊未允。當元世祖威棱震疊，文字之獄，在所不免，第戴籍弗詳耳。鳳林書院草堂詩餘無名氏選至元大德間諸人所作，（天游詞錄九首）並皆南宋遺民詞。多悽惻傷感，不忘故國，而於卷首冠以劉蕡者，許魯齋二家，以文丞相、鄧中齋、劉須溪三公繼之，若故爲之咤吁。當時顧忌甚深，是書於有所不敢之中，僅能存其微旨，度亦幾經審慎而後出之。天游詞歇拍云：『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看似平淡，卻含有無限悲涼。以此二句結束全詞，可知弄碧吹香，無非傷心慘目，游樂云乎哉？曲終奏雅，吾謂天游猶爲敢言。升庵高明通脫，其於昔賢青中之意，不耐沈思體會，遽爾肆口譏評，是亦文人相輕，充類至義之盡矣。天游它詞，如滿江紅蘇壯丹云：『何須怪，年華都謝，更爲誰容。街

遠與花成塵苑，人間不似雨和風。但一枝流落，入家，清淚紅。一更紅云：「隔著江湖倦寬，誰肯漁蓑。」思
憤至情，流潑行間句裏。三條媚云：「如此江山，慙玉柳，西湖歌舞。」則尤慨乎言之。升庵涉獵羣籍，大都
一百十行，咸並天游齊天樂詞未嘗看到歇拍，它詞無論已。其言爲足爲定評也。

三三

耶律文正公爲天歌拍云：「不知何限人間夢，併觸流思到酒邊。」高渾之至，淡而近於穆矣。庶幾合藤之
清、岸之健而一之。

三三

疊字塘老人設藏春樂府云：「雄虜而不失之偷楚，醴醑而不流於側媚。」余嘗繼二語心目中，以賞會藏春詞。
如木蘭花慢云：「桃花爲春顛顛，念劉郎，健戰也皮秋。」望月婆羅門引云：「望斷碧波煙渚，蘋夢不勝秋。」
但冥冥天際，難識歸舟。臨江仙云：「馬頭山色紫相連。不知山下客，何日是歸年。」南鄉子云：「暮雨夜深
猶未住，芭蕉。殘葉蕭蕭不奈愁。」前調云：「醉倒不知天早晚，雲散。花影侵窗月滿樓。」前調云：「行人更
在青山外。不許朝朝不上樓。」臨江仙云：「斜陽深處暮山佳，花倚闌干樓下樓。」澄沙行云：「東風吹徹滿
城花，無人曾見春來處。」右所摘皆警句，以云隱微，近是，而雄靡不與焉。太常引云：「低地驚松筠。看青
草紅芳闌春。」藏春佐命新朝，冠等帷帳，致位遷衡，乃作此等感慨語，何耶？江城子云：「看盡好花春睡

櫻，紅與紫，任他開。』則是功成名立後所宜有矣。

三四

趙晚山桂枝香和詹天游就訪云：『顓頊江南，應念小窗貧女。朱樓十二春無際，倚蒼寒、清袖如故。茶香酒熟，月明風細，試教歌舞。』唐人有貧女吟，是此詞所本，不止少陵『天寒翠袖』也。託旨婉約，所謂『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臨淄求自試表，昌黎上宰相書，古今同慨。

三五

趙晚山曲游春云：『抖擻人間，除離情別恨，乾坤餘幾。』苦語，亦豪語。

三六

張蛻巖最高樓爲山邨仇先生壽後段云：『喜女嫁男婚今已畢。便東帛安車那肯出。無一事，挂閒身。西湖鷗鷺長爲侶，北山猿鶴莫移文。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山邨仕元，非其本意，乃部使者強迫之。即碧山亦當如是。

三七

秋湖樂府題詞天贈賦說高秀英云：「短短羅袿淡淡妝。拂開紅袖便當。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談塵玉有香。」由漢魏，到隋唐。誰教若輩管興亡。百年總是逢場戲。拍板門鎗未易當。『駁說』即說書，此詞清渾超逸，近兩宋風格。

三八

宋昭容王清宣北行，題壁滿江紅云：『願婦嬈，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文丞相讀至此句，歎曰：『惜哉！夫人於此少商量矣。』趙文敏木蘭花詞和本質房韻云：『但願朱顏長在，任它花落花開。』言爲心聲，是亦隨圓缺之說矣。觀堂詩話載其路上詩句：『錦纏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則何感憤乃爾。所謂非無萌蘖之生焉。

三九

余徧閱元人詞，最服屠戮文靖，以謂元之藝文忠可也。文忠詞以才情博大勝。文靖以性情樸厚勝。其菩薩蠻王利夫壽云：『吾鄉先友今誰健？西鄰王老時相見。每見憶先公。』值一本作「記」，詞辭之，例不如「憶」字。與下句尤契合。『吾容在眼中。』今朝故人子。爲壽無多事。惟願歲常豐。年年社酒同。此余尤爲心折者也。自餘如前調飲山亭感舊云：『種花人去花應道。花枝正好人先老。一笑問花枝。花枝得幾時？』人生行樂耳。今古都如此。急欲臥蓀苔。前邨酒未來。』清平樂云：『青天仰面。臥看浮雲卷。蒼狗白衣千萬。』

變。都被幽人窺見。偶然夢見華胥。覺來花影扶疏。窗下魯論離韻。呼來共詠舞雩。『前調飲山亭留宿云。』山翁醉也。欲返黃茅舍。醉裏忽聞留我者。說道羣花未謝。脫巾就臥松龜。覺來詩思方酣。欲借白雲爲墨。淋漓灑遍晴嵐。『前調賀雨云。』雨晴簾幕。四野歡聲舉。平昔飲山今飲雨。來就老農歌舞。『牛生負郭無田。寸心萬國豐年。誰識山翁樂處。野花曬鳥欣然。』前調園棋云。『棋聲清美。盤礴青松底。門外行人遙指示。好箇爛柯仙子。』輸贏都付欣然。興闌依舊高眠。山鳥山花相語。衆心不在棋邊。『八月圓云。』自從謝病修花史。天意不容閑。今年新授。平章（原誤作「意」）。風月。檢校雲山。門前報道。麴生來謁。子墨相看。先生正爾。天張翠蓋。山擁雲鬟。『前調云。』茫茫大塊洪爐裏。何物不寒灰。古今多少。荒園廢草。老樹遺臺。太山如礪。黃河如帶。等是塵埃。不須更歎。花開花落。春去春來。『西江月山亭留飲云。』看竹何須問主。尊邨遙認松蘿。小車到處是行窩。門外雲山屬我。張叟鵬鵬歲久。王家紅藥開多。相留一醉意如何。老子掀髯曰可。『玉樓春云。』西山不似龍公傲。城府有樓山便到。欲將華髮染晴嵐。千里青青濃可掃。人言華髮因愁早。勸我消愁唯酒好。夜來一飲盡千鍾。今日醒來依舊老。『南鄉子張彥通壽云。』窗下絡車聲。窗畔兒童課大經。自種臨東新菜菔。青青。隨分盃盤老幼情。千古董生行。鷄犬昇平畫不成。應笑東家劉季子。無能。縱飲狂歌不治生。『鵲橋仙云。』悠悠萬古。茫茫天宇。自笑平生豪舉。元龍慷慨臥牀高。潭占得。乾坤幾許。公家租賦。私家鷄黍。學種東臬煙雨。有時抱膝看青山。卻不是。高吟梁父。『玉漏遲汎舟東溪云。』故園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斷紅塵千丈。不學東山高臥。也不似。鹿門長往。君試望。遠山螺處。白雲無恙。自唱。一

此漁歌，當鍾復舊年，缺盡悲壯。老境漸遠，羨當年小漁翁。天陰時佳興，要留待、幽人清賞。花又放。
滿意一篙春浪。念奴嬌憶仲良云：「中原形勢喪南華，感黍離離，秋色滿水千山，乾拾就，一片空梁落月。烟
雨松楸，感皇淚眼，滴盡青宵血。平生不信，人間更有離別。舊約把臂燕然，乘槎天上，曾對河山說。前
日後期今日近，憶望朝陽愁絕。雙闕紅雲，三江白浪，應與新恨，一生都付長錢。」如有各
闕，當發聲於冲夷，足與都於平淡，讀之如飲醇醪，如嚼古鏡。清冰而既索之，於性靈懷抱，皆有裨益。備
錄之，不覺其貴也。王半塘云：「漁庵詞，厚深醇中有其骨，是性情語，無道學氣。」

四〇

天鵲詞永樂間李景安游西湖云：「青衫纔付，冷雨濕，小蠻針線。」用坡公青玉案句：「春衫猶是，
小蠻針線，香凝酒潮雨。」而太素謂特傷心。其言外之意，雖形骸可土木，何有於小蠻針線之青衫。以坡
公之「瘦腰玉字，高處不勝簪」比之，猶死別之與生離也。

四一

彭翼吾漢宮春无夕云：「夜來風雨，搗得楊柳黃深。」此等句便是元詞，去南渡諸賢遠矣。

四二

羅盤秋水花邊禁履云：「曉家歷歷詔，將不醉，飽生靈。」蘇軾莊，御極體。許麟盤漫云：「慢別後，屏掩吳

山，便樓燕月寒，鬢蟬雲委。錦字無憑，付銀燭、盡燒千紙。『十二分決絕，卻十二分纏綿，詞人之筆，如是如是。』

四三

六么令調情媚倩，如翬年碧玉，凝眸含顰，讀之令人悵惘。李梅溪京中清明云：『淡煙疏雨，香徑渺唳鳩。新晴畫簾閒卷，燕外寒猶力。依約天涯芳草，染得春風碧。人閒陳迹。斜陽今古，淺縷游絲趁飛蝶。』
詠向尊前起舞，又覺春如客。翠袖折取嬌紅，笑與簪華髮。回首青山一點，天外寒雲疊。梨花淡白，柳花飛絮，夢繞闌干一株雪。』此詞語淡態濃，筆留神往。初春早花，方其韶令，庶幾不負此調。

四四

『舊話不堪長』，趙青山望海潮句。叶『長』字倚。儻易爲『詳』，則尋常，無韻致矣。可悟用字之法。

四五

劉起潛菩薩蠻和詹天游云：『故園青草依然綠。故宮廢址空香木。狐兔穴巖城。悠悠萬感生。胡笳吹淚月。北語南人說。紅紫鬧東風。湖山一夢中。』僅四十許字，而寥秀、黍離之感，流溢行閒。所謂滿心而發，頗似包舉一長調於小令中。與天游齊天樂贈京兆天兵後歸杭闕，各極低微回之致。

四六

陸子方隱東詩餘點絳脣情景四首，其一云：「玉體纖柔，照人滴瀉嬌波溜。填詞未就。還卻窗前繡。」情景之佳，殆無逾此。臧東類稿姜陳氏嘉睦銘略云：「姜陳氏，暨陽悟空鎮人。生而秀慧。里之豪彊委禽焉。父斬不與。曰：吾女當擇才人事之。父與余外氏同里閭，往來識余，遂與歸焉。余閒居八年，素不事生業，左右散去略盡，陳獨侍余無倦色。性警悟，頗涉文學。壬午春歸寧，父欲奪其志，輒誓不許。曰：吾死陸氏矣。趨之而歸。感微疾，臥經旬，容止不類病人。崇坡集聞之，一夕而卒。年二十有七。」子方點絳脣詞疑即爲陳氏作。陳涉文學，故能填詞。子方詞其二云：「齊眉相守。願得從今後。」其四云：「白頭相守。破鏡重圓後。」略與歸寧趨歸情事相合。

四七

姚牧庵文章郢匠，餘事填詞。苦薩蠻中秋夜雨云：「素娥會把詩人調。衰顏不值圓蟾照。」此題作者夥矣，「衰顏」句未經人道。浪淘沙余年七十洪山僧相遇言別公十餘年而顏益紅潤賦此曉之云：「桃花初也笑春風。及到離披將謝日，顏色逾紅。」桃花將謝更紅，經此詞道破，思之信然。體物工細乃爾。

四八

顏吟竹，南渡遺老，與須溪翁唱酬，蓋氣類之感也。苦蕒庵云：「江南古佳麗。只紀年時鬢。信手綰將成。」

從吾嬾學人。此老個強，乃不肯作時世放客。浣溪沙云：天上人間花事苦，鏡中翠壓四山低。又成春過
據驚曉。「據」字未經它人如此用過。

四九

劉鼎玉少年游詠甚句：「意重子聲遲」，五字凝鍊，如聞子蒼柳枝聲。蝶戀花送春云：「只道送春無送處。山
花落得紅成路。」則尤信手拈來，自成妙語。以「發秀」二字評之，宜。

五〇

鳳林書院名儒草堂詩餘雖錄於元代，猶是南宋遺民，寄託遙深，音節激楚。將太鴻比諸清湘瑤瑟。秦惇
夫所云：「操放言之致則愉快而難懷，寄獨往之思又鬱伊而易感也。」段宏章洞仙歌詠茶蘼云：「一庭晴雪，
了東風孤注。睡起濃香占窗戶。對翠蛟盤雨，白鳳迎風，知誰見，愁與飛紅流處。想飛瓊弄玉，共掃蒼
煙，欲向人閒挽春住。清淚滿檀心，如此江山，都付與、斜陽杜宇。是會約梅花帶春來，又自趁梨花，送春
歸去。」起調以前人「閒到茶蘼花事了」詩意爲故國銅駝之感。「睡起」句言南宋湖山歌舞皆在睡夢中，即
南唐史（原誤作「宋」）盧白所謂「風雨揭卻屋，渾家醉未知」也。翠蛟白鳳，是留夢炎一輩。飛瓊弄玉，是信
國文公及其以次諸賢。清淚滿檀心，新亭之淚也。歇拍云云，不憚返日之戈，翻落下井之石，爲新朝而推
刃故國者，方自謂爲識時豪傑。哀莫大於心死，讀先生此詞，猶有天良觸發否乎？詞能爲悱惻，而不能爲

激昂。蓋當是時，南宋無復中興之望。餘生薇蕨，歌歎都非。我安適歸。忍與終古。安得『瓊樓玉宇』，無恙高寒；又安得尺寸乾淨土；著我鐵轡銅琶，唱『大江東去』耶？

五一

作慢詞起處，必須籠罩全闕。近人輒作景語徐引，乃至意淺筆弱，非法甚矣。元曾允元爲草堂詩餘之闕，其水龍吟春夢起調云：『日高深院無人，楊花撲帳春雲煖。』從題前攝起題神。已下逐層意境，自能進趨入勝。其過拍云：『儘雲山煙水，柔情一縷，又暗逐，金鞍遠。』尤極迷離悄恍，非霧非花之妙。

五二

曾鷓鴣江點絳脣後段云：『來是春初，去是春將老。長亭道。一般芳草。只有歸時好。』看似豪不喫力，政恐南北宋名家未易道得。所謂自然從追琢中出也。

五三

李齊賢字仲思，遼時高麗國人，有益齋長短句。鷓鴣天云：『飲中妙訣人如問，會得吹笙便可工。』宋詞謂『吹笙』爲『竊膏』。蘆川詞洗溪沙序云：『范才元自釀，色香玉如，直與綠萼梅同調，宛然京路風味也。因名曰蕤綠春，且作一首。』諺以『竊膏』爲『吹笙』云。詞後段：『竹葉傳杯驚老眼，松醪題賦倒綸巾。須防』

銀字暖朱唇。『竊嘗』，管酒也，故末句云云。仲思居中國久，詞用當時諺語，略與張仲宗意同，資諧笑云爾。續餘玘述云：『樂器竹製者唯笙，用吸氣吸之，恆輕，故以喻『竊嘗』。』

五四

益齋詞太常引暮行云：『燈火小於螢。人不見，苔扉半扃。』人月圓馬覓效吳彥高云：『小簾中有，漁陽胡馬，驚破霓裳。』菩薩蠻舟次青神云：『夜深篷底宿。暗浪鳴琴筑。』巫山一段雲山市晴嵐云：『隔溪何處鷓鴣鳴。雲日霧還明。』前調黃橋曉照云：『夕陽行路卻回頭。紅樹五陵秋。』此等句實之兩宋名家詞中，亦庶幾無愧色。

五五

益齋詞寫景極工。巫山一段雲遠浦歸帆云：『雲帆片片趁風開。遠映碧山來。』筆姿靈活，得帆隨湘轉之妙。北山煙雨云：『巒樹濃凝翠。溪花亂泛紅。斷虹殘照有無中。一鳥沒長空。』『濃凝』、『亂泛』，疊韻對雙聲，與史邦卿『因風飛絮，照花斜陽』句同。益齋乃無心巧合耳。

五六

劉雲閑虞美人春殘念遠云：『子規解勸春歸去。春亦無心住。』下句淡而鬆，卻未易道得。並上句『解勸』

「解」字，亦爲之有精神。竊謂詞學自宋迄元，乃至雲閑等輩，清研婉潤，未墜方雅之遺。亦猶書法自六朝迄唐，至格登善、徐季海輩，餘韻猶存，風格毋容稍墜矣。設令元賢繼起者，不爲詞變爲曲，風會所轉移，俾肆力於倚聲，以語南渡名家，何遑多讓。雲閑輩所詣止此，豈曰其才限之耶。

五七

周梅心鷓鴣天爲禁酒作云：「曾唱陽關送客時。臨歧借酒話分離。如何酒被多情苦。卻唱陽關去別伊。」句中有韻，能使無情有情，且若有甚深之情。是深於情，工於言情者，由意境醞釀得來，非小慧爲詞之比。

五八

王山樵阮郎歸云：「別時言語總傷心。何曾一字真。」前人或摘爲警句。余嫌其說得太直，且心、真非韻。

五九

蕭漢傑菩薩蠻春雨云：「今夜欠添衣。那人知不知？」國朝郭麟浪淘沙云：「袂衣剛換又增羅。只是別來珍重意，不爲春寒。」何嘗不婉麗可喜。古今人不相及，當於此等句參之。

六〇

蕭吟所浪淘沙中秋雨云：「貪得今年無月看，留滯江城。」「貪」字入詞夥矣，未有更新於此者。無月非貪

者所獨，即亦何加於貧。所謂愈無理愈佳。詞中固有此一境。唯此等句以肆口而成爲佳。若有意爲之，則纖矣。菩薩蠻春雨云：「煙雨溼闌干。杏花驚蟄寒。」「驚蟄」入詞，僅見，而句乃特韻。

六一

彭會心念奴嬌秋日牡丹云：「鶯燕無情庭院悄，愁滿闌干苔積。宮錦尊前，霓裳月下，夢亦無消息。」詞旨悽絕。仿佛貞元朝士，白髮重來，上陽宮人，青燈擁髻。

六二

彭會心拜星月慢詞壁宮姬控絃可念末段云：「多生不得丹青意，重來又、花鎖長門閉。到夜永、笙鶴歸時，月明天似水。」去路縹緲中仍收束完密，神不外散，是爲斷輪手。世之以空泛寫景語爲「江上峰青」者，直未喻箇中甘苦也。

六三

虞道園風入松寄柯敬仲：「畫堂紅袖倚清酣，閑歇拍。」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云云。此詞當時傳唱甚盛。宋于國寶「一春長費賞」，實應作「買」。花錢」闕，體格於虞詞爲近，鮮翠流麗而已，亦復膾炙人口。此文字所以貴入時也。道園別有此詞爲莆田壽云：「頻年清夜肯相過。春碧捲紅幄。畫檐幾度徘徊

月，梁園迴、無復鳴珂。門外雪深三尺。窗中翠淺雙蛾。舊家丹荔錦交柯。新玉紫峯駝。長安日近天涯遠，行雲夢、不到江波。欲度新詞爲壽，先生待教誰歌？「此詞意境較沈淡，便不如前詞悅人口耳，奈何！」

六四

宋顯夫賀新涼徐復聽雨軒云：「暗度松筠時浙瀝，恍吳娃、昵枕傳私語。」昔賢聽雨詞夥矣，此意未經道過。善齋盤丹陽道中云：「何處最多情，疎湖秋水明。」視楊升庵「塘水初澄似玉容」句，微妙略同，而超逸過之。非慧心絕世，曷克領會到此。虞美人雨中觀梅云：「玉人誰使似冰肌。酒罷歌闌、一晌又相思」句，亦清麗絕倫。

六五

韓致堯詩：「梅頭蜂泡花蠶落，池面魚吹柳絮行。」邵復雅詞：「魚吹翠浪柳花行」，由韓詩脫化耶？抑與韓開合耶？劉桂隱滿庭芳賦萍云：「乳鴛行破，一瞬淪漪。」非胸次無一點塵，此景未易會得。靜深中生明妙矣。邵句小而無不識，最有生氣，卻稍不遠。桂隱近於精詣入神。

六六

許文忠有壬圭塘樂府，元詞中上翹也。沁園春云：「看平湖秋碧，淨隨天去。亂峯煙翠，飛入窗來。」又云：

「且清尊素瑟，半庭花影。芒屨竹杖，十里松陰。」又云：「愛朔雲邊雪，一聲寒角。平沙細草，幾點飛鴻。」以景勝也。木蘭花慢云：「扁舟采菱歌斷，但一泓寒碧，畫橋平。」水龍吟過黃河云：「鼓櫓茫茫萬里，棹歌聲，響疑空碧。」滿江紅云：「木落霜清，水底見，金陵城郭。」石州慢云：「畫出斷腸時，滿斜陽，煙樹。」以境勝也。水龍吟題賈氏白雲樓云：「本是無心，寧知下土，有人延佇。」鵲橋仙云：「長安多少曉雞聲，管不到，江南春睡。」南鄉子云：「回首林廬千萬丈，蟻垤。不效修蛾一點顰。」滿江紅次李沁州韻云：「有一官更比在家時，添幽寂。」賀新郎南城懷古云：「野水芙蓉香寂寞，猶似當年怨女。」浣溪沙云：「聞人庭院甚宜苔。」沁園春云：「神仙遠，有桃花流水，便到天台。」以意勝也。水調歌頭即席贈高辛甫云：「浩蕩雲山爐水，寥落晨星霜木，如子已無多。」以度勝也。

六七

蛻蟬詞摸魚兒王季境湖亭蓮花中雙頭一枝邀予同賞而爲人折去季境悵然請賦云：「吳娃小艇臨儺采，一道綠萍猶碎。」掃花游落紅云：「一簾盡永。綠陰陰尚有，絳珠痕凝。」並是真實情景，寓於忘言之頃，至靜之中。非胸中無一點塵，未易領會得到。蛻翁筆能達出，新而不纖，雖淺語，卻有深致。倚聲家於小處規撫古人，此等句即金鍼之度矣。

六八

哀靜春燭影搖紅云：「鳳釵頻誤踏青期，寂寞牆陰冷。」下句略不刷色，卻境靜而有韻。臺城路云：「但詩惱東陽，病添中散。」清婉喜其屬對穩稱。

六九

張楚夫古山樂府清平樂春寒云：「韶光已近春分。小桃猶惜霜痕。」惜猶言不放也。與「餘寒猶勒一分花」之「勒」略同。「惜」字入詞僅見。

七〇

古山滿江紅云：「七碗波濤翻白雪，一杆冰電消長日。」水龍吟云：「茶甌雪捲，紋楸電響，醉魂初醒。」以冰電形容棋聲之清脆，頗得其似。晁公有句云：「雪聲清似美人琴」，蓋爾雅所云霅雪也。

七一

壽詞難得佳句，尤易入俗。古山太常引壽高丞相自上都分省回云：「報國與憂時。怎瞞得，星星鬢絲。」冰龍吟爲何相壽云：「要年年霖雨，變爲醇酎，共蒼生醉。」此等句渾雅而近樸厚，雖壽詞亦可存。

七二

倪雲林太常引壽薛齋云：「柳陰濯足水侵磯。香度野薔薇。芳草綠萋萋。問何事，王孫未歸。一壺濁

酒，一聲清唱，簾幙燕雙飛。風暖試輕衣。介眉濤，遙瞻翠微。壽詞如此著筆，脫然畦封，方雅超逸。『壽』字只於結處一點，可以爲法。

七三

顧仲瑛青玉案過拍云：『晴日朝來升屋角。樹頭幽鳥，對詞新語，語罷雙飛卻。』眼前景物，浮筆成趣，猶在宋人範圍之中。歇拍：『可恨狂風空自惡。曉來一陣，晚來一陣，難道都吹落。』云云，即照元詞藩籬。再稍纖弱，即成曲矣。元明人詞亦復不無可采，視扶櫬何如耳。

七四

蕭東父齊天樂云：『軟玉分潤，賦雲侵枕，猶憶噴蘭低語。』穠豔極矣，卻不墮惡趣。下云：『如今最苦。甚怕見燈昏，夢游間阻。』極合疏密相間之法。

七五

清真詞：『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時相見何妨』等句，愈質愈厚。趙待制濁影搖紅云：『莫恨藍橋路遠。有心時，終須再見。』略得其似。待制詞以婉麗勝，似此句不能有二也。

七六

趙待制蝶戀花云：「別久呢多音信少。應是觸波，不似當年好。」八月圓云：「別時猶記，眸盈秋水，淚溼春羅。」並從秦淮海「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句出，可謂善於變化。〔按：所引陳句乃阮國詞。〕

七七

元舒道原（順）官台州學正，所著貞素齋詞。小重山端午云：「碧艾香蒲處處忙。誰家兒共女，慶端陽。細纏五色臂絲長。空懷恨，誰復弔沉湘。往事莫論量。千年忠義氣，日星光。離騷讀罷總堪傷。無人解，樹轉午陰涼。」又有詩云：「湖海半生客，乾坤一布衣。義哉周伯叔，飽食首陽薇。」其寄託如此。其弟士謙（隱）著可庵詩餘。木蘭花慢壽貞素兄云：「回頭十年如夢，看園花、灼灼幾春妍。爭似蒼松松柏，歲寒同保貞寒。」二舒蓋元室遺臣抗節不仕者。伏讀四庫書目舒頤貞素齋集提要：「貞素齋集八卷，元舒頤撰。頤字道原，順溪人。至元丁丑，江東憲使辟爲貴池教諭。秩滿調丹徒。至正庚寅，轉台州路學正。以道梗不赴。歸隱山中。明興，屢召不出。名所居曰貞素齋，著自守之志也。所著有古淡稿、華陽集，今皆不傳。此本乃嘉靖中其曾孫旭、元孫孔昭等所輯，讀溪知縣遂庵趙春所刊。其文章頗有法律，詩則縱橫排宕，不尙纖巧縷組之習。七言古體，尤爲擅場。卷首有頤自序及自作小傳，均以陶潛自比，而其文乃多頌明功德。蓋元綱失馭，海水羣飛，有德者興，人歸天與，原無所容其怨尤。特遺老孤臣，義存故主，自抱其區區之志耳。顯不忘舊國之恩，爲出處之正，不掩新朝之美，亦是非之公，固未可與劇秦漢新一例而論也。」云云。竊謂提要之作，時代距國初未遠。以幾許舒頤之言爲嚮化輪誠者勸。其實如頤其人，對於新朝歌

功勳德，殊可不必。亦如元遠山入元初，其心何嘗不可大白於天下。唯是寄書耶律，薦舉人材，亦復蛇足。凡此誠不足爲盛德累，竊意不如並此而無之。萬一後人援以自解，乃至鑒本加厲，詎非二公之遺憾哉？

七八

龜巢老人詞賀遼朝和馬公振留別云：「如今相見，衰顏醉酒，似經霜紅樹。」衰老亂離之感，言之蘊藉乃爾，令人消魂欲絕。

七九

邱長春礪溪詞，十九作道家語，亦有精警清切之句。無俗念詞云：「初似海上江邊，三三五五，亂鴉羣鴉出。打節衝關成陣勢，錯認蛟龍蟠屈。」前調月云：「露結霜凝，金華玉潤，淡蕩何飄逸。」其形容棋勢，如見開函落子時。淡蕩飄逸，尤能寫出月之神韻。向來賦此二題者，殆未曾有。

蕙風詞話卷四

一

意內言外，詞家之恒言也。韻會舉要引說文作「音內言外」，當是所見宋本如是。以調詩詞之詞，於誼殊優。凡物在內者恒先，在外者恒後。詞必先有調，而後以詞填之。調即音也。亦有自度腔者，先隨意爲長短句，後標以律。然律不外正宮、側商等名，則亦先有而在內者也。凡人聞歌詞，接於耳，即知其言。至其調或宮或商，則必審辨而始知。是其在內之徵也。唯其在內而難知，故古云知音者希也。

二

唐人詞三首，永觀堂爲余書扇頭。望江南云：「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夜久更闌風漸緊，以（原注：爲）奴吹散月邊雲。照見附（原注：爲）心人。」前調云：「五梁臺上月，一片玉無瑕（原注：現）。以里（原注：適遇）看歸西□去，橫雲出來不敢遮。雙鸞繞天涯。」菩薩蠻云：「自從宇宙光戈戟，狼煙處處飄天黑。早晚豎金鷄。林麝戰馬蹄。森森三江小（原注：水）。半是□（原注：不易辨，似備字）生類（原注：漫）。老尙逐今財。問龍門何日開？」并識云：詞三闕，書於唐本春秋後語紙背，今藏上虞羅氏。樂府雜錄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鎮

浙西曰，爲亡後謝秋娘所譏。杜鵑雜編亦云：昔蘇轍乃宣宗大中所製。明胡元瑞輩竊據之，斥太白集中清平詞四詞爲僞作。語甚可笑。按坊記末所載教坊曲名三百六十五中，已有此一詞。崔令欽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乃知蘇軾太守宣度之五世孫，是其人當在齊、元二宗之世。其書紀事訖於開元，亦足證其時代。據此。則蘇江前、蘇軾後皆元教坊舊曲。此詞當於咸通間，距李賀皇統前四十年，距大中未不過數年，而教坊之地已行此二詞，益知段安節與蘇軾之說，非實錄也。意風詞隱曰：胡元瑞斥太白清平詞四詞爲僞作，姑勿與辯。試問此僞詞孰能作，孰敢作者。未必兩宋名家克辦。元瑞好駁升庵，此等冒昧之談，乃與升庵如驂之靳，何耶？

三

全芳備祖顧下詠虞美人草詞虞美人云：「樓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綈衣推枕惜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月三更。撫鞍欲上重相顧。顰顰花無主。手中蓮萼凍秋霜。九皋歸路是仙鄉。恨茫茫。」此詞見碧鷄漫志（字句小異），不具作者姓名。花草粹編署無名氏。苟無肥遯箸錄，則顧下姓名失傳矣。下唐人抑北宋人，俟攷。

四

逸老堂詩話：花間集詞：「一方春色楚南天。」注：「以卵爲涕，非也。」花間集注，未之前聞。俞子客所引，作

者誰氏不可攷。

五

中國櫻花不繁而實。日本櫻花繁而不育。薛昭緯詞離別難云：「搖袖立。春風急。櫻花楊柳兩淒淒。」此中國櫻花也。入詞殆自此始。此花以不繁，故益見娟倩。日本櫻花唯綠者最佳。其紅者或繁密至八重，清氣反爲所掩。唯是氣象華貴，宜彼都花王奉之。

六

聞見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殺之。」鐵圍山叢談亦載此事，語金城作花蕊，遂蒙不白之冤矣。余嘗謂花蕊才調冠時，非尋常不櫛者流，必無降志辱身之事。被擄北行，製采桑子詞題戲蘭屏云：「初離蜀道心形碎。離恨絲絲。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甫就前段，而爲軍騎促行。後有無賴子足成之云：「三千宮女選『我』，『蓮』應作『實』。」花貌，姿最媚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愛偏。」太平清話謂花蕊至宋尚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句，豈有隨視行而書此敗節之語。此詞後段決非花蕊手筆，稍涉倚聲者能辨之。按郡齋讀書志云：「花蕊夫人俘輸獻室，以罪賜死。」烏得有宋宮寵幸事。鄉於近錄、叢談，所記互異，未定孰是孰非。及證以晁氏之說，始知誤在叢談。而采桑子後段之謬，尤不辨自

明，而花蕊之冤雪矣。晉王射殺花蕊夫人事，李日華紫桃軒又綴謂是閩人之女，南唐李煜選入宮。煜降，宋祖嬖之云云。此又一說。據此，則亦必非作宮詞之花蕊夫人也。

七

陽春白雪：劉吉甫（應）滿庭芳云：「鶯老梅黃。水寒煙淡，斷香誰與添溫。寶釵初上，花影伴芳尊。細細輕簾半捲，憑闌對、山色黃昏。人千里，小樓幽草，何處夢王孫。十年，羈旅興，舟前水驛，馬上煙邨。記小亭香墨，題恨猶存。幾夜江湖舊夢，空淒愴、多少銷魂。歸鴉被、角聲驚起，微雨暗重門。」趙立之云：「此詞宛有淮海風味，惜不名世。」陶氏詞綜補遺劉頴一家，即據陽春白雪采錄。小傳云：「字吉甫。宋詩紀事：吉甫入元祐黨籍。」陶又案：「臨漢隱居詩話載楊文公談苑言：本朝武人多能詩。劉吉甫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豪。據此，則吉甫曾官武職」云云。是合作滿庭芳詞之劉頴，入元祐黨籍之劉吉甫，官武職而能詩之劉吉甫爲一人矣。攷元祐黨籍碑，餘官一百七十七人，劉吉甫次九十三。武臣二十五人，無劉吉甫名。元祐黨人傳，劉吉甫，元符中累官承務郎致仕。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言多詆譏，降官，責遠小處監營。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第八人。（原注：據宋史紀事本末。）夫入黨籍之劉吉甫，既確然非武職矣。其官承務郎，乃在元符中。攷宋史楊億傳，億卒於天禧四年，下距元符元年，凡七十八年。彼楊文公者安得預見劉吉甫之詩而稱之乎？可知官武職而能詩之劉吉甫，必非入元祐黨籍之劉吉甫矣。而此二人者，又皆非作滿庭芳之劉吉甫。何也？彼固名顯字吉甫，非名吉甫也。元祐黨籍碑斷無書字不書

名之例。楊文公說本朝武人多能詩，句下倒言市井，句上，有若曹給句，「曾經國難寧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云云。陶案語略而弗具耳。楊於書既稱名，而於詞獨稱字。彼二人皆名青甫，於名頗者奚與焉？陳藏一語云：「郡之佳陽縣東，有廟曰九江王，所祀之鬼乃英布、吳芮，其故也。」紹興間，劉頤爲守，乃謂九江王項羽所僞封。芮，赦追義帝，而布殺之。放弑之賊，豈容廟食，遂毀之。」此爲鄱州守之劉頤，其即作滿庭芳之劉頤乎？仍未敢據以實小傳也。細審滿庭芳詞，風格亦於南宋爲近。

八

毛子晉跋初寮詞云：「履道由東觀入掖垣，由烏府至整禁，皆天下第一。或謂其受知於蔡元長，密薦於上，故恩遇如此。」又云：「或云：初爲東坡門下士，其後附蔡，蘇。」又幼老春欣云：「王安中以文章有時名，交結蔡，故引入禁中，賜謫，作鸞飛玉燕詩。」今就二說攷證之。毛跋一曰：或謂，再曰：或云，殆傳疑之詞，未可深信。賜謫賦詩，事誠有之，詎必蔡故引入耶？宋史安中本傳：「有除禪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於蔡。」京奏遣趙鼎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趙圖給院治，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院，迫有司承歲額數千兩。其所烹鍊，實得銖兩而已。禪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藥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禪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禪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行昔以妖術見，朝臣咸里，資緣關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事，皆責所屬保任，宜召出入，必令視察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並言京欺君僭上，盡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

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故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云云。安中對於蔡京，屢持異議。再疏劾京，乃至京懼攸泣，而謂附京結攸者願如是乎？二家之說，何與史傳迥異如是？

九

葉少蘊避暑錄言：「崇寧初，大樂無徵調。蔡京徇議者請，欲補其闕。教坊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不宜妄作。』京不聽，遂使他工爲之。臨旬得數曲，即黃河清之類。京喜極，召衆工試按，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問何如？仙現曰：『曲甚好，只是落韻。』蓋宋音寄煞他調，俗所謂落腔是也。」按宋史樂志：「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昫止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半爲之，又作匏、笙、埙、篴，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讐。其後蔡攸復興教坊用京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云云。今按葉少蘊之言，是當時所製曲，確有未安，故不克行，非緣教坊樂工嫉之如讐也。

一〇

明楊升庵外集：「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朝逐鸛夷』之句，而附會也。予

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嘗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文選見引吳越春秋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譌死，西施有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曰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誤此事以隱後人於疑竊也。」云云。按余輯祥福集，嘗據以辨西施隨范蠡游五湖之誣。比閱袁仲達（蘭）薄媚西子詞（見樂府雅集）其第六歇拍云：「哀誠屢吐，兩東分賜。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鐲紅委。鶯存鳳去，孤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尙望論功，榮還故里。」降令曰：吳亡赦汝，歸與何吳。吳正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類。蛾眉宛轉，竟須絞綰，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荒蕪歷歷。」此詞亦謂吳亡，越殺西施。其曰：「絞綰香骨委塵泥」，又曰：「渺渺姑蘇」，似亦含有沈之於江之意。與升庵所引墨子及吳越春秋逸篇之言政合。仲達宋人，如此云云，必有所本。則爲西子辨誣，又益一證。嘗補入祥福集。

一一

歐陽永叔注孟子元夕詞誤入宋淑真集。升庵引之，謂非良家婦所宜。欽定四庫全書提要辨之詳矣。魏端禮斷腸集序云：「孤歲父母失養，嫁爲市井民妻。一生抑鬱不得志。」升庵之說實原於此。今據集中詩

（余藏舊集）陳漁歌手校本，巴陵方氏碧琳館影鈔本。又從宋元八百八詩，後顧千家詩，名媛詩歸各撰本輯補遺一卷。及它書攷之。淑真自號幽棲居士，錢塘人。（四庫提要）或曰海寧人，文公姪女。（古今女史）居寶康巷，（西湖遊覽志）在護金門內如意橋北。或曰錢塘下里人，世居杭都。（浙詩話）幼警慧，善讀書。（游覽志）文章幽豔，（女史）工繪事。（村東原集）有朱淑真海竹編題跋。沈石田集有題淑真畫竹詩，曉音律。本詩各求諸云：「幸遇幽處多傷感，那得心情事幾般。」父官嗣西。紹定三年二月，淑真作踏藕圖記，有云：「家君宦游湖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池北偶談）其家有東園、西園、西樓、水閣、桂堂、依綠亭諸勝。（本詩）晚春會東園云：「紅粉蒼痕綴滿枝，舉杯和淚送春歸。倉庚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曉啼。蝶趁落花盤地舞，燕隨柳絮入簾飛。醉中曾記題詩處，臨水人家半掩扉。」（澤游西園云：「閑步西園春風明媚天。蝶疑莊夢淺，蝶隨翻蝶影。亂草聲隨轉，看花紅錦鮮。徘徊林影下，欲去又依然。」西樓題源云：「小閣對芙蓉。翠簾一扇無。水風涼枕簟，雲葉爽肌膚。」夏日游水閣云：「澄紅衫子透肌膚，夏日初長板閣虛。獨自憑欄無緒事，水風涼處聽鶯啼。」（納涼桂堂云：「微涼待月黃樓西，風簾荷香拂面吹。先自桂堂無事，那堪人唱望雲詞。」夜留依綠亭云：「水鳥栖檐夜不喧，風傳宮漏到湖邊。三更好月十分魄，窺里無雙一樣天。」案各詩所云，如長日留，夜留待月，確是家園遊賞情景，淑真它作多思親念遠之意，此獨不然。依綠亭云：「風傳宮漏到湖邊，當是萬錢塘作，不在于歸後也。夫家姓氏失考，似初應禮部試，（本詩）買入移學東軒云：「一軒瀝灑正東偏，屏葉輕塵滿簡編。美妾羞辭離作器，清流修見積成淵。關雎難繼予衡荇，蘭畹堪希子建詩。鴈鴨初儀當畫殿，飛騰早晚看冲天。」（送人赴禮部試云：「春闈試罷已三年，又向西風去。離愁莫賦非作氣，一葉當自卜沖天。賈生少選終何寓，馮煥才高老更留。大抵功名無早晚，平津今見起荊州。」案二時似贈外之作，其後官江南者。（本詩）落日歸云：「從宦東西不自由，親歸千里淚長流。寒食微瀟云：「江南寒食更風涼，絲管紛紛逐勝遊。春色眼前誰限好，思親懷土自多愁。」案二詩言親歸千里，思親懷土，當是于歸後作。淑真從宦常往來吳、

越荆、楚間。（本詩游衍御事其六云：歲暮天涯寄異鄉，扁舟今又渡瀟湘。楓林野渚云：「地分吳越界，人在斗牛中。」案游衍御事其
二云：「白雲遙望有親應。」其四云：「日臨親輿瞻不到。」其七云：「庭闈賦詩阻傳寄。」又秋日得書云：「已有歸寧約。」是爲子歸後還離之稿
證。與會布妻魏氏爲詞友。（御書歷代詩餘詞人姓氏）嘗會魏席上，賦小蠻妙舞，以飛雪滿羣山爲韻，作五絕句。
又宴謝夫人堂有詩，今竝載集中。淑真生平大略如此。舊說悠謬，其證有三。其父旣曰宦游，又嘗留意
清玩，東園諸作，可想見其家世，何至下嫁庸夫，一證也。市井民妻，何得有從宦東西之事，二證也。（案本
詩江上阻風云：「撥開喜路寧有酒，供厨不厭食蒸餿。」酒醒云：「夢回酒醒咽流冰，待女貧眠喚不醒。」捱起云：「待兒至不知人意，騎把梅
花插一枝。」淑真詩凡言起居服御，絕無大家口吻，不同市井民妻，若近日西晉散記所載賀雙卿詩詞，則誠鄉僻小家語矣。（魏、謝大家，
豈友輩婦，三證也。淑真之詩，其詞婉而意苦，委曲而難明。當時事迹別無記載可考。以意揣之，或
者其夫遠宦，淑真未必皆從。容有寶浴陽臺之事，未可知也。（本詩浪春云：春光正好多風雨，恩愛方深奈別離。」初夏
云：「待封一箇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梅窗書事云：「清香未寄江南夢，偏惱幽窗獨睡人。」惜春云：「願教青帝長爲主，莫遣紛紛點翠
苔。」（懋懋云：願教青帝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是與花爲主，一任多生連理枝。」案懋懋一首，大似飄夫納姬之作。近有才婦
飄夫納姬詩云：「荷葉與荷花，紅綠兩相配。鴛鴦自有羣，鸚鵡莫入隊。」歐風此詩開合。游覽志餘改後二句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
生連理枝」，以爲淑真厭薄其夫之佐證，何樂爲此，其心地殆不可知。它如思親、感舊諸什，意各有指。以證斷腸之名，（案
淑真後，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非淑真自名也。尤爲非是。生查子詞，今載盧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四庫提要）
宋曾慥樂府雅詞、明陳耀文花草粹編竝作永叔。懋懋歐詞特似。雅詞序云：「當時或作鬪曲，謬爲公詞，
今悉刪除。」此闕適在選中，其爲歐詞明甚。余昔校刻汲古閣未刻本斷腸詞跋語中詳記之。茲復著於篇。

二二

蕙余誤詞話辨朱淑真生查子之誤，多據集中詩比勘事實。沈苑廬先生瑟榭叢談云：「淑真菊花詩，「事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鄉所南自題畫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所本。志節皦然，即此可見。」其論亦據本詩，足補余所未備，亟記之。

二三

朱淑真詞，自來選家列之南宋，謂是文公姪女，或且以爲元人，其誤甚矣。淑真與曾布妻魏氏爲詞友。曾布貴盛，丁元祐以後，崇寧以前，以大觀元年卒。淑真爲布妻之友，則是北宋人無疑。李易安時代猶稍後於淑真。即以詞格論，淑真清空婉約，純乎北宋。易安筆情近濃至，意境較沈博，下開南宋風氣。非所謂不相若，則時會爲之也。池北偶談謂淑真瘞瘵圖記，作於紹定三年。紹定實是紹聖之誤。紹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禁章數久矣。記云：「家君宦游浙西。」臨安亦浙西，詎容有此稱耶？

二四

玉臺名論，原題香閨秀翰，瀾李女史徐範所藏墨蹟。（題爲白榆山人貞木女兄，跋足不字，自號隱媛。）凡晉衛茂漪、唐吳采鸞、薛洪度、宋胡惠素、張妙靜、元管仲姬、明葉瓊章、柳如是八家。舊尙有長孫后、朱淑真、沈清友、曹比玉四家，已佚。卷尾當湖沈彩霞，（彩字紅屏，隱媛妾）亦殘缺。餘俱完好。向藏嘉興馮氏石經閣。道

光壬辰，宜興程朗岑大令（簡）借勒上石。亂後逸亭金氏得之。余頃得標本甚精。就朱淑真書殘石別藏某氏者亦得拓本。（正置二十行，不全，字徑三分。）淑真書銀鉤精楷，摘錄世說「賢媛」一門，涉筆成趣，無非懿行嘉言，而謂顯婦能之乎？「柳梢、月上」之語，尤不辨自明矣。

一五

易安居士三十一歲小象立軸，藏諸城某氏。諸城，古東武，明誠鄉里也。余與半唐各得標本。易安手繪蘭一枝，（半唐所藏改畫菊花。）右方政和甲午德父題辭，（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真堪僧隱。）左方吳寬、李澄中各題七絕一首。按沈匏廬先生（麟）瑟樹叢談：「長白普次雲太守（峻）出所藏元人畫李易安小照索題，余爲賦二絕句」云云。未知即此本否。（易安別有「茶蘼春去」小影。）

一六

易安照初臨本，諸城王竹吾前輩（施修）舊藏。竹吾又蓄一奇石，高五尺，瓊瑤透豁，上有「雲集」二字分書，下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同記」。見寶王氏仍圖竹中。辛卯，政和改元，是年易安二十八歲。

一七

阮以詞曲取士，於載籍無徵。唯宋時詞人遭遇極盛。淳熙間，御舟過斷橋，見酒肆屏風上有風入松詞。

高宗稱賞良久，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也，即日予釋褐。（中興詞話）是真以詞取士矣。淳熙十年八月，上奉兩殿觀潮浙江亭。太上諭令侍宴官各賦醉江月一曲。至晚進呈，以吳琬爲第一。（說郛）是以詞試從臣，且評定甲乙矣。政和癸巳，大晟樂府告成，蔡元長薦晁次膺赴闕下。會禁中嘉蓮生，進並蒂芙蓉詞稱旨，充大晟協律。（龍溪集）李邴少日作漢宮春，膾炙人口。時王黼爲首相，忽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家姬數十人，皆絕色。酒半，羣唱是詞，侑觴，大醉而歸。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玉照新志）是皆以詞得官矣。詞衰於元，唯曲盛行。士夫精研宮律者有之，未聞君相之提錡。詞曲取士之說，不知何據而云然也。

一八

詞苑叢談卷十辨證有云：「王銍默記載歐陽公望江南雙調：『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驚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鑲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初歐公有盜甥之疑，上表自白云：『喪厥夫而無託，携幼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正是學鑲錢時也。』』愚案歐公詞出錢氏私志，蓋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詆之。此詞不足信也。（續談止此）案周滄盤下紀事云：『德壽宮劉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帳。後拜貴妃。又有小劉妃者，以紫霞帳轉宜春郡夫人。進婕妤。復封婉容。皆有寵。宮中號妃爲大劉嬪子，婉容爲小劉嬪子。婉容入宮時，年尚幼。德壽賜以詞云：『江南柳，輕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

春深。』（用事止此）德壽之詞與默記所傳歐公之作，僅小異耳。錢世昭私志稱彭城王錢景臻爲先王。景臻追封，當建炎二年。世昭爲景臻之孫，（懷麓堂第三子）之猶子。以時代考之，亦南宋中葉矣。（四庫全書提要於錢世昭、王銍時代，並未考定詳確。）竊疑後人就德壽詞衍爲雙調以誣歐公，世昭遂錄入私志，王銍因載之默記。唯錢穆父固與歐公同時。然公詞既可假託，即自白之表，穆父之言，亦何不可造作之有？竊意歐陽文集中，未必有此表也。（按歐陽全集中有此表。）

一九

詞苑叢談引王仲言云，「左譽字與言，策名後藉甚宦途。錢唐幕府樂籍有張芸女，穠妙天下，譽頗顧之。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帷雲翳水，滴粉搽酥」，皆爲穠作。後樓委身立勳大將，易姓章，封大國，紹興中，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與甚盛，一麗人褰簾顧譽而聲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穠也。君恍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案中與戰功錄，「張俊之愛妾張氏，即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皋之役，俊貽書屬以家事，張答書引雷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迺知所謂立勳大將即俊矣。中興戰功錄，刻入江陰繆氏繡香綵箋書。

二〇

楊升庵詞品云，「程正伯東坡中表之戚也。」毛子晉書舟詞跋云，「正伯與子瞻，中表兄弟也。」二家之

說，於它書未經見。據王季平書舟詞序，季平實與正伯同時。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季平書舟詞序作於紹興五年甲寅。上距東坡之卒，凡九十三年。正伯與東坡，安得爲中表兄弟乎？考東坡詩集送袁弟程六之楚州一首，應元之注云：「東坡母成國太夫人程氏，眉山著姓。其姪之才字正輔，第二之元字德，第六，即楚州之邵字懿叔，第七。」正伯之字與懿叔約略近似，殆即中表之戚，所由來歟。子晉不考，遂沿其譌。其不曰中表之戚，而曰中表兄弟，又未知別有所據否矣。升庵述舊之言，本屬不盡可信，此其跋扈之尤者。

二

程秘洛水詞西江月壬辰自壽首句：「天上初秋桂子，」自注：「今歲七月，月中桂子下。」綴餘瑣述謂：「此典翻新，情語馮弗詳。」案宋舒岳祥聞風集有月中桂子記，可與程詞印證。唯歲月不同。記云：「余室卯時，先祖拙齋翁夜課余讀書。會中秋，月色浩然，聞瓦上聲如撒雹，甚怪之。先祖曰：此月中桂子也，我少時嘗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廂天井燭之，得二升許。其大如豫章子，無皮，色如白玉，有紋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脂麻氣味。余嘗之，雜菊花生作枕。其收拾不盡，散落磚壁縫者，旬日後輒出樹。子葉柔長如荔枝，其底粉青色，經冬猶在，便可只餘。兒戲不甚愛惜，徙植盆斛，往往失其所在矣。是後未之見也。每遇中秋月明，輒憶此時事。今年五十九，對月悵然。此至清之精英也。今若有此，定汲井花水嚙下也。」（原注：是歲爲丁丑，宋徽宗二年，元祐十四年。）此事唐亦有之。摭言云：「垂拱四年三月，桂子降於台州」。

臨縣界，十餘日乃止。司馬蓋誡，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異冊。南部新書云：『杭州靈隱山多桂樹。僧曰：月中桂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勝說云：『張君房爲錢塘令，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遮登榻望之，紛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蓋屢見不一見，春夜亦有之矣。白香山憶江南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又虔州天竺寺詩云：『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皆賦此事。

III

四印齋所刻稼軒詞，覆大德廣信本。木蘭花慢席上送張仲固帥興元云：『追亡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用史記淮陰侯傳『臣追亡者』語。它本『追』竝作『興』，直是臆改。此舊刻所以可貴也。

IIII

宋陳成父，字汝玉，寧德人。辛棄疾持憲節來閩，聞其才名，羅致賓席。妻以女。有和稼軒詞默齋集。藏於家。見萬姓統譜。辛婿工詞，庶幾玉潤，惜所作無傳。

IIII

臨桂白龍洞，有蔡翬翁題名，桂隱名勝志，謝志金石略竝未載。象州鄭小谷先生（獻甫）補學軒文集遊白龍

洞記云：『壁間有一白龍洞三大字，其旁又有紫霞翁題名。』則先生親見之矣。案宋楊繼字繼翁，號守齋，又號紫霞翁，洞曉律呂，若有作詞五要，刻入袁白石按應爲『張王明』詞源。浩然齋雅談云：『概本鄱陽洪氏，恭皇太后姪楊石子麟孫早夭，視爲嗣。仕至司農卿，嗣東帥。』不聞有遷謫之事，不知何因游吾粵也？周公譜九日登高微招換頭云：『賜斷紫霞深，知音遠，寂寂怨琴溱調。』歇拍云：『楚山遠，九辯難招，更晚望殘照。』吾邑遠在楚南，周詞云云，可爲霞翁游粵之證。

二五

詞名六么令，『么』字近人寫作『么』，一說當作『么』，作『么』誤。『么』是宋樂譜字。案白石自製曲揚州慢『盡齊麥青青』齊字，長亭怨慢『綠深門戶』門字，淡黃柳『明朝又寒食』又字，旁譜並作『么』，（七詞尙多見）今『上』字也。『六么』之『么』，未知是否即今『上』字之『么』。然作『么』譜亦未便，不如作『么』，較近聲律家言也。

二六

夢窗詞荷花游贈雲隱云：『暖逼簪牀，帶草春搖翠露。』江神子賦洛北碧沼小庵云：『不放曉紅流水透宮溝。』通字、透字，宋本並作『通』，注：『去聲』。作『逼』，作『透』，皆後人臆改，不知古音故也。明楊鐵崖東坡子集五月八日記游三十六天洞壺洞詩云：『牛車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厨時進供。胡麻留飯阮郎來，

林屋刺船毛父。王生石髓墮手。吳客求珠空玉縫。」此詩凡十六韻，皆「送」，「宋」韻。「通」字可作去聲，此亦一證。

二七

「防綏安用賈尚友緣，至尋常之書也。開亦可資考訂，信開卷有益矣。陽春白雪卷四有雷北湖好事近『梅片作國飛』云云，外集有雷春伯沁園春官浦作『問訊故園』云云。錢唐瞿氏刻本陽春白雪卷端詞人姓氏爵里，遂誤分雷北湖、雷春伯爲二人。無論爵里，並其名弗詳也。雷應春，字春伯，郴人。以詩擅名，累官監察御史。首疏時相，繼忤權貴，出知全州，弗就。歸隱北湖。後知臨江軍，安靜不擾。嘗欲城新淦以備不虞，當路阻之。及已未之亂，臨江倉卒無備，人始服其先見。所著有洞庭、玉虹、日邊、盟鶴、清江諸集。偶檢尚友錄得之，可以訂瞿、刻陽春白雪之誤。

二八

竹垞詞綜錄金人韓玉詞三首，列王特起後，趙秉文前。宋有兩韓玉。其一金史有傳，字溫甫，北平人，明昌五年進士，官至河北軍節度副使。其一紹興初由金挈家而南，授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著有東浦詞。金韓玉字溫甫者，未聞其能詞也。宋韓玉東浦詞一卷，刻入汲古閣六十家詞。竹垞詞綜所錄感皇恩虞東與康伯可『遠柳綠含煙』闕，減字木蘭花贈歌者『香檀素手』闕，賀新郎『柳外鶯聲』

碎闕，並在卷中。可知竹垞誤宋韓玉爲金韓玉矣。（金韓玉不應有廣東之行，與陳伯可唱酬，是亦一體。）

二九

蘇文忠前赤壁賦：「桂櫓兮蘭槳。擊空明兮浮流光。渺渺兮予懷。（句）望美人兮天一方。」幼年熟讀，如此斷句。比閱劉尚友養吾齋詞沁園春，包括前赤壁賦，起調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泛舟。」「七月句」下自注：「望」效公予懷望平讀。始知宋人讀此二句，乃於「望」字斷句叶韻。句各六字，亟記之，以正幼讀之誤。尚友名將孫，入元抗節不仕，須溪之肖子也。

三〇

四明陳先生（應）本堂詞有賞風花應春澤二首，水龍吟，聲聲慢各一首。此花近今所無。本堂句云：「飛紅舞翠歡迎。」又云：「怕驚塵泥卻，翠羽紅翎。」既可想見花之形色。又云：「杜鵑曬正忙時，半風半雨春慳。」聲聲離未定，櫻甜初熟，梅酸微試。」則開時在暮春矣。元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有風花詞云：「花出翰林。」（當即翰林寺）士林字叔夏，亦四明人。

三一

得九峰書院刻本中州樂府，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連序跋共九十葉。前有嘉靖十五年漢嘉彭汝寔序，稱

「中州樂府金尚書令史元遠山集也。凡三十六人，一百二十四篇，以其父明德翁終焉。人有小叙志之。」
蜀左轄嚴山陸先生偶得是編，題刻之。嘉定守貴陽高登，遂刻之九峰書院。」後有屬吏麻城毛鳳韶跋：汲古閣刻中州集，據明宏治刻本。刻樂府即據此本。子晉識云：「小傳已見詩集，不復贅。」殊不知鄧千江、宗室文卿、張信甫、王玄佐、折元禮五人，俱未見詩中。小叙一概刪去，未免失檢。書貴舊刻，益信。錢塘丁氏善本堂所藏中州集亦宏治刻本，樂府亦即此本。又一寫本，並依毛氏復刻本。宏治刻中州集，未刻樂府。嘉靖刻樂府，不附屬中州集。毛氏復刻，乃合而爲一耳。

三三

仁和勞氏丹鉛精舍校建山樂府，屢引中州元氣集。錢竹汀先生補元史藝文志中州元氣十冊，在詞曲類。是書勞猶及見，當非久佚。唯曰十冊，疑是寫本未刻，故未分卷。則訪求尤不易矣。晚近弁髦風雅，古書時復流通，容有得見之望，未可知耳。

三三

建山樂府張家集校本，末附訂誤。其鶴鳴天云：「拍浮多負酒家錢。」訂誤云：「錢」元誤「船」，今正。案建山有浣溪沙云：「拍浮爭赴酒船中，」可證鶴鳴天句「船」字非誤。張校臆改，誤也。晉書畢卓云：「拍浮酒

船中，便是了一生。」

三四

金古亦僕散汝執，字良卿，官近侍副使。詞流子題詞清作云：「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綺窗邊。看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越子疑春。況烏鵲，臨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數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關山。馬嵬西去路，惹來鉞會處，但淚滿關山。願有紫雲來進，錦幃傳君。歎玉笛聲沈，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正大三年刻石臨潼縣。今存。詞筆藻麗高麗，極慷慨低徊之致。其「浴酒發春」，「笑波生媚」，句法矜鍊，雅近專家。唯起調云：「三郎年少客」，則誤甚。案唐玄宗生於光宅二年乙酉，而楊妃以天寶四年乙酉入宮。玄宗年已六十一，何得謂「三郎年少」耶？「但淚滿關山」，「但」字襯。

三五

若溪隱叢話：「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深處杏花雨」，「黃梅時節家家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予嘗欲作一亭子，四面皆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哉！貴耳集：陳秋塘（庵）與林邦陽論詩及「四雨」句，陳謂「梨花一枝春帶雨」似茉莉花，「珠簾暮捲西山雨」似含笑花，「桃花亂落如紅雨」似紫桐花，王荆公「爲道不如」，「院落深沈杏花雨」乃似聞提花。邦陽曰：「此論不獨詩評，乃花

讀也。『彭』字，詩經無之。『四雨』亭前，而面看花坐。『微』字，書本元草堂詩餘，『四面』作『四雨』，當是誤。吾用元任或陳秋塘語。南云：『作亭子，榜曰四雨』，尤與彭詞合。作『四面』者誤也。

三六

漢書黃霸傳：『霸曰：許參、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重』，傳容切。元劉敏中中庵詩餘：『南鄉子老病自藏云：『耳重眼花多。行則緩危語則訛。』』『耳重』即『重聽』，讀若『輕重』之『重』，僅見。

三七

韓子通解伯夷：『天下之儻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元安敬仲（應）默庵樂府：『石州觀寄題龍首峰云：『擬將書劍，西山采薇食薇，自應不瀟湘風管。』』『采薇食薇』改『服食葛薇』，較典雅。

三八

漁洋倚聲集序云：『書成，鄉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趨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厥義蓋取諸此。『案』唐書劉禹錫傳：『禹錫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倚聲』字始此。

三九

宋人工詞曲者稱「聲家」，一曰「聲集」，見碧雞漫志。詞曲曰「韻令」，見清波雜誌。唐劉賓客董氏武陵集紀：「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原注：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夜諷字甚新，殆即新詞度曲之謂。劉用入文，必有所本。

四〇

古詩「脈脈不得語」，宋詞「脈斷」字作「脈」，誤。

四一

寒食禁火，相傳因介之推事，猶端午競渡，因屈原也。洪武本草堂詩餘陸放翁春遊摩訶池水龍吟：「禁煙將近」句注云：「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此別一說。

四二

明嘉靖庚寅上海顧汝所（從微）所刻草堂詩餘，雖割闕未精，其所據依卻是宋刻舊本，未經明人增刪。詞後有箋者約十之三四，初學誦習最宜。

蕙風詞話 卷二

一

世譏明詞纖靡傷格，未爲允協之論。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唯是纖靡傷格，若祝希哲、湯養仍、（養仍工曲，詞即飯蕪。）施子野輩，僅指不過數家，何至爲全體詬病。洎乎晚季，夏節愍、陳忠裕、彭若齋、王臺齋諸賢，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庶幾纖靡者之藥石矣。國初曾王孫、蕭先韓百名家詞，多沈著濃厚之作，明賢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詞格纖靡，實始於康熙中。倚聲一集，有以啓之。集中所錄小慧側豔之詞，十居八九。王阮亭、鄭程邨同操選政，程邨實主之，引阮亭爲重云爾。而爲當代鉅公，遂足轉移風氣。世知阮亭論詩以神韻爲宗，明清之間，詩格爲之一變。而詞格之變，亦自託阮亭之名始，則罕知之。而執明人爲之任咎，詎不誣乎？

二

陳大聲詞，全明不能有二。坐隱先生草堂餘意，甲辰春半塘假去，即付手民，蓋亦契賞之至。寫樣甫竟，半塘自揚之蘇，嬰疾遽歿。元書及樣本竝失去，不復可求。其詞境約略在余心目中，兼樂章之敷衍，清良

之沈著，漱玉之詞。南渡作者，非上應未易方駕。明詞往往爲人指摘。一陳先生排百瑕而有餘。是書失傳，明詞之不幸，半落之隱惘矣。大聲名詞，別號「一居士」，下邳人，家上元，雖寧伯陳文會墓。正德間，襲濟州衛指揮。有秋碧軒集五卷、香月亭集、（遺數未詳）秋碧集附二卷、梨雲寄徵詞、草堂餘意各一卷。（余所見缺遺百葉，卷數不復記憶。）並見千頃堂書目。大聲精筆宮律，人稱「樂王」。又善詩，嘗居京師，戲做月令云云，足顯起元終座贅語。又有四時曲、與徐得仙聯句。

三

楊用修席客名閥，涉筆瑰麗。自負是詞賦，不事社讓，肆其忍俊不禁，信有奇思妙語，非尋常才俊所及。嘗云：李後主詞練子「深院靜」，「深院靜」二詞，蓋見一舊本，算是「鵲橋天」：「流水初澄似玉容。所思猶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聲隨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藍聲和月到籠檣。」一節，候佳景漸開。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無風掩。一樹梨花獨自看。雲鬢亂，曉妝殘。帶恨眉兒遠顰顰。斜托香腮春宿嫩。爲誰和淚倚闌干。以「杯水初澄」比方玉容，其爲妙肖，匪夷所思。「深院靜」詞前段，尤能以畫家白描法，形容一清貞靜之思婦。設羅帶之隱憂，非深閨幽質，工愁善感者，體會不到。「一樹梨花」，確是人家庭院景物。曰：「獨自看」，其殆白詩之詩，無所無欲之旨乎。「屏籬風而自掩」，境至清寂，無一點塵。如此云云，可知「遠顰眉攢」「倚闌和淚」，皆是至真至正之情，有合風人之旨。即詞境詞格，亦與之俱高。雖毫光復起，宜無間然。或猶護其樹壁虛

道，孰非固歟。

四

字內無情物，莫如山水。眼前猶山一徑，行水片帆，乃至目極不到，即是天涯。古今別離人，何一非山水爲之闕阻。明王泰際詞云：『多應身在翠微間。歸看雙鸞妝鏡裏，一樣春山。』由無情說到有情，語怨而婉。陳伯陽如夢令云：『孤愁怨江山，何故薄人離限。』亦先得我心。家蘇州府志：『王泰際字內三，崇正癸未進士。性至孝，歸省，飯國羹，北窗號慟，與同年黃淳耀約偕隱。乙酉兵亂，淳耀兄弟並以身殉。泰際以親故，遁迹故廬，構堂三楹，曰壽親。自號祝存老人，閉戶讀書，足迹不入城市，四十年如一日。卒年七十有七。門人諡曰貞孝。』等有大抱集。內三先生固深於情者，其能爲情語也。

五

明王子衡（送情）詩云：『意緒幾何容易辨。說與無情，只作閒愁怨。』閒愁怨皆不得已之至情，子衡未會斯旨。王養齋先生江陵梅花引云：『飛霜。飛霜。夜何長。有難忘。自難忘。』閒愁怨根觸於不自知，所謂『有難忘，自難忘』也。『飛霜』蓋有難忘者。

六

弁山人臨江仙後段云：『我笑殘花不笑我，此時顚醉休爭。來年春到便分明。五原無限綠，離染幾千

望。」意足而筆能達，出語不涉尖。春雲怨歇拍云：「未舉尊前，乍停杯後，半晌儘堪白首。」極空靈沈著之妙。世俗以纖麗之筆作清語，視此何止上下牀之別。

七

明夏節愍完淳，年十七殉國難，詞入中未之有也。其大哀九哀諸作，庶幾趾美楚騷。夫以靈均辭筆爲長短句，烏有不工者乎？謝枚如稱其所作如橫暎，如鵲暎，略得其似。唯所舉鵲踏枝、千秋歲二闕及一斛珠、憶王孫斷句，則猶非其至者。魚游春水春暮云：「離愁心上住。捲盡重簾推不去。簾前青草，又送一番愁句。鳳樓人遠簫如夢，鴛枕詩成機不語。兩地相思，半林煙樹。猶憶那回去路。暗浴雙鸞催晚渡。天涯幾度書回，又逢春暮。流鶯已爲曬鵲妒，蝴蝶更禁絲雨誤。十二時中，情懷無數。」婆羅門引春盡夜云：「晚鴉飛去，一枝花影送黃昏。春歸不阻重門。辭卻江南三月，何處夢堪溫，更階前新綠，空鎖芳塵。隨風搖曳，雲不須蘭棹朱輪。只有梧桐枝上，留得三分。多情皓魄，最明宵、還照舊銀痕。登樓望、柳外銷魂。」斷句柳梢青江泊懷漱廣云：「野宿吳江，風燈零亂，一响相思。」鵲橋仙樓夜云：「猛然聽得杜鵑呢，又早是、一輪殘月。」

八

節愍詞燭影搖紅云：「孤負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佳期一夢斷人腸，靜倚銀缸待。隔浦紅蕖堪采，上扁

舟、傷心欸乃。梨花帶雨，柳絮迎風，一番愁債。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漸遠。一自市朝更改，暗銷魂、繁華難再。金釵十二，珠履三千，淒涼千載。『聲哀以思，與遺社詞。』『雙闕中天』闕，託旨略同。

九

明于儒穎句：『相守何妨日日愁。』情至語不嫌說盡。若箇愁人，幾生修得。

一〇

明鄉貫衡（隱）十美詞紀梁昭小傳云：『昭動口簫管，稍低於肉。聽之若只知有肉，不知有簫管也者。而簫管精蘊，暗行於肉之中。偷聲換字，聽者魂消意盡。』此數語精絕。簫管精蘊，暗行肉中，偷聲換字，即在其中。聲律之微，可由此悟入。如或問宮調之說，舉此答之足矣。蓋至此，宮律斷無不合，非合宮律，亦斷不足語此。能知其神明變化之故，則思過半矣。今日而談宮調，已與絕學無殊。古之知音，如白石、紫霞諸賢，何惜舉例陳義，明白朗鑒，以昭示後人？有非言語所能形容。即言之未易詳盡，其委折難期聞者之領會，因而姑置勿論耳。後之知音，不能起前賢爲之印證，尤不敢自信自言之。彼鄉貫衡亦未必精研宮律，其談言微中，則夙昔評歌顧曲，閱歷之所得深矣。

一一

國朝湯貞隱名昭汾字雨生，武進人。世襲雲騎尉，官杭州參將。咸豐初，髮逆陷金陵，殉難，年僅七十矣。工詩、詞、書、畫，有琴瑟園集。明湯胤緒字公議，鳳陽人。初授錦衣百戶，亦世職。官延綏參將，殉難。工詩、詞，有東谷遺稿。兩公於國百年間先後殉難，若合符節，誠佳話也。公議浣溪沙云：『燕巢難空日正長。一川殘雨映斜陽。鶯鷺隨翅滿魚梁。榴葉擁花當北戶，竹枝抽筍出東牆。小庭孤坐嬾衣裳。』頗清澹入格。『擁』字鍊，能寫出榴花之精神。

一二

得舊鈔本明季二陸詞，其人其詞皆可傳，欲授梓未暇也。節具傳略，並詞數闕如左。陸鏡宇，吳如海人，萬曆戊午舉人。改名陸隨，字思夫，晚號退庵。九上春官不第，鍵戶著書，足不入城市。甲申遭變，隱居貫師泰之小桃源。曰：『吾乃不及祝閑美乎？』未幾，絕食十二日卒。有集十卷。其射山詩、曲、春和、套伊瑣客、珠江元韻云：『問牡丹開未？正乳燕身輕，雛鶯聲細。共聽鶯聲，看爲雨爲雲。胡天胡。』其行樂處，經回首，依綉都記。携來絲竹東山，幾度倚前杖底。聲鼓東南動地。見下湖松船，旋舞舞。未免驚情，對楚嶺春風，吳江秋水。暗瀟英雄海。更其間，年來心事。又是午夢驚殘，歌聲乍起。『前詞再經韻云：『深酒曾寫未？羹肉還絲滑，宮浮商細。』其耳休聽，任他楚雨。陳雨雨。青史與襄陽，盡隨風，紛紛難。

記。不如倚杖臨風，一任醉□花底。芳草斜陽藉地。看遠樹天涯，歸舟雲際。曲裏新聲，憑誰留關山，隴西流水。又濕青衫淚。那更情、闌珊春事。卻看楊柳梢頭，一輪月起。前調三疊韻云：「曉日還升未？正虬箭猶傳，獸煙初細。鳴鳥開闌，痛精衛、炎姬，子規川帝。千載人何處。笑符讖、何勞懸記。欣然更拓雲藍，自寫新詞竇底。窗外光陰猶地。縱我角飄殘，一聲天際。雪子成名，念英雄難問，夕陽流水。獨下新亭淚。儻寂寞、閑居無事。議論江左夷吾，關西伯起。」浪淘沙云：「松徑掛斜暉。閒叩禪扉。故人蹤跡久離違。握手夕陽西下路，未忍言歸。此地是耶非。千載依依。采香徑外越來溪。碧纔細、絢今何在，歌舞全稀。」前調云：「高閣俯行雲。我一相聞。主人几榻迴無塵。世外興亡彈指切，一著輸君。回首太湖濱。斷纜紛紛。扁舟應笑館娃人。比擬子陽西蜀事，話到殘曛。」（原注：「子陽，雙白語也，蓋有所指。」）案「雙白」義未解。

一三

陸宏定，字紫度，號綸山，別字蓬叟，經夫子。九歲能文工詩，與兄辛齋齊名。案：辛齋名嘉源，字冰修，似如長子。其遺稿未見。有念奴嬌、澤州各一闕，見詞譜二編。澤州見詞譜。有「冰綸二陸」之目。宏定一生高潔，有一草堂、愛始樓、寧遠堂諸集。其臨西閣長短句，首署「東濱陸宏定著，孫式熊鈔存。」（案：當據刻本。）滿路花花朝軒蒲荷繁蔓圖悼亡姬云：「刀尺好誰貽。又是中和節。衆芳何處也，催鷓鴣。春遲候冷，別院梅花發。撫景堪愁絕。自入春來，風風雨雨纔歇。小庭枯蔓，逗的春消息。新條還護取，穿蘿薜。當年記道，纖手親

移植。共倚藤陰月。斷人腸，是花期，轉眼狼籍。『望湘人云：』記歸程過半，家住天南，吳煙越岫飄渺。轉眼秋冬，幾回新月，偏向離人樓皎。急管殘絃，疏鐘夢斷，客衣寒悄。憶臨歧、淚染湘羅，怕助風霜易老。

是爾翠黛慵描，正慳慳顚顚，向予低道。念此去、離憐冷煖，關山路杳。纔攜手、教款語丁寧，眼底征雲繚繞。悔不窮、春雨蘼蕪，牽惹愁懷多少。『虞美人云：』花原窮壤茫鋤去。會底天工意。卻移雙槳傍漁磯。

剛被一輪新月，照前谿。來霜往露須更換。都是牽愁案。漸添華髮入中年。海把高山流水，者回彈。』

宏定娶周氏，名鑒，字西臺，邵文學明輔女。事舅姑至孝，撫側室子女以慈。好作詩及小詞，別母渡錢塘云：『未成死別魂先斷，欲計生還路恐難。』詠杏花云：『蒼草北堂迴畫錦，荆花叢地妒嬌姿。』『送外入燕滅』

字木蘭花云：『莫便忘家莫憶家。』惜全閨已佚。

一四

『憑西閣詞篇幅增於射山，而風格差遜。射山閒涉側體，泊乎晚節，隻然河嶽日星，烏可以詞定人耶？其小桃紅歌拍云：』終躊躇、生怕有人猜，且尋常相看。』因憶國初人詞有云：『丁寧切莫露輕狂。真箇相憐假自解，妒眼須防。』此不可與陸詞並論。詞忌做，尤忌做得太過。巧不如拙，尖不如充，陸無巧與尖之失。

一五

射山詞虞美人云：『可憐舊事莫輕忘。且令三年、無夢到高唐。』余甚喜其質拙。『附珠云：』挑燈且聽同語。

坐。好向燈前，舊誓重盟過。醉春風云：「淚如鉛水傍誰收。」記記記。卻正煩君，盈盈翠袖，拭英雄淚。」
一絡索云：「一尊銜淚向人傾，拌醉謝尊前客。」皆佳句。

一六

明屈翁山（大均）落葉詞（過雙溪驛），余卅年前即喜誦之。「悲落葉。葉落絕歸期。縱使歸時花滿樹，新枝不是舊時枝，且逐水流遲。」末五字含有無限淒惋，令人不忍尋味，卻又不容已於尋味。又「清淚好，點點似珠勻。蛺蝶情多元鳳子，鶯鶯恩重是花神。怎得不相親。」紅茉莉，穿作一花梳。金縷抽殘蝴蝶繭，釵頭立盡鳳凰雛。肯憶故人姝。」哀感頑豔，亦復可泣可歌。

一七

鄭如英，字無美，小字妥娘。工詩、詞，與卜養、寇湄相頡頏也。桃花扇傳奇眠香、選優等齣，以阿丑之談諧，作無鹽之刻畫。肆筆打譚，若瓦街囚姝，一丁不識者終，殆未深攻。虞山金陵雜題：「舊曲新詩歷教坊。樓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板橋雜記謂：「顧老琵琶，妥娘詞曲，祇聽天上，難得人聞。」漁洋秋柳詩，唐荂年云：「爲妥娘作。」風調可想。妥娘詩載列朝詩選閨集。所著紅豆詞，衆香集錄五闋。長相思寄期蓮生云：「去悠悠。思悠悠。水遠山高無盡頭。相思何日休。見春愁。對春愁。日日春江認去舟。含情空倚樓。」楊柳枝游玉隱園云：「水漲池塘春草生。喜新晴。麥苗風急紙鸞輕。過

清明。柳絲蘸外點搖起，亂芳英。戲拈紅豆打黃鶯。費幽情。臨江仙芙蓉亭憶鄉奇逢云：「夜半忽驚風雨驟，曉來寒透衾裯。蕭條景色懶登樓。衡陽歸雁杳，幽恨上眉頭。臺空院廢人依舊，月沈雲淡花羞。芙蓉寂寞小亭秋。黃花傷亂落，相對倍添愁。」小傳云：「樂美南曲妙極，丰姿清麗，神采秀發，而氣度瀟灑，無脂粉態。劉處靜室，未嘗銜容諧俗。其詠梅詩曰：『虛名每被詩家賣，素豔常遭俗眼嗤。開向人間非得計，倩誰移上白龍池。』得此與之旨。」

一八

漁洋治泰紅橋，風流文采，昭映湖山。倚聲初集（漁洋、吳郡同輯）錄紅橋觀古堯溪沙十闕，末注云：「紅橋即廣濟橋，與到成橋，各采其一，以誌一時勝事。當使紅橋與蘭亭並傳耳。」當時同游十人，漁洋游記未詳。倚聲集傳本絕少，正錄以備闕揚故者述焉。「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寶塔何處是，香魂飄落使人愁。潯陽芳草舊迷樓。」（國朝，三闕存一）「六月紅橋漲欲流，荷花荷葉變清秋。誰知水闊清涼州。更欲放船何處去，平山堂上古今愁。不如歌笑十三樓。」（杜濬）「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夜橫秋。紅橋猶自倚揚州。五夜香篝殘月夢，六宮銀燭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鄭燮）「郭外紅橋半酒家。柳陰之下，蘭亭作初秋時下。有停車。笙歌隱隱小窗紗。曲水已無黃髮叟，夕陽何處玉鈴斜。綠荷門外看詩花。」（清）「葉附青樓女史家。門前掩下大蘭車。驅環雙臂綰紅紗。十二闌干閒倚處，黃鸝曉上小窗斜。隔江愁聽後庭花。」（蘇轍，原評：「蘇詩以此為韻唱。」）「一曲紅橋三兩家。」

門前過盡車金草。碧楊深處紡吳紗。疎雨掠風偏細細，晴波受月故斜斜。無情有思隔溪花。」（朱虎生）
「狹巷朱樓認妾家。捲簾初下碧油車。京風翠袖曳輕紗。岸上鶯歌隨柳弱，水邊燕尾掠波斜。春江流
落可憐花。」（陳鵬）「綠樹陰濃露酒家。小廊迴合引停車。銀箏嬌倚杏兒紗。冰鷗歌頭聲未了，曲欄干
外月光斜。聲聲渡口賣荷花。」（周梁鵠）「隱隱簫聲送畫樓。迷樓無影見平橋。不須指點已魂銷。港口荷
花紅冉冉，岸邊野草碧迢迢。游人依舊弄新潮。」（陳沈衡）「鳳舸龍船泛畫樓。江都天子過紅橋。而今追憶也
魂銷。繡瓦無聲春脈脈，羅帶尚有夢夜迢迢。漫天絲雨咽歸潮。」（陳維騷）「安邸曹升六（貞信）珂雪詞亦有
追和之作：「幾曲清溪泛畫樓。綠楊深處見紅橋。酒帘歌扇暗香銷。白雨跳波荷冉冉，青山擁髻水迢迢。
三生如夢廣陵潮。」神韻絕佳，與諸名輩抗手。

一九

兩蘭容若爲國初第一詞人。其飲水詩填詞古體云：「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記。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
作。冬郎一生極顛顛。判與三閭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蠟紅巾無限淚。芒鞋心事杜陵知。祇今惟
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填詞。詞源遠過詩律近，擬古樂府特加潤。不見句讀參差三百
篇，已自換頭兼轉韻。」容若承平少年，烏衣公子，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
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爲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甘受和，白受采，
進於沈著深至何難矣。慨自容若而後，數十年間，詞格愈趨愈下。東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語清空，而所得

者薄。力求新變，而其病也尖。微特距兩宋若霄壤，甚且爲元明之罪人。筆墨競其繁響，蘭荃爲之不芳，豈容若所及料者哉！

二〇

容若與顧梁汾交誼甚深，詞亦齊名，而梁汾稍不逮容若，論者曰：失之陋。

二一

飲水詞有云：「吹花嚼蕊弄冰絃。」又云：「烏絲闌紙嬌紅篆。」容若短調輕清婉麗，誠如其自道所云。其慢詞如風流子、秋郊即事云：「平原草枯矣。重陽後，黃葉樹飄颻。記玉勒青絲，落花時節，曾逢拾翠，忽聽吹簫。今來是，燒痕殘碧盡，霜影亂紅凋。秋水映空，寒煙如織，阜雕飛處，天慘雲高。人生須行樂，君知否，容易兩鬢蕭蕭。自與東君作別，剗地無聊。算功名何許，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陽影裏，倚馬揮毫。」意境雖不甚深，風骨漸能翬舉，視短調爲有進，更進，庶幾沈著矣。歇拍「便向夕陽」云云，嫌平易無遠致。

二二

「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道明禪師答盧行者語，見五燈會元。納蘭容若詩詞命名本此。

二三

梁汾營採漢檉事，詞家記載綦詳。惟梁溪詩鈔小傳注：「兆憲既入關，過納蘭成德所，見齋壁大書「顧梁汾爲吳漢槎屈膝處」，不禁大慟。」云云，此說它書未載。昔人交誼之重如此。又宜興志僑寓傳：「梁汾嘗訪陳其年於邑中，泊舟蛟橋下。吟詞至得意處，狂喜，失足墮河。一時傳爲佳話。」說亦僅見，亟附著之。

二四

香海棠館詞話及徽省詞鈔梁汾小傳後，載顧成交誼綦詳。閩武進湯曾輅先生（大奎，貞愚之祖）矢硯瑣談一段甚新，爲他書所未載，亟錄如左。「納蘭成德侍中與顧梁汾交最密。嘗填賀新涼詞爲梁汾題照，有云：「二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梁汾答詞亦有「託結來生休悔」之語。侍中歿後，梁汾旋亦歸里。一夕，夢侍中至。曰：「文章知己，念不去懷。泡影石光，願尋息壤。」是夜，其嗣君舉一子。梁汾就視之，面目一如侍中，知爲後身無疑也。心竊喜甚。霜月後，復夢侍中別去。醒起，急詢之，已卒矣。先是侍中有小像，留梁汾處，梁汾因隱寓其事，題詩空方。一時名流，多有和作。像今存惠山草庵真華閣。雲自在龕藏天香滿院圖，容若三十二歲像也。朱邸晴嶺，紅閣綠曲，老桂千數株，柯葉作深綠色，花綻如黃雪。容若青裘絡緹，屹立如有所憶，貌清癯特甚。再鴻臚之鼎筆。」

二五

或問國初詞人當以誰氏爲冠？再三審度，舉金鳳亭長對。問佳構奚若？舉楊練子云：「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兵眠一舸聽秋雨，小枕輕衾各自寒。」

二六

竹垞靜志居琴趣詠梅後云：「假饒無意與人看，又何用明金壓蕊。」語意刻深，令人無從置辯。羅泌詠釣臺詩：「一著羊裘便有心。」過於斯指矣。

二七

江湖載酒集有點絳脣題虞夫人玉映樓詞集後附原詞。虞名兆淑，字蓉城，海鹽人。案鶴徵錄：「李秋錦元名虞兆淑，海鹽籍。」或蓉城昆弟行也。

二八

孫禮似布衣奉使朝鮮，所進書有朴淵賦詞二卷，名柳秀集，封達御前，見蔣京少璫華集述。海邦殊俗，亦擅音韻，足徵本朝文治之盛。庚寅，余客麗上，借得越南阮翁藏世世詞一卷。短詞清麗可誦，長詞亦

有氣格。歸自遙云：『溪畔路，去歲停橋溪上渡。攀花共繞溪前樹。重來風景全非故。傷心處。綠波春草黃昏雨。』望江南十首，錄二云：『堪憶處，曉日聽鶯。百迴細銜芳草坐，半裝高屐蹋花行。風景近清明。』堪憶處，蘭漿泛湖船。荷葉羅裙秋一色，月華粉靨夜雙圓。清唱想夫憐。『沁園春過故宮主廢宅云：』好箇名園，轉眼荒涼，不似前年。憶雕甍繡闥，芙蓉江上，金尊檀板，翡翠簾前。歌扇連雲，舞衣如雪，歷亂春花飛半天。曾無幾，卻平蕪牧笛，頽岸漁船。悠悠往事堪憐。況日暮經過倍黯然。但夕陽欲落，照殘芳樹，昏鴉已滿，嘒斷寒煙。暫駐筇枝，淺斟杯酒，暗祝輕澆廢址邊。微風裏，恍玉簫彷彿，月下遙傳。』玉漏遲阻雨夜泊云：『長江波浪急。蘭舟巨耐，雨昏煙濕。突兀愁城，總爲百憂皆集。歷亂燈光不定，紙窗曠、東風潛入。寒氣襲。鑪殘酒渴，詩懷荒寂。料想碧玉樓中，也背著闌干，有人情立。彤管鸞牀，一任侍兒收拾。誰忍相思相望，解甚處、山川都邑。休話及。此宵鵲喚花泣。』標審字仲淵，公爵。

二九

甘肅人詞流傳絕少。狄道吳信辰先生（麟）松崖詩錄附詞一卷。先生由舉人官至湖南沅州知府，主講蘭山書院。蚤歲詩學爲牛空山入室弟子。其集多名人序跋，如袁簡齋、王西莊諸先生，并推許甚至。楊蓉裳跋其詞云：『葉脫而孤花明，雲淨而峭峰出。』余評之曰：『麗麗沈至，是能融五代入南宋者。』點絳脣天台云：『水泛胡麻，人間彷彿仙家愛。春風半載。歸去迷年代。咫尺天台，回首雲霞礙。郎如再。向時嬌態。惟有桃花在。』玉蝴蝶赤壁懷古云：『扼腕炎靈，未季中原，大局盡入當塗。猶待專場爪距，窘迫南烏。』

不知權、空勞、知儲、既生亮、可弗生瑜。快斯須。漲天煙火，百萬焦枯。胡盧。昔年此地，虹銷霸氣，電掃雄圖。折戟沉沙，忽然携酒到髀廬。話三分、江山笑汝，成兩賦、風月歸吾。問權漁，鱸肥鶴瘦，畢竟誰輸。（後段字字動傳。）意難忘別人云：「纔上離筵。恨嘶風五馬，躑躅江干。孤帆天共遠，雙袖淚頻彈。別時易，見時難。儘一霎盤桓。更何時，重圍燕玉，再護湘蘭。夕陽無限關山。有淒涼飛雁。水咽雲寒。梅花難吐雪，楓葉尙流丹。心上事，不能寬。是舊怨新懽。且暫教，洞庭明月，兩處同看。」（換頭稼軒勝處。）憶少年題桐陰倚石圖云：「飄飄梧葉，團團絢扇，冷冷羅袖。朱顏易凋歇，歎涼風依舊。石上絲蘿盤左右。乍相偎、遠山即皺。傷心鎮常熱，任蒼苔冰透。」（蘇、辛卻無此娟情。）

三〇

蜀語可入詞者：四月寒名「桐花凍」，七夕漬綠豆令芽生，名「巧芽」。（桐娟漸重，生長園中，爲余言之，不忍忘也。歲庚寅，余客羊城，假方氏碧琳館藏書修寓，時距桐娟祖化，僅匝月耳。有詞仙天句云：『殢宮風雨如年夜，薄倖蕭郎尙校書。』半唐老人最爲擊節，謂情至語無逾此者，偶憶記之。）

三一 (三)下續話

宋大寧夫人韓氏游靈巖觀音道場題紀磨崖云：「大寧夫人韓氏朝拜東嶽回，游靈巖觀音道場。四絕之所，崇峰列翠，宛若屏圍。而北主峰巖然五里之聳，而肩有殿，號曰證明。謂其如來化跡，祈禱如響。於是發

精確志，不懼嶮嶮，乘輿而步其上。仰瞻紺像，欣敬不已。及觀巖麓，木怪石奇，景與世別。眺寓移時，頓忘塵慮。若□聖力所加。從心之年，焉能至此。於內自省，尤爲之幸。仍知名山勝槩，傳不誣矣。時政和改元季春念五日，孫男左侍禁曹洙、三班奉職深、右班殿直涇侍行。使女惠奴、孫倩奴、番□奴、□奴、眼吉奴、祝美奴、楊藥奴、朱采奴、薛珍奴、張望奴童從行。洙奉命題紀崑石。」使女名入石刻，於此僅見。惜十泐其二，而情、藥二名絕韻。余得拓本，珍弄久之，檢付裝池，爲賦浣溪沙云：「捧硯亭亭列十眉。雲涯暫駐絳紗帷。若華名姓好誰題。香艷別開金石例，纖穠如見燕環姿。僧彌團扇可無詩。」

三二

詞貴有寄託。所貴者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於性靈。即性靈，即寄託，非二物相比附也。橫互一寄託於擲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則是門面語耳，略無變化之陳言耳。於無變化中求變化，而所謂寄託，乃益非真。昔賢論隱晦書辭，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必非求變化者之變化矣。夫詞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絕千古，何庸爲是非真之寄託耶？

三三

誦佛經不必求甚解，多誦可也。讀前人佳詞亦然。昔人言：「客都門者日詣廠肆，循覽插架，寓目籤題，勿庸幡輒，輒有無形之進益。」通於斯旨矣。少日讀名家詞，往往背誦如流。詢以作者誰氏，輒復誤記。蓋

心目專注，弗遑旁及。馮尹謂余得力即在是。其知人之言夫。（余甚解即亦可云旁及，此皆至微，蓋其所專注，在於甚解之外矣。）

三四

詞無不諧適之調，作詞者未能熟精斯調耳。昔人自度一腔，必有會心之處。或專家能知之，而俗耳不能悅之。不拘何調，但能填至二三次，愈填愈佳，則我之心與昔人會。簡淡生澀之中，至佳之音節出焉。難以言語形容者也。唯所作未佳，則領會不到。此語力，不可強也。

三五

澀之中有味，有韻，有境界，雖至澀之詞，有真氣貫注其間，其至者，可使疏宕，次亦不失凝重，難與貌澀者道耳。

三六

問哀感頑豔，「頑」字云何詮？釋曰：「拙不可及，雖重與大於拙之中，鬱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而不自知，乃至不可解，其殆庶幾乎。猶有一言蔽之：若赤子之笑，囁然，看似至易，而實至難者也。」

三七

信是慧業詞人，其少作未能入格，卻有不可思議，不可方物之性靈語，流露於不自知。斯語也，即使其人中年深造，晚歲成就以後，刻意爲之，不復克辦。蓋純乎天事也。苟無斯語，以謂若而人者之作，蒙竊未敢信也。

三八

問：詠物如何始佳？答：「未易言佳，先勿涉默。一默典故，二默寄託，三默刻畫，默襯托。去斯三者，能成詞不易，剝復能佳，是真佳矣。題中之精蘊佳，題外之遠致尤佳。自性靈中出佳，從追琢中來亦佳。」

三九

以性靈語詠物，以沈著之筆達出，斯爲無上上乘。

四〇

凡題詠之作，這詞當有分寸。譬如題某女士所畫牡丹，某女士保守貞不字者，詞中說牡丹之句，必須案切女士身分，不可稍涉輕佻。後段說到女士，亦宜映合牡丹，即畫即人，融成一片。如此作來，不但並不見

難，而且必有佳句。從俾色描稱中出，它題並挪用不得。

四一

唐蘇陵崔夫人墓志，相傳即會真記之鶯鶯。拓本甚舊，或作題詞，就余商定，有「箋碧凝塵」句。「凝」字未愜，屢易字仍未安，最後得「棲」字，不禁拍案叫絕。此鍊字之法也。

蕙風詞話續編 卷一

一

姚令威憶王孫云：『毵毵楊柳綠初低。淡淡梨花開未齊。樓上情人聽馬嘶。憶郎歸。細雨春風濕酒旗。』
與溫飛卿『送君聞馬嘶』，各有其妙。政可參看。

二

『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少陵句也。梅溪詞喜遷鶯云：『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
蓋反用其意。

三

竹山詞終都春換頭云：『姪姪。嚙青淺白，恨玉佩罷舞，芳塵凝樹。』姻姪之『姪』，從無作活用者。字典亦無別解。唯字彙補注云：『姪姪，態也。姪音鴉，么加切。』蔣詞又叶作去聲。按廣韻作『姪索』，注：『作態貌。』按尊前集和變詞已有『姪姪含情嬌不語』句。

四

竹山詞裏美人詠桃樓：「樓兒忒小不勝愁。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較「天際識歸舟」，更進一層。

五

寄閒翁風入松云：「舊巢未著新來燕，任珠簾、不上瓊鉤。」用「待燕歸來始下簾」句意，翻新入妙。繹繹云：「自不怨東風老。怨東風、輕信杜鵑。」是未經人道話。

六

宋周端臣木蘭花慢句云：「料今朝別後，它時有夢，應夢今朝。」呂居仁減字木蘭花云：「來歲花前。又是今年憶昔年。」命意政同，而遣詞各極其妙。〔按：此則與詞話卷二九一則相類，此稍略。〕

七

曹元寵品令歌拍云：「促纖兒，聲響雖不大，敢教費、睡不着。」「實」字作「人」字用，蓋宋時方言。至今不嫌其俗，轉覺其雅。

八

于湖詞菩薩蠻云：『東風約略吹羅幕。一檐細雨春陰薄。試把杏花看。濕紅嬌暮寒。佳人雙玉枕。烘醉鴛鴦錦。折得最繁枝。暖香生翠幃。』此詞絳麗蕃豔，直逼花間。求之北宋人集中，未易多覩。

九

侯彥周癸卯詞念奴嬌探梅換頭云：『休恨雪小雲嬌，出羣風韻，已覺桃花俗。』頗能爲早梅傳神。『雪小雲嬌』四字連用，甚新。又西江月贈蔡仲常侍兒初嬌云：『荳蔻梢頭年紀，芙蓉水上精神。幼雲嬌玉兩眉春。京洛當時風韻。』芙蓉句亦妙於傳神。『幼雲嬌玉』四字亦新。

10

仲彌性浪淘沙過拍云：『看盡風光花不語，卻是多情。』語淡而深。憶秦娥詠木犀後段云：『佳人斂笑貪先折。重新爲翦斜斜葉。斜斜葉。』按『三字原脫。』釵頭常帶，一秋風月。』末二句賦物上乘，可藥纖滯之失。

11

梅堯詩話：金人犯關，陽武令蔣興祖死之。其父披掛至雄州驛，題詞於壁，調減字木蘭花云：『朝雲橫度。

輓輓車聲如水去。白草黃沙。月照孤邨三兩家。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晝夜。漸近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蔣乃靖康間浙西人。詞寥寥數十字，寫出步步留戀，步步悽惻。當戎馬流離之際，不難於慷慨，而難於從容。偶然攬景興懷，非平日學養醇至不辦。興祖以一官一邑，成仁取義，得力於義方之訓深矣。雄州宋隸河北東路，金屬中都路，今甘肅寧夏府靈州西南。按：雄州爲河北省雄縣，非寧夏。

按：歐風所引，與傳本梅詞詩話頗異。詩話原文云：「靖康間，金人犯關，陽武府令與祖死之。其女爲賊擄去，鬻字於雄州郭中，叙其本末，仍作減字木蘭花詞云云。瞻令，浙西人，其女方笄，美顏色，能詩詞。鄉人皆能道之。此湯養起詩海遺珠所載。」蔣興祖事見宋史卷四百五十二忠義傳七，與梅詞詩話合。歐風誤以其女爲其父。」

一一

石屏詞往往作豪放語，蘇軾是其本色。滿江紅赤壁懷古云：「赤壁磯頭，一番過，一番懷古。想當時、周郎年少，氣吞區宇。萬騎臨江貔虎噪，千艘列炬魚龍怒。捲長波、一鼓困曹瞞，今如許。江上渡，江邊路。形勝地，興亡處。覽遺蹤勝蹟，詩書言語。幾度東風吹世換，千年往事隨潮去。問道旁、楊柳爲誰春，搖金縷。」歇拍云云，是本色流露處。

一二

毛子晉跋石屏詞云：「式之以詩名東南，南渡後天下所稱『江湖四靈』之一也。」按宋詩人徐照、徐璣、翁卷、

趙紫芝傳唐賢宗法，號稱「四靈」。據子晉云云，則又別有「四靈」之目矣。

一四

四庫提要云：「宋代曲譜，今不可見。白石詞皆記拍於句旁，其辨其似波似磔，宛轉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節奏安在。」攷四庫存目著錄宋張炎樂府指迷一卷，提要云：「其書分詞源、製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詠物、節序、賦情、離情、按，此二字原脫。令曲、雜論十四篇。」即詞源下卷，不知何所本而以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名名之，而其上卷，則當時並未經見。故於白石譜字，竟不能辨識也。宋燕樂譜字，流傳至今者絕妙。日本貞享初（當中國康熙初）所刻增補類聚書類要事林廣記。（晉國西瀛陳元龍編輯）卷八音樂舉要，有管色指法譜字，與白石所記政同。卷九樂星圖譜所列律呂隔八相生圖及四宮清聲律生八十四調，於諸譜字之陰陽配合，剖析尤詳。卷二文藝類有黃鐘宮散套曲，爲顧成雙令、顧成雙慢，（已上係宮拍）獅子序、本宮破子、賺雙勝子、急三句兒等名。首尾完具。節拍分明。讀白石詞者，得此可資印證。

一五

詞有淡遠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爲高手。然不善學之，最易落套。亦如詩中之假王、孟也。劉招山一翦梅過拍云：「杏花時節雨紛紛。山繞孤邨。水繞孤邨。」頗能景中寓情。昔人但稱其歇拍三句「一般離思」云云，未足盡此詞佳勝。

一六

潘紫巖詞，余最喜其南鄉子一闕，（後學詩話題云：『蘇軾撰，花書絕妙詞選題云：『溫庭州效顰。』）小令中能轉折，便有尺幅千里之勢。詞云：『生怕倚闌干。閣下溪聲閣外山。空有舊時山共水，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想見臨飛鸞。月下時時認鳳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歇拍尤意境幽謔。

一七

西江月過拍云：『波雲度雨井桐凋，雁雁無書又到。』昔人句云：『江頭數盡南來雁，不寄西風一幅。』此詞括以六字，彌覺沈頓。

一八

馬古洲海棠春云：『誰取一庭春，莫彈花閒鵲。』用徐幹臣『閑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可謂善變。

一九

又馬古洲月華清云：『怕裏。又悲來老卻，蘭台公子。』『怕裏』，宋人方言，草窗詞中屢見，猶言恰提防閒。大致如此詮釋，尙須就句意活動用之。

二〇

高彥先，吾廣右宣賢也。東溪詞行香子云：「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沈疴倦客，罪罟縈人。歎檻中猿，籠中鳥，轍中鱗。休負文章，休黷經綸。得生還、早已因循。菱花照影，節竹隨身。奈沈郎起，潘郎老，阮郎貧。蓋綱從常州時作。極寫流離困瘁狀態，足令數百年後讀者爲之酸鼻。彥余自題詞夢詞句云：「雪虐霜欺。須拌得、發邊絲。」彥先先生可謂飽經霜雪矣。

二一

曾蒼山（順一）嘗游吾粵。考粵西金石略，臨桂、雄山、隱山、水月洞，並有淳祐十二年與趙希圃同游題名。梅
圃詩話云：「蒼山年七歲，賦揚妃轡云：『萬騎西行駐馬嵬。凌波曾此墮塵埃。誰知一掬香羅小，路轉開元』
宇宙來。』蓋穎慧絕人者。」其詞如調金門云：「梅粉褪。點點雨聲春恨。半吐桃花芳意嫩。草痕青寸寸。
把酒花邊低問。莫解寒深紅損。等待春風暗得穩。琵琶重整頓。」亦以天事勝也。

二二

黃雪舟詞，清麗芊綿，頗似北宋名作。唯傳作無多，殊爲憾事。其水龍吟云：「柔腸一寸，七分是恨，三分是淚。」蓋仿東坡「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之句。所不逮者，以刻鏤稍著痕迹耳。其歇拍云：「待問

春，怎把千紅，換得一池綠水。」亦從「一分流水」句引伸而出。

二三

方秋崖沁園春詞，屢括蘭亭序，有小序，「汪彊仲大卿，褰飲水西，令妓歌蘭亭，皆不能，乃爲以平仄度此曲，俾歌之」云云。大抵循聲按拍，宋人最爲擅長。不徒長短句皆可歌，即前人佳妙文字，亦皆可歌。水西羣妓，殆非妙選工歌者。如其工者，則必能歌蘭亭序矣。它如庾子山春賦，梁元帝蕩婦思秋賦，采蓮賦，李太白惜餘春賦，懋陽春賦，懋付珠喉，未知若何流美。又如江文通別賦，謝希逸月賦，鮑明遠蕪城賦，李遐叔弔古戰場文，歐陽文忠秋聲賦，蘇文忠前後赤壁賦，皆可選摘某篇某段而歌之。此類可歌之文，尤不勝僂指。紅簫鐵板，異曲同工已。

二四

葛郢信齋詞水調歌頭舟回平望過烏戍值雨向晚復晴云，「應是陽侯薄相，催我胸中錦繡，清唱和鳴鷗。」薄相猶言游戲，吳閭里語曰「白相」。「白」蓋「薄」之聲轉。一作「宰相」，烏程張鑑冬青館詩山塘感舊云，「東風西月燈船散，愁煞空江宰相人。」

二五

蕭閑小重山云：「得君如對好江山。幽棲約，湖海玉屏顏。」比余詠梅清平樂云：「玉容依舊。便抵江山秀。」略與昔賢開合，特言外情感不同耳。

二六

閨人時妝，鬢髮覆額，如黝髹可鑑。以梳之小而絕精者，約正中片髮，入其齒中，闊與梳相若，梳齒藏不見，則髮起，爲美觀。花閒集毛熙震浣溪沙云：「象梳欹鬢月生雲。」清婉嘗改爲「象梳扶鬢雲藏月」，蓋賦此也。

二七

近人稱壽五十一歲曰開六，六十一曰開七。程大昌韻令（按，宋人稱詞曰韻令，此以爲闕名，僅見。）頌人生曰云：「壽開八秩，兩鬢全青，顏紅步武輕。」自注：「白樂天開六秩詩自注云：年五十歲，即曰開六秩矣。」言自五十一即爲六十紀數之始也。」五十即曰開六，與今小異。按：詞源本題大昌文簡公詞載此詞自注所引白樂天注，爲五十一歲，非五十歲。不知鳳凰所據何本，或非善本，故有誤字。」

二八

易祓喜遷鶯云：「記得年時，膽瓶兒畔，曾把牡丹同嗅。」語小而不纖。極不經意之事，信手拈來，便覺旖旎

纏綿，令人低徊不盡。納蘭成德浣溪沙云：「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祇道是尋常。」亦復工於寫情，視此微嫌詞費矣。喜遷鶯歇拍云：「強消遣，把閒愁推入，花前杯酒。」由「舉杯消愁」意翻變而出，亦前人所未有。

二九

金李用章莊靖先生樂府謁金門序云：「西齋得梅數枝，色香可愛，一日爲淨倅崔仲明竊去。感歎不已，因賦此詞十二章，以寫悵望之懷。」直書竊梅人之官位姓字，此序奇絕亦韻絕。其十二章之目曰：寄梅、探梅、賦梅、歡梅、慰梅、賞梅、畫梅、藏梅、別梅、望梅、憶梅、夢梅。細審一一，卻無言外寄託，只是爲梅花作，抑何纏綿鄉重乃爾。其寄梅歇拍云：「爲問花閒能賦客。如何心似鐵。」亦徘徊、亦蘊藉，直使竊梅人無辭自解免。其後有太常引同知崔仲明生日云：「太行千里政聲揚。問何處，是黃堂。遺愛幾時忘。試聽取，人歌召棠。」錦衣年少，插花躍馬，休負好風光。三萬六千場。但暮暮、朝朝醉鄉。」召棠遺愛，於插花年少得之。竊花人幸復不惡，不失其爲花閒能賦，賴此闕爲之解嘲。

三〇

李莊靖謁金門云：「萬里無雲天紺滑。一輪光皎潔。」紺滑二字，未經前人用過。較「雨過天青雲破處」，尤爲妙於形容。

三一

眉匠詞，竹垞少作，豐潤丁氏持靜齋藏。

三二

懸庵樂府大江東去云：「不如聞早，付它妻子耕織。」江城子云：「明日新年，聞早健還家。」漁家傲云：「住山活計宜聞早。身世滄溟一瀉小。」聞早當是北人方言，菊軒樂府中亦兩見。（漁父云：「汴梁城中有此方言，龜言及早。」聞讀者釋。）按，宋人詞中亦頗有用「聞早」二字者。

三三

鄭谷貧女吟：「笑翦燈花學畫眉。」潘元質詞：「旋翦燈花，兩點翠眉誰畫。」蓋以燈煤碾細代眉黛。王元老菩薩蠻云：「留取燈煤殘，臨鸞學遠山。」此用香煤，更韻。

三四

曩作七夕詞，涉尋常兒女語，瞻丈尤切誡之，余自此不作七夕詞，承丈教也。碧澹詞（刻入蘊省同聲集）齊天樂序云：「前人有言，牽牛象農事，織女象婦功。七月田功粗畢，女工正殷，天象亦寓民事也。六朝以來，多寫作兒女情態，慢神甚矣。丁亥七夕，偶與瑟軒論此事，倚此糾之。」一從爾雅陳民事，天工也垂星彩。

嫁始牽牛，衣成織女，光照銀河兩界。秋新候改，正嘉穀初登，授衣將屆。春耜秋梭，歲功於此隱交代。神靈焉有配偶，藉唐宮夜語，誣織眞宰。附會星期，描撫月夕，比作人間歡愛。機窗溼灑，又十萬天錢，裏債婚債。綺語文人，讎除休更待。即誠余之惜也。

三五

菊軒臨江仙云：『浮生擾擾笑何樓。試看雙鬢上，衰颯不禁秋。』案劉賁父詩話：『世語虛僞爲何樓，蓋國初（床初也）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多虛僞，故以名之。』菊軒詞蓋用此。

三六

明秀集樂善堂賞荷詞：『胭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海南老人詩話云：『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似易「膩」字差勝。』龍壁山人云：『蓮本清豔，膩得其貌，未得其神也。』余嘗細審之，此字至難穩稱，尤須與下云「薰沈水」相貫穿。擬易「潤」字、「媚」字、「薄」字，彼勝於此。似乎「薄」字較佳，對下句「高」字亦稱。

三七

須溪詞百字令「少微星小」闕自注：『佛以四月八生，見明星悟道，曰：「奇哉！」即左傳「星隕如雨」之夕也。』此說絕新。須溪駭博，未審於何書得之。

味人多壽詞，佳句卻罕觀。雪坡詞話開春臺州陳可齋云：「元祐諸賢，紛紛台省，惟有景仁招不來。」命意高絕。前調壽陳中書云：「著身已是瀛洲。問更有長生別藥不？」極雅切，極自然。又壽陶守云：「春雨晴時，千金斗粟，民仰使君爲今天。」民以食爲天，尋常話耳。按：見蓮鑑讀史李處語。「爲食天」更簡而新。

三九

吳人呼女曰因，讀若奴頑切。虞山王東澂（隱廬）柳南經緯：「吾友吳友篋著太湖漁風，載漁家日往湖中，自無不親粗而黑。間有生女鑿白者，名曰白因，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冊中兩見之」云云。吳叔永（蘇鶴林詞）寶新齋寶城壽永弟云：「爺作嘉興新太守，因拜鸚鵡書天府，泥哥共白頭相聚。」則陳人已用之，入韻語矣。叔永，蜀人，亦作吳語，何耶？「因」字編檢字書，並未之載。

四〇

鶴林詞譜平樂壽吳夢夫云：「荔子纔升桐子白，拾貼誕彌嘉月。」拾貼字亦方言，於此僅見。

四一

「算一生繞樹，瑤階玉樹，如君樣，人閒少。」吳叔永水龍吟壽李長孺句。壽詞能爲此等語，視尋常歌誦功

德，何止仙塵糟玉之別。

四二

葉夢得避暑錄話：「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聞。遇酒行，即遣妓取花一枝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戴月而歸。」郭遜齋卜算子序云：「客有惠牡丹者。其大深紅，其六淺紅。貯以銅瓶，置之席間。約五客以賞之。仍呼僮奴者六輩。酒半，人簪其一，恰恰無欠餘，因賦。」誰把洛陽花，剪送河陽縣。魏紫姚黃此地無，隨分紅深淺。小插向銅瓶，一段真堪羨。十二人簪十二枝，面面交相看。遜齋詞事，與歐公風趣略同。玉谿生以「送鈎」、「射覆」入詩，得毋愧此雅故。

四三

青泥蓮花記：「李之問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磊勝瓊，名倡也，質性慧黠，李見而喜之。將行，勝瓊送別，餞飲於蓮花樓下，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留君住。奈何無計隨君去。」因復留經月。爲細君督歸甚切，遂飲別。不旬日，轟作一詞寄李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唱陽關曲，別箇人入第幾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蓋寓調鸛鳴天也。之問在中路得之，藏於篋底，抵家爲其妻所得。問之，具以實告。妻喜其語句清麗，遂出妝奩資夫取歸。

璣至。即棄冠櫛，損妝飾，委曲事主母，終身和悅，未嘗少有間隙焉。璣嘗爲天詞，純是至情語，自然妙造，不假造琢，愈渾成，愈穠粹。於北宋名家中，頗近六一東山。方之閨幃之彥，雖幽棲、漱玉，未遑多讓。誠坤靈閒氣矣。之間之妻，能賞會璣詞句，既無見嫉之虞，尤有知音之雅。委曲以事，和悅終身，吾爲璣慶得所焉。又朱端朝，字廷之。南渡後肄業上庠。與妓馬璣者往來久之。及省試優等，授南昌尉。輾轉脫璣羅網，挈之歸家。因闢二閣，東閣正室居之，璣居西閣。廷之之任南昌，倏經半載，西閣以梅雪扇寄之，後寫一詞，詞減字木蘭花云：「雪梅妒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廷之詳味詞意，知爲東閣所抑。自是坐臥不安，竟託疾解綬。既抵家，置酒會二閣，賦浣溪沙一闕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相。梅比雪花多一出，雪如梅蕊少些香。天公非是不思量。」自是二閣歡好如初。茲事亦韻甚。惟是璣所遭，視勝璣稍不逮，勝璣誠勝璣矣。

四西

國初錫山侯氏刻十名家詞，有顧梁汾序一首，論詞見地絕高。江陰金澹生（鳳麟）栗香室重刻本，佚去此序。曼移鈔史館本顧集，亦未之載。亟錄於此。序云：「異時長短句，自花間、草堂而外，行世者蓋不多見。明末海虞毛氏，始取花庵尊前諸集，及宋人詞稿，盡付剞劂。其中字句之譌，姓名之混，聞不免焉。雖然，讀書而必欲避譌與混之失，即披閱吟詠，且不能以終卷，又安望其暢然披去抑塞，任爲流通也。亦園主人

高情逸韻，擺落一切，顧於長短句，獨有玄賞。其所刻詩不一，而先之以詞。其所刻詞不一，而先之以十家之詞，皆藏弄善本。集中之爲謬且混者絕少，真可補毛氏所未及。抑余更有取焉。今人之論詞，大概如昔人之論詩。主格者其歷下之摹古乎？主態者其公安之寓意乎？邇者競起而宗臨宋四家，何異牧齋之主香山、眉山、涪南、遼山？要其得失，久而自定。余則以南唐二主當蘇、李，以晏氏父子當三曹，而少陵一席。總比於詞記室獨孤常州之云。總觀亦圓之不執己，不徇人，不强分時代，令一切於新立異者之廢然近也。」

四五

容若夢江南云：「新來好，唱得虎頭詞。一片冷香惟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興格早海知。」即以梁汾詠梅句喻梁汾詞。賞會若斯，豈易得之並世。

四六

宋毛氏自宛陵易休東陽曾別諸同寮滿庭芳云：「回頭笑，探家數口，又泛五湖舟。」但語猶未曰「探家」，見坊肆間小說。毛詞則舉一切眷屬言之。

四七

周必大近體樂府有「終年」七言詩，文出家傳小坡再賦，「七夕」作「七夜」，甚新。小坡即范石湖所謂與韓无咎、晁伯如家姬稱爲三姬者，見本事詞注。（按見周邦彥東坡詩集卷十五）又沐蘭花，慢驚貴遊摘阮時得名妾故戲及之云：「松間玄鶴舞翩翻。山鬼下蒼烟。正閉戶焚香，旅商泛角，非指非絃。」（發見宋人所繪九歌圖）山鬼像絕媚情，所謂「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被雲屏妙姬，能當之無愧色耶？

四八

中庵詩餘題喬仙觀接牡丹云：「栽時白露，開時霰雨，培養工夫良苦。閒閒消息阿誰傳，算只是、司花說與。」寒梢一拂，芳心寸許，點破凡根宿土。不知魏紫是姚黃，到來歲、春風看取。（見見查海餘得樹漫雜鈔）引黃伐檀，集妒芳說：「客有語予，人有以桃爲杏者，名曰接。其法：斷桃之本，而易以杏。春陽既作，其枝葉與花皆杏也。桃之萌亦出於其本。翦然若與杏等盛者。主人命去之，此妬芽也。」云云。接花入題，詠於劉詞僅見。吾廣右花傭，最擅此技。如以桃接杏，則先植桃於盆，其本必蟠偃有姿致，僅留一二枝條，壯約指許。屆清明前，則就杏擇其枝氣在者，壯相若者，與桃之本姿致宜稱者，齊定長短距離，削去其半，約寸許，同時於桃枝近本處，亦削去其半，亦寸許，速就兩枝受創處密切黏合，以芋皮繫束之，外用杏根碎土，調融塗護，勿露創口。若所接杏枝距地較高，則植木爲架搭桃盆，務令兩花高下相若。無稍拗屈彊附。迨至夏初，兩枝必合而爲一。芋皮暫不必解。於杏枝創口稍下，徐徐鋸斷，俾兩花脫離，即將創口稍上之桃枝鋸棄，則本桃而花葉皆杏矣。它花接法並同。唯所接皆木本，接時必清明前。如劉詞所云：

牡丹係草本，白露已深秋，能於深秋接草本花，其技精於今人遠甚。唯詞歇拍云：『不知麗紫是姚黃，到來歲，春風看取。』『接花時：不能預定其色品，詎昔之接異於今之接耶？惜其法不可得而考矣。』

四九

王文簡倚聲集序：『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外，不概見。而梨園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云云。僅二百數十言，而詞家源流派別，瞭若指掌。是書傳本絕鈔，亟節記之。

五〇

倚聲之作，石刻閒見箸錄，金文尤罕觀。宋滿江紅詞鏡，鏡邊飾以梅花，詞作回文書：『雪共梅花，念動是、經年離折。重會面、玉肌真態，一般標格。誰道無情應也妒，暗香藐沒教誰識。卻隨風偷入，傍妝台，綰簾

額。驚醉眼，朱成碧。隨冷燠，分青白。歎朱絃凍折，高山音息。悵望關河無驛使，剡溪興盡成陳迹。見似枝而喜對楊花，須相憶。馮晏海（鸛鵲）得之濟南，謂其詞類宋人，故定爲宋鏡。見張詩餘（薛河）偶憶編。又曾賓谷（鸛）藏宣德銅盤，內刻錦堂春詞：『映日濃花旖旎。禁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烟清。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五一

義州李文石（懷陶）舊學齋筆記，記所見金石書畫，有宋製賈文元玉詞牌。按賈昌朝，字子明，獲鹿人。天禧初，賜同進士出身。慶曆間，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左僕射，卒諡文元。有木蘭花云：『都城水漲嬉遊處。仙棹往來人笑語。紅隨遠浪泛桃花，雪散平堤飛柳絮。東君欲共春歸去。一陣狂風和驟雨。碧油紅旆錦障泥，斜日畫橋芳草路。』黃花庵云：『公生平唯賦此一詞。』未審即玉牌所刻否？

五二

光緒甲午，伯愚學士（施鈞）簡烏里雅蘇臺辦事大臣。宗室伯希祭酒（盛昱）賦八聲甘州贈行云：『暮橫吹、意外玉龍哀，烏里雅蘇臺。看黃沙磊磊，縱橫萬里，攬轡初來。莫但訪碑荒蹟，（自注：『同人屬拓關特勤碑。』）爾是勒銘才。直到烏梁海，蒼落重開。六載碧山丹闕，幾商量出處，拔我蒿萊。槍從今別後，萬卷一身癡。約明春、自專一壑，我夢君、千騎雪皚皚。君夢我，一枝榔栗，扶上巉苔。』蓋伯愚此行離之官，猶遷謫也。

伯希詞事脫稿，即錄示余。小紅箋細字綴結。比纔得故紙得之。此等詞略同杜陵詩史，關係當時朝局，非尋常投贈之作可同日語。因函寄於編。

五三

半塘雜文存者絕少。檢微箋得其寄密陽馮恩江（冰庵）手札遺稿。馮爲半塘之感，有清山樓詞，故語多涉詞。二十年別，萬里相思。往在京華，得寄南園二子詩鈔，嘗置座隅，不時誦誦，以當晤言。去秋與家兄會於漢南，又讀清山樓詞，不啻與故人題語於匡番寒翠閣，聲柄鍾香，可彷彿接。尤傾倒者在言情令引。少游隱風之詞，小山蘋雲之唱，我朝雖蘭公，深入北宋堂奧。遺聲歷緒，二百年後，乃爲足下拾得，是何神術，欽飲欽佩！姪潤夢金門，素衣紅蓋。閒較倚聲之作，謬邀同輩之知。既獎藉之有人，漸趨聲以從事。私心竊比，乃在南宋諸公。然畢力奔赴，終予子於絕潢隔澗間。於古人之所謂康莊享衢者，不免有望洋向若之歎。天資人力，百不如人，奈何奈何！蘭氏持律太嚴，聲流於拘且難，識者至嘗爲癡人說夢，未免過情。然使來者之有人，綜學言於至當，俾倚聲一道，不致流爲句讀不緝之詩，則華路開基，紅友實爲初祖。不審高明以爲然否？往歲陵刻姜，暇諸詞集，計邀青睞。祈加匡訂。此外如周、辛、王、史諸家，皆世人所欲見，又絕無善本流行。本館雖刊，並公同好。又擬輯錄同人好詞，爲笠、磨同音之刻。自羅大故，詞事皆灰。加以病暨相纏，精力日衰，不識此志能否克遂。它日殘喘稍蘇，校刻先人遺著畢，當再鼓鑿鉛之氣。足下博聞強識，好學深思，其有關於諸集較切者，幸示一二。盼盼。歸來百日，日與病鄰。哀

葬大事，都未關心辜求。負靈高厚，尙復何言。飢能驅人，敲門未遂。涉澗渡湖，載入梁園。今冬明春，當返都下。豈是家兄當詳述以聞，不再觀續。白雪曲高，青雲路阻。雙江天末，瞻企爲勞。附呈拙製，祈不吝金玉，啓誘蒙陋。風便時錫好音。諸惟爲道珍重不備。」又云：「倚聲風味，律呂尤疏。特以野人擊壤，孺子濯纓，天機偶觸，長謠斯發。深慚紅友之持律，有愧碧山之門風。意迫指掌，遑恤顏厚。茲錄辛巳所造，得若干闕就正。嗟夫！樗散空山，大匠不視。桐焦藥下，中郎賞音。得失何常，眞賞有在。傳曰：『子合不訂吾文，後世誰知訂吾文者。』謬附古誼，率辱雅裁，幸甚幸甚！」半塘故後，其生平著作與收藏均不復可問。即其奏稿存否，亦不可知。此手札亦吉光片羽矣。

五四

遠山句云：「草際露垂蟲響徧。」寫出目前幽靜之境。小而不斷，妙在「垂」字、「響」字，此二字不可易。

五五

松厓詞竹香齋詠蓮竹於簾云：「莫問春多咽少，釣詩竿、何妨飢餓。」釣詩竿可作喫菸典故。

五六

元張師通養蒙先生詞玉漏遲壽張右丞云：「端正嬋娟，爲我玳筵留照。」端正嬋娟四字，用之壽詞，莊雅

而宜稱。它家詞中未之見也。

五七

『金朝遺風：冬月頭雪，令僮輩圍取，比明，拋親好家。主人見之，即開宴娛賓，謂之撒雪會。』見王秋澗詞江神子序。金源雅故，流傳絕少，亟記之。

五八

倪雲林踏莎行後段云：『魯望漁邨，陶朱煙島。高風峻節爲今掃。黃鸝啄黍濁醪香，開門迎笑東鄰老。』舊作錦錢詞壽樓春陶然亭賦前段云：『登陶然孤亭，問垂楊閱盡，多少豪英。我輩重來攜酒，但問黃鸝。』後段云：『垂竿叟渾無營，共閒鷗佔斷，煙草前汀。一角高城殘照，有人閒憑。』蓋當時實景。託悵與雲林略同。半塘云：『愈含蓄，愈雋永。』

五九

雲林詞人月圖云：『悵然孤歡，青山故國，喬木蒼苔。當時明月，依依素影，何處飛來。』李重光浪淘沙云：『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同一不堪回首。

六〇

海寧查梅餘（懷行）得樹樓雜鈔：『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釐怪石，寘太平樓。侍御史張鉤劾奏其事，沂中坐削金。』元黃文獻公潛集有先居士樂府後記云：『舊傳太平樓，秦檜所建。按沂中削金時，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泊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詠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滿庭芳所由作也。此事咸淳臨安志不載。』云云。〔按：此與元刊本金瓶梅先生文集所載不同。〕案吳興備志：『黃潛字晉卿，本姓丁，世居吳興。父鑄育於義烏之黃。潛登延祐二年進士第，累官翰林學士，諡文獻。』據此知潛父名鑄。元吳師道敬鄉錄載宋何茂恭（格）跋黃槐卿題太平樓樂府云：『予友黃槐卿，有膽略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以嚙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爲威惕，成長短句以磨其須。其仇因挾爲奇貨以控之，且二十年矣。會秦檜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云云。據此，知鑄字槐卿。兩宋詞學極盛，士流束髮受書，大都研究宮律。願其所作幸而得傳，鉅公華胄而外，十之一二云爾。槐卿滿庭芳詞，具見平生風節，乃竟湮沒失傳，尤爲可惜。宋元已還，小說雜編之屬，未見者不少，容或記述及之。俟異日考求焉。絕妙好詞卷六有黃鑄秋蕊香令一首。鑄字師顏，號乙山，邵武人，官柳州守，乃別是一人。姓名偶同耳。〔按：據黃澠金華先生文集卷三載記先世墓誌銘一文，太平樓樂府，乃其六世祖所撰。黃澠六世祖，名中輔，見陳澧所撰金華黃先生行狀。黃潛生於元至元十四年，距南宋初約一百三十四年，其父決不能與秦檜同時。〕

六一

審齋詞好事近和李清字云：『歸晚楚天不夜，抹墻腰橫月。』只一「抹」字，使得冷靜幽悉之趣。

六二

高竹屋金人捧露盤詠梅二闕。『念瑤姬，翻瑤佩，下瑤池。冷香夢，吹上南枝。羅浮夢杳，憶曾清曉見仙姿。天寒翠袖，可憐是，倚竹依依。溪痕淺，雲痕凍，月痕淡，粉痕微。江樓怨，一笛休吹。芳音待寄，玉堂煙暝雨淒遲。新愁萬斛，爲春瘦、卻怕春知。』又：『楚宮詞。金成屋，玉爲闌。斷雲夢、容易驚殘。歌幾疊，至今愁思怯陽關。清音恨阻，抱哀箏、知爲誰彈。年華晚，月華冷，霜華重，發華斑。也須念、閒損雕鞍。斜絨小字，錦江三十六鱗寒。此情天闊，正梅信、笛裏關山。』絕妙好詞錄前一闕。余則謂以風格論，後闕較尤適上也。

六三

評閨秀詞無庸以骨幹爲言。大都嚼蘂吹香，搓酥滴粉云爾。亦有潛發巧思，新穎絕倫之作。閨秀正始集：張芬寄懷索復陸姊七律一首，回文詞寄虞美人詞。詩云：『明窗半掩小庭幽，夜靜燈殘未得留。風冷結陰寒落葉，別離長望倚高樓。遲遲月影移斜竹，疊疊詩餘賦旅愁。將欲斷腸隨斷夢，雁飛連陣幾聲秋。』詞：『秋聲幾陣連飛雁，夢斷隨腸斷。欲將愁旅賦餘詩，疊疊竹斜移影、月遲遲。樓高倚望長離別。葉落寒陰結。冷風留得未殘燈。靜夜幽庭小掩、半窗明。』芬字紫蘂，號月樓，江蘇吳縣人，著有兩面樓偶存稿。

六四

無名氏（按或云清人）魚遊春水云：「寒樓東風長。燕子還來尋舊巢。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李元膺洞仙歌云：「雪雲散盡，放曉晴庭院。楊柳於人便青眼。更風流多處，一點海心相映遠。約略整襟笑淺。」詞中此等意境，余極喜之。（按）蘇軾新荷葉云：「日暖風柔，水邊天氣鮮新。閒坐碧橋，攢完幾折溪痕。酒旗戲鼓，怯餘寒，未滿前村。小紅忽乳，露聲一巷纔勻。節過收燈，風光尙未隨句。紛紛疏簾，誰家香玉纈鄰。離情嫩舞，似垂碧、好女盈盈。江南煙景，嬌人猶在初春。」此詞亦韶令可誦。（按）蘇軾順治朝宜與人。

六五

大興李松石（汝珍）著李氏音鑑，自以三十三字母爲詞，調行香子云：「春清曉天，溪水清淺。嫩紅圓、粉蝶驚眠。松鬱空翠，鷗鳥旋翔。（按）疑誤。」對酒陶然，便傳箇、醉中仙。「春滿堯天」即「昌茫陽」（按）秋切」，下仿此。姪書圃詞寶玉案云：「垂楊低現紅橋路。看碧鳥、飛無數。殘照平塘人過渡。清尊把酒，迷離秀樹，南浦天街暮。」姪安國詞謝池春云：「細雨纔晴，便踏春泥沽酒，指人家、數條嫩柳。酩酊獨醉，把漢書詳細，看蘭門問奇來否。」徐聲甫詞錦纏道云：「對酒南樓，門掩春花天晚。林邊千點蒼山小。三橋騰跨紋裏。明鏡平鋪，舟放人歸早。」許石華詞鳳凰閣云：「喜闌皋新燕，低飛屋角。呢喃頻對新闌閣。爭把柳絲

桃蕊，當時卽卻。盼將子，數來庭幕。」許月南（增鶴）詞醉太平云：「春暖鶯狂，花團蝶囀。雲嵐滋味曾嘗。勸君頻舉觥。軟飽醉鄉。黑甜睡方，懸琴端按宮商。寧知辛苦忙。」各詞調皆三十三字，並與字母雙聲恰合，無一復音。作者非必倚聲專家，即亦煞費匠心矣。

六六

羣書類要事林廣記，西潁陳元靚編。康熙三十九年版行於日本。（彼國元祿十二年。）凡所記載，起自南宋，迄於元季。涉明初，則續增也。中間雅故珍聞，往往新奇可喜。戊集文藝類圖社揆場云：「四海齊雲社，當場蹴氣毬。作家偏著所，圓社最風流。況是青春年少，同輩朋儔。向柳巷花街翫賞，在紅塵紫陌追游。脫履搏來憑眼活。認真爲有準杈兒，扶住惟口鳴，蹴踢乃無憂。右搭右花跟。似烏龍兒擺尾。左側左虛挖，似丹鳳子搖頭。下住處全在低美，打著人惟仗推吹。使力藏力。以柔取柔。集閑中名爲一絕，決勝負分作三籌。俺也絲鞵羅袴，短帽輕裘。襟沾香汗溼，襪污軟塵浮。佩劍仙人時側目，攬梭玉女巧凝眸。粉錯兒前後仰身，身移不浪。金翦刀往來移步，步過頻偷。況乎奢華治世，豪富皇州。春風喧鼓吹。化日沸歌謳。歡笑對吳姬越女，繁華勝桑瓦潘樓。湖山風物，花月春秋。四聖觀柳邊行樂，三天竺松下優游。樂事賞心，難並四美。勝友良朋，無非五侯。心向閒中着，人於倬裏求。凡來踢圓者，必不是方頭。」又滿庭芳云：「若論風流，無過圓社，拐膝蹬踢搭齊全。門庭富貴，曾到御簾前。嚙口二郎爲首，趙皇上、下脚流傳。人都道，齊雲一社，三錦獨爭先。花前，並月下，全身繡帶，儼側雙肩。更高而不遠，一搭打鞦。」

繩。越落處、圓光賺拐，雙佩劍、側臨相連。高人處，翻身估料，天下總呼圓。」又云：「十二香皮，裁成圓錦，莫非年少堪收。綠楊深處，恁意樂追遊。低拂花梢慢下，侵雲漢、月滿當秋。堪觀處，偷頭十字拐，舞袖拂銀鈎。肩尖，並拐搭，五陵公子，恁意忘憂。幾回沈醉，低築傍高樓。難不遇、文章高貴，分左右、會對王侯。君知否，閑中第一，估斷是風流。」（後有齊魯社規。下脚文移門社規。移門齊魯入門白。打過戶。兩人場戶。三人場戶。四人場戶。五人名小出尖。五人場戶。名皮破落花流水。六人名大。出尖踢花心各圖式。）
過雲要訣云：「夫唱賺一家，古謂之道賺。腔必真，字必正。欲有敬亢掣拽之殊，字有唇喉齒舌之異。抑分輕清重濁之聲，必別合口、半合口之字。更忌馬蹄顛子，俗語鄉談。如對聖案，但唱樂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詞，切不可風情花柳豔冶之曲。如此則爲瀆聖。社條不賽筵會，吉席上壽慶賀不在此限。假如未唱之初，執拍當胸，不可高過鼻。須假鼓板村歌。三拍起引子，唱頭一句。又三拍至兩片結尾。三拍煞入序尾。三拍巾門煞入賺頭。一字當一拍。第一片三拍。後做此。出賺三拍。出聲巾門。又三拍煞尾聲。總十二拍。第一句四拍，第二句五拍，第三句三拍煞。此一定不踰之法。」
過雲致語筵會用鷓鴣天云：「過酒當歌酒滿斟。一觴一詠樂天真。三盃五盞陶情性。對月臨風自賞心。環列處，總佳賓。歌聲嘹亮遏行雲。春風滿座知音者，一曲教君側耳聽。」（後有園社市語。中呂宮園裏圖。）駐雲主張滿庭芳集曲名云：「共慶清朝，四時歡會，賀筵開、會集佳賓。風流鼓板，法曲獻仙音。鼓笛令，無雙多麗，十拍板，音韻宜清。文序子，雙聲疊韻，有若瑞龍吟。當筵。問品令，聲聲慢處，丹鳳微鳴。聽清風八韻，打拍底，更好精神。安公子，傾盃未飲，好女兒，齊隔簾聽。真無比，最高樓上，一曲稱人心。」詩曰：「鼓板清音按樂星。那堪打拍更精神。三條犀架垂絲。」

結。兩隻仙枝擡月輪。音韻渾如丹鳳叶。版牋有若靜靈鳴。幾回月下吹新曲。引得賭錢側耳聽。『水調歌頭』云：『人聲朝鳳闕，四境統狼煙。太平無事，超烘聚哨傲梨園。笛弄崑崙上品，節根雲陽妙選，畫鼓可人憐。亂撒真珠并，點滴雨聲喧。』韻拙聽，聲不俗，駐雲軒。諧音節奏，分明花裏遇神仙。到處朝山拜岳，長是爭薄脂膏，四海把名傳。幸遇知音聽，一曲讀『堯天』。』詩曰：『數似真珠綴玉盤。笛如鸞鳳嘯丹山。可憐一片雲陽水，遷住行雲不往還。』後有至奎鼓板律數。余嘗謂宋人文詞雖遊戲通俗諸作，亦不無高異處，蓋氣格使然。元人即已弗逮。明已下不論也。右詞數闕，當時賜筵唱賺之法，藉存概略，猶有風雅之遺意焉。猶賢乎已，是之取爾。詎謂今日等於牧奴驅豎所爲哉？『後漢書』：『欲有敬九』，『欲『疑』歌』。『社稷不養』，『不疑誤字』。

六七

李淑昭憐子云：『桃似錦，柳如煙，鶯不停梭蝶不閒。妨卻繡窗多少事，盡拋針繡到花前。』依淑昭韻和韻云：『收曉霧，散朝煙。遶闌忙人到此閒。繡線未拋針繡罷，腳根早已到花前。』淑昭、淑慧，並翁二女。其詞未經選家著錄。

六八

韻語陽秋云：『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用心刻意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飄』

共推激。紫燕自題脂，翠陂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秀，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梅聖俞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則甚善矣。此論精微，可通於詞。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即倚聲家言自然從追琢中出也。

六九

樂府指迷云：古曲亦有拗者。蓋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牽。今歌者亦以爲礙。如尾犯「肯把金玉珠珍」別並作珍珠博（舊翻句），絳闌春：「游人月下歸來。」（夢窗）絳闌春句，或常時「名絳闌春」，它本未見。「金」字、「遊」字當用去聲之類。按尾犯如虛齋「殷勤更把茶萸看」，夢窗「滿地桂陰人不惜」，「更」，「桂」字並去聲。（夢窗）還夢越來溪畔月，「越」字可作去。（絳闌春）夢窗別作：「更傳驚入新年」，「並禽飛上金沙」，「更愁花變梨雲」，「便發移取畫船」，「便教接雲簷花」，上一字並用去聲。組友極重去聲字，乃詞律尾犯錄脚詞，無一旁注。絳闌春錄吳詞，竟於「並」字旁注可平。亦疏於攷訂也。（按：「游人月下歸來」絳闌春非吳文英作。據草堂詩餘，乃丁仙鵬詞。）

七〇

得舊書畫便面數十。其一李子仙（題）自書黃梅花詞。極入律可誦，書勢亦秀渾不俗。檢國朝詞總集如爾甫黃氏詞綜類編，杏船丁氏詞餘補，兩詞並未著錄。昨午橋前讀云：「福，蘇州人，曾官翰林。」膠校珊先生

云：「廬工制舉藝，曾見某選本所錄甚多。」

採春慢（黃棉花）

李 顯

黃葉辭柯，寒香貼幹，橫斜堪入清供。金屋垂簾，銅壺承淚，肯向東風倚賴。剪綉誰施巧，定難倩、冷蜂僂僂。小窗閒付詩評，素心人自相共。不見飛英片片，任怨咽玉龍，聽徹三弄。月影昏時，煙痕深處，喚起羅浮幽夢。明是春消息，又底事、丸封珍重。酒熟鷄兒，呼童花下開甕。

七

余與半塘五兄，文字訂交，情逾手足。乙未一別，忽忽四年。夢景一集，懷兄之作，幾於十之八九。未刻以前，亦未盡寄京師。半塘寓宣武門外教場頭巷，畜馬一、騾二，皆白。曩余過從抵巷口，見繫馬輒慰甚。燭影搖紅云：「詩鬢天涯，倦遊情味傷春早。故人門巷玉驄嘶，回首長安道。」情景逼真。又極相思云：「玉簫聲裏，思君不見，祇是黃昏。」看似平易，非深於情不能道。它日當質之半塘。

七

周稚圭中丞撰錄十六家詞，各繫一詩。其繫孟文一首：「一庭疏雨善言愁，倩筆荆臺耐薄游。最苦相思留不得，春衫如雪去揚州。」神韻獨絕，與漁洋紅橋詞「北郭清溪」閱可稱媲美。

蕙風詞話續編 卷二

徐贈竹布衣(題)，甘泉老名士也。丁酉暮春，晤於汾園。時年八十，傾蓋如故。越日，賦高陽臺見貽。旋又錄示舊作數闕，及王西樵先生臨流絕句若干首，意甚鄭重。其詞序一閱，尤爲生平得意之筆也。

高隱齋

徐 謫

把酒譚詩，射雕手健，十年前事猶名。西燕東勞，參差未許接近。尊前情悲感，問悲感，可有人聽。渺天涯，滿庭風塵，雙鬢隨星。相違此日休離晚。祇憑箋報語，如見生平。一紉吟思，二分明月同銷。雲多潮海沉龍氣，甚空它，浩盪胸盟。且同來，花下分樽，座上飛觥。

當年吟社已沈消。淮海詞人半寂寥。今日幸西樵初賦，令人想像海棠橋。

吾鄉曹蘭亭，以陳氏爲山斗。西樵先生有西樵漫興行卷，令子玉生奉贖有詞深，未刻。臨光季年，曹聯捷歸，不下二十人。存者僅數而已。其有題蘭亭集者，收入卷中，八十以後未竟，有讀知明眼交談士，留取餘年讀其書。愛讀仙韶恩賜樂，飽嘗世味真國寶。幾是自古始明訓，好義心頭清水常。可以知其志矣。蘭竹又草。

蕙風齋

陳中歸棹，成此寄懷云。沈花庵、勞介甫、倪文瀾、吳門、蔣玉生、徐開禧、王西樵、楊亦、大舟諸友，同聯女道士。

蓬窗一宵滬夢，飄連天暮雨。菰蒲外、隱作秋聲，中流一任客與。山陰道、此時經過，靈觴空憶蘭亭敘。念家山，千里迢迢，暗驚杜宇。回首西湖，臨水獨眺，訪蓮仙隱處。孤山路、落盡梅花，亂鶯曉遍叢樹。繞逕幽、青峰滿目，巖江上、斜陽淡苦。怎春歸、我尚天涯，綠陰如許。韶華水逝，客思雲孤，放懷寬舊侶。彷彿是、南屏鐘動，西竺僧歸，金石交親，斷碑披誤。髮絲幾縷，茶煙一榻，犀香梅熟休相訊，怕相逢、衣上多塵土。謾嗤嘲詠，且教留得還痕，證它魂遠來去。（時歸自京師，題贈主人六舟所藏歷代名媛集觀歌。）

江湖載酒，鐘嶺參禪，算一般意趣。儘孤負、煙花三月，佳處揚州，誰伴同勳。飄飄詞賦。予懷渺緬，知音寥落，千秋事業憑誰會，奈江陵離隱同遲暮。那堪水上琵琶，唱徹瀟瀟，西興古渡。

多麗

喻竹

施蘭玉櫺晨暉，曾招霞綺滿簾月之翠。撫今追昔，情見乎辭。

潯蘭曉。潯環宛轉長橋。殿西風，湖光萬頃，參差吹出瑤簫。疏煙抹，黛螺丫疊，冷雲罨，爲脰舒翹。乙未亭邊，松陵路畔，遠山隱約畫眉嬌。堤上柳絲堪折，離思一條條。更休說、賓鴻尚未，去燕難招。憶當年、尊前謔月，多情酒醺詩顛。喚樓客、珠璣錦織，路插蟻，綺席笙調。雁齒排連，蟾輝皎潔，三生夢裏可憐宵。到而今、落蓮泣露，啼鳥總無聊。文園老，也應羞見，幾度回潮。

二

得坐隱先生精選草堂餘意一冊於運司衙後記書肆，無序跋，卷首有新都環翠堂字樣。詞全和草堂韻，每音詞名下，徑題元作者姓名。唯一人兩調相連，則第二闕題陳大聲。（按：觀軒子頃堂書目云：錄前人作，綴以己作，非

是，其題前人名者，亦大傑作。按明陳鐸，字大聲，下邳人，官指揮使。其詞超澹疎宕，不琢不率。和何人韻，即仿其人體格。即如淮海、清真、漱玉諸大家，實本集中，雖識者不能辨。昔人謂詞絕於明，觀於大聲之作，斯言殆未爲信。明詞綜僅錄浣溪沙一闕。

三

維揚本營花叢澤。自昔新城司李，狎主詞盟。紅橋冶春，香艷如昨。浮湛宦轍，代有名流。如項蓮生、蔣鹿潭，並倚聲專家，希蹤北宋。宜良駿秋槎（庭中），亦後來之秀。需次兩淮，有岩泉山人詞、露塵集。其揚州好若干闕，尖酸渾雜，各極其妙。充其才力所至，庶幾銅響水雲。端本子瞻前輩評露塵集曰：「天分甚高，下筆有鑄鐵造物之致。而瑕瑜互見。想見其傲岸自雄，不受切磋處。」然則秋槎固託于狂士以自晦者也。

望江南

揚州好，池館鬧春分。縹影衣香圖作障，湖光花氣醺成陰。畫簾盡斜曛。
揚州好，骨董列粗粗。鮑賈高譚評古玩，酸丁低首檢殘書。賞鑒各黏塗。
揚州好，隨意破閒愁。名士商賈邀合驛，高僧揮霍到繩頭。無事不風流。
揚州好，處處賽神忙。土佛乘輿朝大士，社公齋東逐城隍。人鬼兩荒唐。
揚州好，燕子歸雛羸。阿嫂偷傳鏡神眼，小姑笑數手中星。金釧響輕輕。
揚州好，午倦效揚行。三三布櫛譚命運，四四洋鏡說春情。籠鳥賽新聲。

揚州好，開閣禮空王。綵絲繫處泥偶臂，格覆還和美人香。偷覷佛恩光。
揚州好，對岸列金焦。客舫掠過京口月，大江橫截海門潮。落日送南朝。

——以上見滄海集

四

藝文志詞曲類，陳昂恒欄園詞麈四卷，佚。按欄園詞麈，龔余得於海王邨。鑣版糟絕，前有顧梁汾先生書，於詞學盛衰之故，慨乎言之。略云：「自明初變徵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爲諧謔。香岩、倦圃，領袖一時。唯時戴笠故交，擔簦才子，並與譚游之席，各導調和之謠。而吳越楊柳家，聞風競起，應者、作者，妍媚雜陳。漁洋之變爲廣陵，實爲斯道總持。二三同學，功亦難泯。最後，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小山而上之。欲盡招海內詞人，舉出其奇，遠方密聚，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就雲散。漁洋復位高望尊，絕口不談。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回睇花間、草堂，頗如雕蟲之風，恥於壯夫矣。雖云盛衰必衰，風會使然。余亦頗怪習俗移人，習風之誤，浸淫而入於風雅，爲可太甚。假令今日，更得一有力者起而倡之，衆人喁然從而和之，安知我者之不復輕邪？故余之於詞，不能無感。而於欄園竟不能無望。」（按止此）欄園詞格在飲水彈指之間。張陵庵安仁之感，有金縷曲十闕。梁汾題云：「人因惡極難逢福，天與情多卻費才。」餘亦美不勝收。隨意錄終闕如左，可以概全編矣。陳昂疑係複姓。韻半會起。一半秋田。

臨江仙(人日)

隨色也知晴更好，舞龍幾朵花新。剪刀聲在隔窗聞。銀頭雙綵燕，切莫便銜春。未便有情如七夕，合歡消處難真。東風吹滿小眉痕。不成還是夢，又是隔年人。(恰合分際，不犯刻露，南宋人過北宋以此。)

虞美人(晉溪次天山)

歌筵漫結方圓句。不道愁如許。江南又是熟梅天。負了月樓花院，一番憐。聞來尋夢斜陽裏。沒箇忘憂地。偶然弦外兩三聲。那得吟魂還在，淚圓成。

蘇軾(夜泊虎丘)

闌闊城冷，任君潮漲，卷盡不如歸去。片帆和月出山塘，尙聽得、圓門更鼓。清歌欲斷，遺鈿堪拾，寂寞可中亭路。人家賣酒一燈紅，且醉向、寒山樓聽。

定風波(題畫)

翠地鬆聲寒月流。柳絲拖得一痕秋。旅牕避人飛不起。煙際。片帆穩穩載閒愁。憶自采蘭人去後。消瘦。不堪重對白蘋洲。似此風光都付與。臨信。蘼花斜照夢魂幽。(不黏不脫，題畫詞斯爲合作。)

五

宋和州防禦使劉公師夢，廬州人。(宋史附張洎傳，元王遂紹後集云：山東文安縣人，誤也。)德祐元年，元師逼常州，知州趙汝鑒遁，郡人鑄鐵以城降。師以兵復常州，固守不屈。後扈王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卒，葬粵東赤溪應銅鼓山。江陰金同壽避淫權赤溪，同知時，爲表章祠墓，並採輯事實，徵題詠，爲表忠錄，與行。

余爲題詞，調水龍吟云：『菰江潮退寒潮，弔忠更酌蘭陵酒。其靈如昨，重圓矢石，孤城刁斗。畫餅偏安，醇醪末路，壯懷空負。說生平意氣，題詩射塔，試旋乾，乾坤手。炎微重尋祠墓，瘴雲深，鶴歸來否。雕崖玉骨，赤溪血淚，蠻祠呵守。五百年來，天時人事，淋浪襟袖。聽鼓鼓悲壯，廟屋始驚，爲將軍壽。』
（時東北日換交關，「射塔題詩」見金氏所輯事略，江陰悟空寺塔也。師勇以縱酒卒，故曰「醇醪末路」也。）

六

梅邨詩集圓圖曲注：錢湘靈曰：『本常州奔牛鎮人（即金牛鎮）。』武陽志據遺：『圓圖，陳姓。其父曰陳貨郎。三桂鎮雲南，問圓圖宗鄭，謬以陳王汝對，乃使人以千金招致之。王汝吟曰：吾明時老孝廉，豈能爲人寵姬叔父耶？謝弗往。陳貨郎至，三桂觴之曲房，持玉盃，歌栗陸地，厚其賜歸之。按它書載圓圖本邢姓，據南邱中稱邢夫人。據志，則實陳姓，非邢姓矣。暇日因獨據圓圖事實牽連記之。』圓圖名元（一作阮，初與某公子有生死盟。田皇親購得之。公子遣盜劫之江中，誤載它姬以還。盜再往，已有備矣。力戰易歸。已而事露，禍且不測，公子度不能爭，遂以獻。見香齋集小傳。
（按：某公子即如「圓圖工倚聲」有無餘詞。荷葉杯有所思云：「自笑愁多惟少。」據了圓圖詞，名義香案。）推不閉。推不閉。推不閉。『轉應曲道人前還云：「堤柳。堤柳。不繫東行馬首。底事倩傳杯。酒一巡時腸九迴。推不閉。推不閉。』轉應曲道人前還云：「堤柳。堤柳。不繫東行馬首。空餘千縷秋霜。凝淚思君商腸。腸斷。腸斷。又聽催歸聲晚。』轉應曲道人前還云：「滿溪紅漲春將去。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風透碧紗。聲聲羌管吹楊柳。月映官衙。懶顧梅花。籠事人兒遠喚茶。』

見衆香集。辛酉城破，圖自沈於蓮花池，即葬池旁。池中曾放並頭蓮，在城北南山寺。瀝中有高山，影一卷，載圖圖降鸞之詩，見顧道堂詩自注。圖伯有題號鶴翁，子後嗣圖油七絕十首。賜賜名福，文體松子，自親至圖圖墓上訪求軼事。所製曲惜陳集未附錄。見四印齋藏圖圖像凡三幀：一明璫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緇衣裙練，名人題詠甚夥。

七

番禺馮恩江（永年），半塘之感也。戊子二月，余自蜀入都，始識半塘，即以香山樓詞見貽，並云：「斯人甚好名，若有人爲之著錄，不知其欣慰奚似。」今事隔十七年，半塘之言猶在耳也。馮官江西南康知縣。

奎中天（選鳳章江舟次對月）

馮永年

驚魂定否？早白沙洲外，清光如雪。恨雨聲、遲收拾盡，漫把冰輪推出。千里波光，滿天星影，相映俱澄澈。扣舷長嘯，天香飛下瓊闕。爲問當日歡場，曾來相照，可是今宵月？一樣團圓秋色好，頓判悲歡離別。數點微雲，一行棲雁，似我愁難滅。西風料峭，無端塞透詩骨。

蝶戀花

秋滿長江波浩漫。勝迹凋殘，屈指何堪算。弔古新添愁一段。樓妃臺側徐亭畔。莫訝萍蹤輕聚散。送客江頭，多少帆樯亂。南浦西山□不斷。年年只見遊人換。

浣溪沙

惘然鵬鵬不住鵬。一燈如豆夜悽迷。夢中羅襪是耶非？若果它生能再合，便將死別當生離。蘭因絮果信還疑。

鳳凰台上懷古

金陵懷古。於時五城諸公一夕，諸姊妹隨歌辭舞，夜起自經。無錫錫鐵士繪形徵畫，爲賦此辭。

碧玉樓前，石頭城外，無端烽火生驚。甚鏡花留影，蕩漾成秋，兩質何堪再誤。風流夢、暮地回頭。珊瑚舞袖，寒蟬歌淚，春休。若看醉也，情羅袖消除，亂羅溫柔。便腰脂零粉，還付誰收。化作子規啼血，聲聲恨、似切同仇。從今後、紫雲紅杜，何處遺愁。

八

學西歸見二卷，丙申刻於金陵。嘗欲輯補遺一卷，今不復從事矣。黃雲潤先生詞，余出都後，半塘得於海王邨。今年四月出以示余，屬錄入學西詞補者也。黃先生名體正，桂平人，嘉慶三年鄉試第一，官至國子監典籍。有帶江閣小草，附詞。

夏初臨（卷二）

黃體正

綠絲成波，吹紅作雨，東風夢盡心情。春似遊人，思思欲動行旌。光陰夢樣難醒，銷晴絲、飄去無聲。簾櫳晝寂，闌干怪峭，院落苔青。天涯何處，芳草偏多。玉樓煙重，翠袖寒輕。朱顏易老，怎禁花事凋盡。此恨分明，又煩它、燕子丁寧。共誰聽。三眠柳上，坐箇黃鸝。

琴閣懷思引（卷二）

夢雨秋雲負一春。傷心如別有情人。無端幾刻，怎地不銷魂。蜂蝶過牆紅寂寂，風林回首綠深深。手圍風絮，扶醉倚黃昏。

水調吟（兼江關送）

天涯芳草春初，幾人何處，離關。離情欲訴，更沈沈、波裏孤愁。暮地龍吟，一枝竹裂，江南江北。恁迷離、煙月聲聲弄曉，綠波作、關山白。吹散樓頭柳絮。憶當年、助人悵惘。高樓靜倚，清窗漫寫，紅牙低拍。回首離亭，萬條飛絮，十年孤客。到如今、試問、紫雲黃鶴，阿誰騎得。

九

義閣某詞話云：本朝鐵嶺人關，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直關北宋堂奧。太清春天游閣詩寫本，歲己丑，余得於麻坡地壁。詞名東海漁歌，求之十年不可得。僅從沈善寶（鐵嶺人，佩霞園室，有詞集）聞秀詞話中得見五闕，錄其四如左。憶與半塘同官京師時，以不得漁漁二歌爲恨事。朱希真漁歌及東海漁歌也。余出都後，半塘竟得漁歌付梓，而漁歌至今杳然。就令它日得之，安能起半塘與共賞會耶？此余所爲有椎琴之痛也！

浪淘沙（春日聞夫子臨溪記述）

西林太清春

花木自成蹊，春與人宜，清流有藻蕩參差。小島遊人橋不定，溪亂楊枝。騎騎踏香泥，山影沈西，爲驚衝破碧煙飛。三十六雙花艇好，閒看清溪。

南柯子（山行）

錦絡生涼意，荷葉幾絲游。蓮林梨葉綴枝頭。幾處背陰籬落，挂牽牛。遠岫雲初散，斜陽雨乍收。牧蹤樵徑細尋求。昨夜驟添溪水，繞柳流。

早春怨（春夜）

楊柳風斜。黃昏人靜，睡穩棲鴉。短燭燒殘，長更坐盡，小篆添些。紅樓不閉窗紗。被一縷、春痕暗遮。澹澹輕煙，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惜分奴（蘇空沖）

春將至，晴天氣，消閒坐看兒童戲。借天風，鼓其中。結綵爲繩，截竹爲筒。空空。人間事。觀愚智。大都製器存深意。理無窮。事無終。實則能鳴，虛則能容。沖沖。

卜

蔡秉衡，字竟夫，湘士之極落拓者。病甚，以所作松下廬詞寄子大鄂中，意託以傳。余聞而悲之。爰欲撰錄國朝詞若干家爲蕙風彙詞選，專錄孤行冷集，以聞幽爲宗旨，而著人弗與焉，如松下廬詞之類是也。

浣溪沙（詩孫招集三雅亭宴飲，用子大韻，四首錄一）

簇簇濃陰鬱不開。舊游如夢認荒苔。紅襟小燕卻飛來。綺榻雙扁雙照燭，好春一度一銜杯。曲欄干外水紋回。

醉落魄（山居）

及時杯酒。十年人事空回首。乞身滬外天容否？隨意園茆，風雨半椽毀。杜宇曉殘花信驟。掃花澣縛東風帚。吟牀陳夢詩痕瘦。那角斜陽，淡照水楊柳。（澹雅臨近床人，吟牀句遙。）

鎖窗寒

陸陳竹陰清話。陸陳與入，與吳氏，吳氏與官舍，擬作一圖未果。後別去，再聚於淮陰。行，其母於此，其母於此。

之。今擬聚經生業，以貳弟來調，分應卹州。出圖乞題。予適假裝東下，率請以題。

鐘清遼涼，雁疏聽雨，少年吟伴。無端聚別，裂竹一聲催遠。紀行程、扁舟去來，又向淮南道中見。認得潮酒快，秋風穩，浪痕都滿。銷路。煙重裏，算渡荷流光，幾番轉換。柯朗謝舅，更似者情難遣。索索索，臨歧補闕，也抵當時勝游券。儘遙空，問訊平安，共與託飛雁。

好事近

花飴鏡簫春，樓樓香雲低舞。會記人前偶遇，向那廂端坐。曲屏深掩月三更，還又酒房餽。未必□宵歡聚，已今宵不果。

二

明陳大聲（鶴）草堂餘意具澹、厚二字之妙，足與兩宋名家頡頏。半塘借去未還。後珊先生急欲付諸剞氏，而元書不可復得。後珊謂余：可爲陳大聲一哭。

——以上見國朝夢餘錄後記

三

錢輯微省同鈔，屢訪顧修來，曾頌嘉、趙雲松三先生詞弟傳。句言爲恨事。比聞茶餘客話，壬午春王月，偶作望江南詞二十闕，分詠淮南歲寒食品。王老心爲讀而題之，爲寫歲朝頌詞云云。唐山先生會育中

書。據此，無此生亦當棄詞，惜無從搜訪矣。

一三

王阮亭衍波詞苑美人云：『湘水瀟瀟字寫難盡。俗似瀟波，不斷入湘流。』炙輿瑣談引陸龜蒙采詞：『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瀟瀟非瀟。』謂瀟瀟字前人已有分用者。按番禺屈翁山（大均）道援堂詞瀟湘神三首，零陵作。『瀟水流，湘水流。三湘懸接二妃愁。瀟湘瀟瀟蘆花雨色。鴛鴦總作一天秋。』（原註：瀟湘二水相合，故名瀟湘水。『瀟水長，湘水長。三湘最苦是瀟湘。無限淚痕斑竹上。幽蘭更作二妃香。』『瀟水深，湘水深。雙雙流水逐臣心。瀟水不如湘水好。將愁送去洞庭陰。』似是阮亭所本。

一四

兵要望江兩詞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撰。題『占委任』，止『占艱』，最五百二十首。詞雖不工，具徵天水詞學之盛。下至方伎曲士，亦曠讀宮商。雲南在念藏舊鈔本。按是公武郡續書志後志卷二云：『易靜，唐人。』

一五

敬齋古今註云：『賀方回京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曉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烟柳渾青。寂寞文園淹臥久，推枕援琴涕自零。無人著意聽。緒緒風披雲幌，澹澹月到蒼庭。長記合歡京館夜，與解』

香羅掩翠屏。瓊枝半醉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障子正同。『按四印齋所刻東山寓齋樂府此闕調名正作破障子，不作定風波，亦不云異名醉瓊枝。『半醉醒』三字缺。今據此補足，乃可觀，亦快事也。『幾頭雲捲，四印作雲』。古今註十書，四庫及武英殿聚珍版從永樂大典錄出，並祇八卷。藕香齋所刻，爲明萬曆庚子武陵書室蔣德盛梓行十二卷本，又輯聚珍所存，將本所缺，爲補遺二卷。

一六

彌勒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見百千萬億樓閣，一樓閣內有彌勒，領諸菩薩，並一善財而立其前。自是梁汾詞名所本。詞林錄事源流：『李商隱作百年歌，王提請其法，觀彈指曰：『蓮子爪甲清塵，床幾文思有加。』此又一說。

一七

潞府妙勝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卻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雲山北。』閨秀吳顯容（藻）詞名香南雲北，本此。

一八

船子和尙偈云：『別人祇看采芙蓉，香氣長黏繡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漁歌子也。

法常首座漁父詞云：「此事清嚴舊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迴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鸞千虎。而今忘卻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漁家傲也。可入宋詞總集。又西余師子禪師偈云：「春花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巖前陳藥槍。不入時人意。」亦天然長短句。〔按：巖子和尚乃唐元和間人，非宋人。〕

一九

高麗人詞李齊賢〔元時人〕益齋長短句一卷，刻入粵雅堂叢書，朴闇撰秀集二卷，孫愷似布衣〔兩隱〕使還，封達御前。衆香集載權貴妃詞三闕，亦見體似使草。林下雅音，異邦尤爲僅見。調金門云：「真堪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盡銀燈清脈脈。描龍無氣力。宮女聲停刀尺。百和御香撲鼻。簾捲西宮頰夜色。天青星欲滴。」踏莎行云：「時序頻移，韶光難駐。柳花飛盡宮前樹。朝來爲甚不鉤簾，柳花正滴簾前路。春賞未闌，春歸何處。問春歸向何方去？有情海燕不同歸，呢喃獨伴春愁住。」〔按：江仙云：「花影重簾初睡起，綉鞋著罷慵移。窺粧強把綠簪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玉旨傳宣呼女監，親臨太液荷池。爭將金彈打黃鸝。樓臺凌萬仞，下有白雲飛。」〕

——以上見靈風詞話續編

二〇

詞人用紅蓮事，以姜白石詩見小紅善吹簫也。劉賓客和賈蘼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簫詩云：「爲尋

寫妙實參差。清廟初調衆樂隨。幽院妝成花下弄。高樓月好夜吹時。忽驚暮槿飄零盡。唯有朝雲夢忽期。謂道今年寒食日。東山登路獨行遲。」則是紅簾之前，又有紅笙矣。

二

宋周晉清平樂云：「手寒不了殘棋。簾香細勘唐碑。無酒無詩情緒。欲梅欲雪天時。」倚聲家爲金石學，是魚與熊掌也。晉字明叔，號臙齋。

三

韓昌黎盆池詩：「夜半青蛙聖得知。」劉賓客和牛相公寓言：「只恐重重世緣在，事須三度副蒼生。」周草窗西江月詞：「稱銷不過牡丹情。中半傷春酒病。」王質漁父詞：「這些快活有誰知。」聖得」「事須」「稱銷」「這些」，皆唐宋人方言。

四

宋閻蒼舒，元名安中，改名蒼舒。何異中興百官題名：東宮官有閻安中，又有閻蒼舒。誤以爲二人也。

五

余十二歲時，作韶音洞詩：『桂林多古洞，每以形得名。此洞在城北，不以形以聲。泠泠清音發，足以怡性情。恍如奏舜樂，鳥獸皆鏘鳴。今我獨坐久，神氣爲之清。』繼此至己卯已前時，作詩苦不能入格。己卯已後，沈頓於詞藻甚，與詩判爲兩途矣。

二五

先兩人世父（蘭）輯雅體詩鈔行。如柏梁體、蔡父吟、離合體、神智體、休洗紅、兩頭纖纖、自君之出矣、集詞名、蔡名之類，體凡數十，得二十四卷，分八鉅冊。余幼時輒每種仿爲之。偶憶其一云：『自君之出矣，不復畫長眉。眉長似遠山，山遠君歸遲。』

二六

道光季年，祥符周稚圭先生（之詩）開府香粵，刻心日齋十六家詞錄成。適華亭張詩齡先生（詩阿）官藩司，爲之序。末云：『公今美成，余慚叔夏。』兩賢合併，誠佳話也。

二七

王幼儀給諫（國選），自號半塘老人。（蘭桂東鄉地名半塘屬，幼儀先移居在此也）清遠溫雅，初嗜金石，後遇李一於詞。其四印齋（山谷送張叔和詩，我提幾生之四印，謂憑駢平直也。百勝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言，不如一默。無可操操眼與手，不礙秋聲。

心地直。所刻詞旁搜博采，精采絕倫，雖虞山毛氏弗逮也。王氏在桂林白燕樓，舊有園在城西南隅。修廊百步，鎖花牆，納湖光。牆已外即潯湖矣。半塘有鼻病，致憎其多口，然不足爲直聲才名玷也。

——以上見蕙風詞話二卷

二八

東山詞：『揭簾飛瓦窺聲焦。』宋世寒食有拋磚（晉陌）之戲，蓋兒童飛瓦石也。下云：『九曲池邊楊柳陌，香輪軋軋馬蕭蕭。』亦寒食風景。

二九

乾隆寫本白石道人集，靈鷲閣藏。余曾鈔一本。白石自序後有洪武十年八世孫福四謹志，略云：『公詩一卷，歌曲六卷，早已板行。暮年復加刪竄，定爲五卷。無雕本，藏於家。經兵火，帖軸無隻字，而是編獨存。錄寫兩本，一付兒子，一貽猶子通，世世寶之。』又萬曆二十一年十六世孫鰲謙書，略云：『此青坡徵君手書，以遺侍御哦客公者。今又二百餘年。楮雖盡落，而字蹟猶在。因付匠整頓，且命鯉弟以側理漿紙照本臨出，用時莊誦焉。』又乾隆甲子二十世孫虬綠誦書，略云：『公詩初本刻於嘉泰間，晚又塗改刪汰，錄爲定本，藏於家。五六百年世無知者。爰搜取各家刊本，彼此讎勘，附以累朝詩話掌故，有入近代者，並爲箋略。獨篇什不收，擅爲增損。間有錯拾，謹以附別之。』余藏白石詩詞集，常熟汲古閣本，江都陸鍾輝

本，華亭張奕樞本，欽供正治本，華亭姜氏祠堂本，臨桂倪鴻本，王鵬運本，仁和許增本。許本參互各家，
極精審。除此寫本未見外，所據各本與余所藏略同。寫本錄所見各本序跋，有康熙庚寅通越諸錦
序，康熙戊戌廣陵書局刻本龍溪會時錄序，爲許氏及余所未見。所錄詩話、詞評、軼聞、故事，亦視刻本
爲多。閒有札錄自識，亦極該博。又有姜氏世系、白石年譜，足資攻證。詞室本美序，以世表無致爲恨，亦未見此
寫本。附采五絕二首，（勸老于淨林，觀洗佛師演法集二首，刻本有）七絕二首，（和懷遠一首，刻本有）三首，刻本
無。據傳牽牛，結懣添采入首句，「不食名臣不爭勢」，填詞二首，（婉女鏡心即法曲獻仙音，刻本無）細讀兩詞，雖非集中傑作，
然如前闕「雨」，「緒」，「路」，後闕「柳」，「機」，「醉」等韻，自是白石風格，非竄入它人之作也。

婉女鏡心二首

姜夔

風竹吹香，水楓鳴綠，睡覺涼生金縷。鏡底同心，枕前雙玉，相看轉傷幽素。傍綺閣、輕陰度，飛來鑑湖雨。近重
午。嫩銀蟾、暗藏清暑。羅扇小、空寫數行怨苦。纖手結芳蘭，且休歌、九辯懷楚。故園情多，對溪山、都是離緒。但
一川煙葦，恨滿西陵歸路。（別毛滂）周顯按：元注題裏有韻字。

憶撥么弦，象奩雙陸，舊日留歡情處。夢別銀屏，恨裁蘭燭，香篝夜間驚被。料燕子、重來地，桐陰鎖窗綺。倦梳
洗。疊芳銅、自羞鬢鏡。羅袖冷、疏竹畫簾半倚。淺雨添餘暉，指東風、芳事餘幾。院落黃昏，怕春闌、笑人顚顚。情
柔紅約定，喚起玉簫同醉。（李曉）

周顯按：右詞二首，采附法曲獻仙音，虛閣聽琴一闕後。細審詞調，有與法曲獻仙音小異者，前段「輕陰度」、「重來地」叶，後段
「空寫數行怨苦」、「疏竹畫簾半倚」三韻字，「半」字去聲是也。有與法曲獻仙音略合者，前闕前段「風竹」二竹字，「鳴綠」二綠字，
「夢別銀屏」字，後段故園「國」字。後闕前段「憶撥」二撥字，「鏡底」二底字，「朝日」二日字。後段「院落」落字並入聲是也。

守御者是該體。白石錄云：抄本女冠子第二首乃建康法曲獻仙音詞，見詞譜白雲。

三〇

放翁出妻爲作銀頭鳳者，姓唐名婉。和放翁銀頭鳳詞見御選歷代詩餘詞話及林下詞選：「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離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花入尋常，咽淚妝妝歡。瞢瞢瞢。」前後段俱轉平韻，與放翁詞不同。（增補詞譜云：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詞。）

三一

潘仙客（唐）新荷葉句云：「雛晴嫩蕊，似垂雲。小女盈盈。」未經入道。

三二

校周保緒（廣）介庵詩詞，多常州耆舊軼聞。湯貞慙骨樂清詞戒，引疾歸，寄保緒春水園。貞慙暨其配雙湖夫人，俱擅丹青，有畫梅樓雙照。保緒爲題浣溪沙詞，有「暗香雙護玉樓人。旁人剛道是梅魂」之句。貞慙卒命之捕，改道士裝入羅浮，經月乃出。既罷，寫其裝爲翠隱圖，翠隱圖所由名也。又有十二古翠書屋填詞圖。張翰鳳初名翽，改名與樞，後定名翺。陸祁生故嘗有「龍蛇影外風雨聲中之翺」，庭中古槐

二，後燬於火。

三三

徐淑秀，自號昭陽遺子，前朝南渡時宮人也。甲申後流落金臺，後歸秦州邵某。爲詩多抑鬱哀憤之音，有「昭陽遺子聽漁歌，爾樂波濤我爲何。」「入畫無人知是我，倚闌看蝶認爲花」之句。所著一葉落詞，衆香集錄四闋。女邵笠字濟菴，菩薩蠻云：「亂鴉啼破流蘇夢。櫻桃露濕花梢重。小婢促梳頭。開奩滿鏡愁。畫眉人不在。盛損雙螺黛。淡日上紅紗。輕蟬鬢影斜。」虞美人後段云：「翠眉一霎愁峯鎖。按碎芙蓉朵。問伊底事忽嬌嗔。道是采花，掠亂鬢梢雲。」淑秀詞視濟菴稍遜，然「入畫」二語，却未經人道。

三四

尼靜照，字月上，宛平人，曹氏，良家女。秦昌時，選入宮。在掖庭二十五年。作宮詞百首。崇禎甲申，祝髮爲尼。西江月云：「午倦厭厭欲睡，篆煙細細還燒。鶯兒對對語花梢，平地把人驚覺。有恨慵彈綠綺，無情懶整雲翹。難禁愁思勝春潮。消減容光多少。」體格雅近北宋。

三五

成岫，字雲友，錢塘人。略涉書傳，手談齒句，頗茗彈絲，並皆精妙。愛雲間蘆宗伯書畫，刻意臨摹。每一

著筆，輒能亂真。今嫵媚而失者，皆雲友作也。戊子春，余泊留湖上，見雲友所仿畫甚夥，目不能辨。後得徵士汪然明言其詳，即爲塞修，結構於不繫園。時雲友年二十二矣。歸後，琴瑟靜好，諧入意中緣傳奇。有慧香館集。菩薩蠻云：「綠楊深處黃鸝坐。蒼苔門老無人過。簾捲接湖光。六橋車馬忙。錦塘花歷亂。雲擁雷峰暗。鷓鴣撫霜寒。澄懷一寄心。」

——以上三則采錄懷香集

三六

吳章虞（臨江仙詞）：「九日丹泊安慶城下，晚偈臨江水驛。於時月明風清，水共天碧，情景佳甚。與徐道川、方復齋、況眉吾、方清之驛亭草酌。以「殊鄉又逢秋晚」分韻得「殊」字。」「去歲家山重九日，西風短帽蕭疏。如今景物幾曾殊。舒州城下月，未覺此身孤。勝友二三成草草。只憐有酒無茶。江涵萬象碧霄虛。客星何處是，光彩近辰居。」有元一代吾宗故實尤少，亟記之。

三七

辛卯、壬辰間，余客吳門，與子甫、未間、素心晨夕，冷吟閒醉，不知有人世升沈也。某夕，漏未三滴，招子甫議集，不至。未間得浣溪沙前四句，余足成之。□樣詞人天樣遙。翠衾貪度可憐宵。（席華人名）未應箋管換銀翹。破面春風防粉爪（調）。畫眉新月鎖香寮。柳煙花暖奈明朝（牌）。某日有怡園之約，故

歌拍云云。今子常著水拱矣。王逸少所謂「俯仰之間，已成陳迹」。成容若所謂「當時祇道是尋常」也。

三八

陳大聲草堂餘意不可復得，甚恨事也。大聲一字秋書，精研宮律，當時有樂王之目。又善譜，嘗居京師戲做月令二月云：「是月也，蟄蟲出，溝中臭氣上騰，紋鱗化爲鰥。」見顧起元客座贅語。又有四時曲，秋碧與徐韓偓聯句。

三九

玉梅後詞臨江仙云：「妍風吹墮彩雲香。」麗矣而又有香，且是妍風吹墮，七字三層意。

四〇

楊澤民和清溪山歌云：「平生無項，未肯輕魚水。」余亦云然。

四一

宮闈之事，失傳久矣。晉書將兩床入朝，注明宮闈者，都爲一快。及其相同之調，參互比勘，當有消息可尋。惜歷元，苦無暇也。

四二

余女兄三，其仲適黃，名駿熙，字蘭卿。蘭卿之曾祖琴園先生，有詞選梓行。〔詞選據先生名，名符五。〕起玄真子漁歌子，詔周美成六闕，都二百二十四闕。並雜雅溫聲，極合倚聲消息。每闕有總，徵引贍博。余年十二，女兄子歸，始余是編，如獲拱璧。心維口誦，輒仿爲之。是余詞之導師也。先生選詞若是之精，斷無不工填詞之理。願所作者未得見。可知吾詞學人源流不彰者夥矣。〔錢氏家詞內有假影樓詞，學版貯其上，並可登勝城廂山色。女兄以金爲故，謂影樓勿許，當時爲之割然。影樓者何，則至今不知。〕

——以上見香雪齋集

四三

後庭花破子，李後主，馮延巳相率爲之。玉樹後庭前。瑤華妝鏡邊。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圓。莫教偏。和月和花。天教長少年。單調三十二字，見古今詞譜詞辨卷上引陳氏樂書。玉輝、郎亭貞、趙孟頫並有此詞。萬氏調律不收，謂是北曲。不知南唐已創此調也。〔按宋陳鵬舉以此詞。〕

四四

賀方回小梅花「地下路」一闕前段，詞餘作金人詞餘調，詞名實也樂，於「家」韻分段。半塘云：或沿明人選

本之謬。按兩本元好問中州樂府。」

四五

宋蔣：「鷓鴣如鷺子。懶如嬾子。」稼軒玉樓春：「心如溪上釣磯閒，身似道旁官嬾懶。」又云：「謝三娘不識四字，罪之頭。」呂聖求河傳：「常把那，目字橫書，謝三娘，全不識。」

四六

楊娃亦稱楊妹子，宋寧宗恭聖皇后妹，以藝文供奉內廷。題馬遠松院鳴琴小幅訴衷情云：「閑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澹然無味。不比鄭聲淫。一松陰靜。竹樓深。夜沈沈。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按楊娃詞各選本未著錄，此闕見韻石齋筆談。按此言乃宋陳師道詞。

四七

黃子由尙書夫人胡氏與可，號惠齋，元功尙書之女也。有文章，兼通書畫。嘗因几上凝態，戲畫梅一枝，題百字令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几案塵生多少，玉指親傳踪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者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銷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按夫人有滿江紅燈花詞，見

花草粹編及詞統。此關見瑩史皇宋齊錄。

四八

東坡詞：『春事闌珊芳草歇。』升庵詞品引唐劉琚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麗真詩：『燕折鶯離芳草歇』，謂是坡詞出處。不知謝靈運有『芳草亦未歇』句。此條見古虞朱亦棟《書札記》。

四九

又坡詞『游人十三樓』，詞品云：『用杜牧詩：『婷婷嫋嫋十三餘』句也。案咸淳臨安志：『十三間樓在錢塘門外大佛頭觀船石山後，京師守杭時，多游處其上，今爲相殿院。』又見武溪復齋夢梁錄。鄭祥正默陳並有詩，見西湖志。升庵豈未考耶？按歐陽西塘《清言錄》卷二引東坡此詞，已云：『十三間樓在錢塘門外北山。』

五〇

邵復鵠詞『魚吹翠浪柳花行』，小而不懈，最有生氣。〔按：已見前詞話卷三第六五條，彼較詳。〕

五一

『佩臥碎瑤呼不起，看繁星，歷亂如棋走。』趙彥深《含樓玉題》：『眼仲治雪中狂飲，圖金樓曲句也。清景逼真，非』

老於醉鄉者不能道。

五二

淮海詞：「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今本「向」改「何」，非是。「怎奈向」宋時方言，它宋人詞亦有用者。

五三

文選樓叢書未刻稿本待購書目二册，有女詞綜，此書未之前聞。

五四

蕙與後珊、半塘，約爲詞社，月祝一詞人，合爲一集。嗣後珊有湖北之行，因而中止。考出詞人生日，錄記於此，它日克踐斯約，尙當補所未備。正月初四日黃仲則（景仁）生（見年譜）。十一日李分虎（符）生（見本集）。三月十二日蔣京少（景鄭）生（見滄庵集）。二十五日王西樵（士鵬）生（見名媛年譜）。五月初二日厲樊榭（鳳）生（見本集）。初四日彭羨門（藻）生（見延還集）。二十二日項蓮生（鵬）生（見延還集）。六月二十九日李武曾（良年）生（見本集）。七月初七日周稚圭（之璣）生（見年譜）。八月二十一日朱竹垞（震）生（見年譜）。閏八月二十八日王阮亭（正）生（見年譜）。十月二十八日蔣茗生（士銓）生（見名媛年譜）。十一月二十二日王德甫（翹）生（見年譜）。十二月十二日納蘭容若（誠德）生（見名媛年譜）。

校訂後記

意風詞話：近人況周儀撰。（後又改爲況周頤）況氏爲清末有名詞人，與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四人稱「清末四大家」，此書爲其論詞之作。全書泛論歷代詞人，舉其名篇警句，兼涉考據。最重要者爲其第一卷之填詞方法，提出作詞三要，曰：重、拙、大。又提出「情真、景真」四字。對用意、造句、守律各方面提出況氏自己的看法。

意風詞話五卷，據刊本標點。續編二卷輯自況氏各種雜著，原分期刊載一九三六年藝文月刊，訛字太多，就其顯然錯誤者改正。（原刊卷二僅頁則，字數太少，與原卷三合併，成爲卷二。）況氏原著，間有考證未週之處，酌加附注，以便讀者（有方括號者爲附注）。

校訂者

人間詞話

人間詞話

一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二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三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盡秋千去。」此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證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二〕滿庭芳：『曉窗深處，楊柳堆煙，殘紅無處。玉勒馮駝，曉寒猶嫩，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亂花飛絮。亂紅飛入，別後猶在，秋千去。』〔按四印齋本《柳塘詞話》〕

〔三〕秦觀《踏莎行》：『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瀟湘水，爲誰流下瀟湘去。』〔據香齋集宋本兩韻合印，漁隱集《句集》中〕

〔四〕陶潛《飲酒》第五首：『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據陶淵明集注本《淵明集》卷三〕

〔五〕元好問《望海》：『故人五分歸，臨流駐歸櫂。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借。北風三日雪，太素乘元化。九山鬱嵯峨，了不受陵蹙。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本閒暇。龜鶴負吟喘，麋士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澗如畫。』〔據四部備要本遺山詩集卷二〕

四

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五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虞。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六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七

「紅杏枝頭春意鬧。」^(一)，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二)，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一〕宋祁《玉樓春》（東城漸覺風光好。鵲鵲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

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二〕蘇軾《蝶戀花》（東風輕暖春猶淺。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

鏡，傷流景，往事無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深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三〕蘇軾《蝶戀花》（東風輕暖春猶淺。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

八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一)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二)「寶簾閒掛小銀鈎。」^(三)何遽不若「舞失樓臺，月迷津渡。」^(四)也。

〔一〕杜甫水檻遺心二首之一：「去郭軒窗敞，無村鶉鷀餘。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據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

〔二〕杜甫後出塞五首之二：「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歎聲聲動，壯士慘不聊。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據杜詩詳注卷四）

〔三〕秦觀浣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澹煙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挂小銀鉤。」（據淮海集詞卷中）

〔四〕此爲秦觀踏莎行句，已見頁一九二注。

九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詩話公作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嚴作徹）玲瓏，不可湊拍（拍作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已），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一〇

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憶秦娥八字，遂開千古登臨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

(一) 李白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

音塵絕。音塵絕。四風殘照，淡家陵闕。』(據四部叢刊本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

(二) 范仲淹漁家傲(秋思)：『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驚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據彙村叢書本范文正公詩餘)

(三) 夏竦喜遷鶯令：『露散綺，月垂鉤。塵捲未央樓。夜涼銀漢檢天流，宮闕鎖清秋。瑤臺樹，金蕊露。鳳髓

香盤煙霧。三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涼州。』(據絕妙詞選卷二)

一一

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二)余謂 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劉融齋謂：『飛卿精麗(當作「妙」)絕人。』(三)差近之耳。

(一) 張惠言詞選序：『唐之詞人，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

(二) 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溫飛卿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

一二

『畫屏金鵲鴣』，飛卿語也。(一)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鸝語』，端已語也。(二)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於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三)，殆近之歟？

(一) 溫庭筠更漏子：『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迤邐。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鵲鴣。香霧薄，透簾幕。惺

悵謝池池閣。紅燭背，綉屏垂。夢長君不知。（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文字未盡，不足據，應以花間詞爲據，後同。

（三）韋莊清夜怨：「紅樓別夜城闌悄，香燭半殘流蘇曉。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鸝語。

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四）詞起已苦，後登：「楊花堆枕釵橫風，落溼春水楊花夢。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錦屏催畫箭，玉佩天涯遠。和淚試嚴妝，落梅飛鬢霜。」（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一三

南唐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一）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

（二）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闌干。」（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三）周令齊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四）周令齊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五）周令齊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六）周令齊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七）周令齊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八）周令齊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九）周令齊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十）周令齊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按：此詞見本全集卷四）

一四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一五

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荳蔻花，能有此氣象耶？」

(一) 周濟介存論詞雜著：「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顰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顰服亂頭矣。」

(二) 後主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重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據李後主詞）

(三) 後主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據李後主詞）

一六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即爲詞人所

是處。

一七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涉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一八

屈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紅杏」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後主則假有鞦韆、葡萄、人面、柳花之類，其大小固不同矣。

（一）宋徽宗燕山亭（北行見杏花）「紅杏」詞，紅杏數風，淺著燕脂勻注。新樣麗妝，輕澹香融，紫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聞院落、殘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怨雙燕何有，會人曾輕。天涯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會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按：此詞雖書宋徽宗詞）

一九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庑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雙字也。（二）

〔二〕潘洙唐末名家詞流。〔三〕柳永華多而詞人，不采。〔四〕正中詞，當由道風隱絕，又年歲不相及有以致然。非因流派不同，遂爾遺置也。王說非是。

二〇

〔正中〕詞除鵲踏枝、蘇幕遮十數闋，最煥赫外，如醉花間之「高樹鵲銜巢，斜月明寒草。」〔二〕余謂：蘇州之「流螢渡高閣。」〔三〕孟襄之「疏雨滴梧桐。」已不能遇也。

〔一〕陽春集載鵲踏枝十四闋，其後九闋，辭繁不具錄。

〔二〕詞苑已辭花間：「晴雪小園春未鈞。池邊梅自早。高低鵲銜巢，斜月明寒草。山川風景好。自古金陵道。」

少年看卻老。相逢莫厭醉金杯。別處多。情會少。〔按：此本陽春集，〔集〕俱作「重」。〕

〔三〕韋應物寺居獨夜寄崔主簿：「幽人直無寐，木葉紛紛落。寒雨暗深更，流螢渡高閣。坐使青燈曉，還傷夏衣薄。寧知歲方晏，離居更蕭索。」〔按：此本蘇州集卷二〕

〔四〕全唐詩卷六：孟浩然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注：王士源云：「浩然常開游秘書，秋月新霽，詣安聯

詩。次當浩然云云，果座嗟其清絕，不復爲說。」〔按：此事出王士源清溪俱序，原文云：浩然「嘗開海樞筵，秋月新霽，諸客華嚴詩作會。」浩然句云：「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張座嗟其清絕，咸聞雖不復爲說。〕

二一

〔歐九〕法華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只「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二〕余謂：此本於正中上行

杯詞「柳外秋千出畫牆」，但歐語尤工耳。

〔二〕歐陽修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殘頻傳。人生何處似尊前。」（據林太師校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卷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云：『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追不到處。』」

〔三〕馮延巳上行杯：「落梅著雨消殘粉，雲重煙輕寒食近。羅幃遮香，柳外秋千出畫牆。春山顛倒釵橫鳳，飛絮入簾春睡重。夢裏佳期，說許庭花月知。」（選陽春集）

三

梅聖（原誤作舜）俞樾意述詞：「落盡梨花春事了。」（原作又了了）。滿地斜（當作殘）陽，翠色和煙老。」（一）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眉黛促。」（一）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

〔二〕梅堯臣蘇幕遮（意）：「露墜平，煙壁香。亂雲叢叢，雨後江寒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翠地春袍，嫩色宜相照。

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事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據四部備要本詞綜卷四）

〔三〕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部引此詞云：「此一種似爲少游開先。」

〔四〕歐陽修玉樓春：「雪盡春殘雲叢叢，漸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還

相續，不奈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歌黛蹙。」（據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卷二）按：此詞未見陽春集。尊

前集作馮延巳詞，不知何據。馮彥昇既不就，自難徵信，當爲歐作無疑。馮彥昇謂永叔一生似專學此體，不知此詞原爲永叔作也。又所引係張翥詞，故與前集有異文。按：宋鑄校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既云：「此篇前集作馮延巳，而鑄不載。」宋朱聖鑑藏板雜記卷上引：「北枝梅蕊和雲開，句：馮延巳詞。」朱聖、南宋初人，早於鑄，所言當有據。明盧維禎未見傳前集，而所輯諸詞類以此篇爲馮詞，亦必有據。尙未能斷定爲歐作無疑也。」

二三

人知和靖點絳脣（一）、聖（原誤作「聖」、偷簾落照（二）、永叔少年游（原脫「游」、三闋爲詠春草絕調（三）。不知先有正中「細雨溼流光」五字（四），皆能歸春草之魂者也。

〔一〕林逋點絳脣（草）：「金谷年年，臨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盡，滿地和煙雨。」又是離愁，〔按：蘇若溪漁父詞：「金谷年年，臨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盡，滿地和煙雨。」〕

〔二〕梅堯臣濂溪濤瀟瀟，已見上頁注。

〔三〕吳會能改濂溪濤瀟瀟卷十七：「梅堯臣在歐陽公坐，有以林逋車詞「金谷年年，臨生青草」（按：絕妙詞選：車堂詩餘：「青草年年，臨生春色誰爲主。」）爲美者，梅堯臣別爲濂溪濤瀟瀟一闋，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爲一詞云：「蘭干十二獨凭春，晴看遠遊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鴈渡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那堪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添。」

〔四〕王孫：「書少年游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宋諸人深學集中，殆與之爲一矣。今集不載此一闋，惜哉！」

〔五〕馮延巳南鄉子：「細雨溼流光，芳草年年與恨長。柳鎖眉梢無限事，茫茫。欲語還羞兩斷腸。夢夢任悠揚，輕起楊花滿繡牀。遊絲不繫門半掩，斜陽。負你殘春淚淺行。」（按：馮彥昇）

二四

〔詩兼〕一篇，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頗近之。但「灑落」一悲壯耳。

〔詞〕詩兼風兼：「葉蘗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蘗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難。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兼蘗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渚。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據四部叢刊本毛詩卷第六〕

〔詞〕晏殊蝶戀花：「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無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據林大椿校本蘇玉詞〕〔按：晏詞調名，原作鵲橋仙，據明抄本蘇玉詞。〕

〔詞〕無尺素，應作「帶尺素」〔據同上〕，張子衡詞同，較可據。林大椿校本未善。〔據林大椿校本蘇玉詞〕

二五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詞〕似之。

〔詞〕詩小雅節南山第七章：「徯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據毛詩卷第十二〕

〔詞〕陶潛飲酒第二十首：「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有中身，爾來使君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泚颯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驅，無所問津。」

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蘇軾詩集卷三）

〔三〕馮延巳鵲踏枝：「幾日行雲何處去，忘却歸來，不道春將住。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離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飛來，陌上相將否？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裏無尋處。」（蘇軾詩集）

二六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忽見」（當作「驀然回首」），那人正（當作「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爲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一〕柳永風棲梧：「好倚危檣細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裏，無言誰會凭闌意。擬把疏狂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詞集）（按：原稿目注：歐陽永叔。歐陽先生傳：先生與永叔小字五與此則相同，亦云。歐陽永叔撰風棲梧。蓋據宋本歐陽文忠公全集附錄。）

〔二〕辛棄疾青玉案（元夕）：「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蘇林大樸校本）（按：原稿目注：歐陽永叔。歐陽先生傳：先生與永叔小字五與此則相同，亦云。歐陽永叔撰青玉案。蓋據宋本歐陽文忠公全集附錄。）

二七

永叔「人間」（當作「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當作「共」）東」（當作「春」）風容易

別。』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一』歐陽修玉樓春：『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歐陽修玉樓春） 歐歌且哀，新調，一曲能教腸寸結。『一』須看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歐陽修玉樓春） 此亦有異文，疑誤。

二八

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於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二九

少游詞境最爲淒婉。『一』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爲皮相。

『一』胡仔若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引惠洪冷齋夜話：『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按即踏莎行詞已見一九二注東坡絕愛其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三〇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瀟瀟以多雨。雲雪紛其無垠兮，雲霧淅而承宇。』

皆秋色，山山羅（一作埋）落暉。」（可堪通館湖春寒，杜鵑聲裏獨歸來。『秋後寄僧』）

（二）詩歸風雨：『風雨聲寒，鷓鴣啼暗。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濤濤，鷓鴣隱隱。『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如晦，鷓鴣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詩毛詩卷四）

（三）見楚辭九章涉江，群長不備錄。

（四）王獻之室：『東皋勝景，徒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所識，長歌懷采薇。』（補晉書謝靈運本王無功集卷中）

三

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秋夕無寐，起起來歸。抑揚寢興，莫之定矣。』（王無功集卷中）『秋夕無寐，起起來歸。抑揚寢興，莫之定矣。』（王無功集卷中）『秋夕無寐，起起來歸。抑揚寢興，莫之定矣。』（王無功集卷中）

（一）見陶淵明集卷中

（二）見王無功集卷下答馮子諱處士書。『所稱陶牧歌，謂係白牛翁。』

三

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

三三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三四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借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

(一) 周邦彥解語花(元宵)：「風銷蟾蠟，露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竊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飄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門如雪，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唯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據林大椿校本清溪集卷下)

(二) 秦觀水龍吟：「小樓連遠。飯閣闌干，遙作「苑」字。橫空，下窺繡轂雕鞍。朱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驛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據淮海長短句卷上)按：花庵宋詞選「遠」字作「苑」。

(三) 歷代詩餘卷五引曾慥高齋詞話：「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問作何詞，少游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

論詩話。陳啟自「十二」字見初一人騎馬而過。」「按此則「陳啟」來讀發妙。爲「二」文字習異。宋曾隨有滿
詩話。無高齋詞話。歷代詩話所引殊不足據。

三五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原無「破」字，據花草詩餘附刊本樂府指迷加），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
詠（原作「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爲工，則古今類書
具在，又安用詞爲耶？宜其爲提要所譏也。」

〔一〕四庫提要集部詞曲類二：沈氏樂府指迷條：「又謂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
說書須用「銀鈎」等字，說淚須用「玉筍」等字，說髮須用「綠雲」等字，說簾須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說破，其意欲避
鄙俗，而不知轉成塗飾，亦非確論。」

三六

美成青玉案（當作蘇軾）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清涼，一一風荷舉。」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
石念奴嬌借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

〔二〕周邦彥蘇幕遮：「綠沈香，消殘暑。鳥雀呼晴，侵曉窺簷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久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據清眞集卷上）

〔三〕晏幾道念奴嬌：「帝城風物，西華清苑，古地野水，霜木參天。子與二三友日，薄舟其間，薄荷花而飲。意態陶然，不類人

境。秋水且涸，荷葉出地尋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見日。清風徐來，綠雲自動，間於疏處窺見游人畫船，亦一樂也。楊來吳興，數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絕。故以此句當之。」
「聞紅一舸，記來時，曾與鴛鴦爲侶。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風裳無數。翠葉吹涼，玉容銷酒，更瀝菰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
日暮。青蓋亭亭，情人不見，爭忍淺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風南浦。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田田多少，幾回沙際歸路。」
（據蓮村遺稿本）
（蓮村遺稿本）

又惜紅衣（吳興號水晶宮，荷花盛麗。陳隨齋云：「今年何以無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清墩。」亦可見矣。丁未之夏，予游斤嶺，數往來紅香中。自度此曲，以無射宮歌之。）」
「簾枕憑涼，翠書換日，睡餘無力。細瀉冰泉，并刀破甘碧。牆頭喚酒，離間訊城南詩客。岑寂。高柳晚蟬，說西風消息。」
「紅梁水陌，魚浪吹香，紅衣半狼藉。離舟試望故國。眇天北，可惜渚邊沙外，不共美人游歷。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
（據白石道人歌曲卷五）

三七

東坡水龍吟詠楊花（二），和均而似元唱。章質夫詞（三），原唱而似和均。才之不可強也如是。

（二）蘇軾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
「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據龍圖沈勳東坡樂府卷二）

（三）章質夫水龍吟（楊花）：「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閒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涼廡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
「蘭帳玉人睡覺，怪春衣、雪帶雲縷。鵲牀漸滿，香毯無

數，才圓卻碎。時見蜂兒，仰黏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香金軟游蕩，有盈盈淚。」（據四印齋本章臺詩餘卷下）

三八

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邦卿雙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等句何如耶？

〔一〕史達祖雙燕（詠燕）：「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輕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凭。」（據四印齋本梅溪詞）

〔二〕姜夔暗香（辛亥之冬，予載雪詣石湖。止既月，授精索句，且徽新聲，作此兩曲。石湖把酒不已，使工妓習之，音節諧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夢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據白石道人歌曲卷五，下同）

又疏影：「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閒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三〕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杜詩詳注卷九）

三九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柳塘、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一〕姜夔揚州夢（淳熙丙申五日，予過淮，夜雪初霽，霽麥猶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

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予嘗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寒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

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據白石道人歌）

（曲卷五）

〔二〕姜夔點絳脣（丁未多過吳松）：「燕雁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許？凭欄懷古，殘柳參差舞。」（據白石道人歌）

〔三〕姜夔惜紅衣詞。已見頁二〇八注。『高柳』，汲古閣本、四印齋本、楹園本均作『高樹』。觀堂所引本此。（按花庵詞選亦作『高樹』。）

四〇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

「空梁落燕泥」三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闕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此願句原領登）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白石聲接吟：「此地。宜有詞仙，攜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祇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一〕謝靈運登池上樓。『潛蚪網幽室，飛鴻舞遠蒼。薄霄愧雲浮，棲川作滯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

反窮海，臥病對空林。衾枕昧節候，寒暑暫驚臨。仰耳聆波瀾，舉目眺嶺嶺。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歡，嘒嘒感離心。索居易永久，離羣難就心。持操覺獨古，無悶微在今。』（謝靈運文選卷二十二）

〔二〕薛道衡昔昔離離。『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漢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鶴，倦翼惜晨雞。暗牕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據四部叢刊本梁簡詩集第七十九卷）

〔三〕歐陽修少年游詞，已見頁二〇一注。

〔四〕姜夔琴瑟吟（淳熙丙午冬，武昌安遠樓成，與園夫非諸友落之，度曲見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鸚鵡洲者，聞小姬歌此詞，問之，頗能道其事，還與，爲予言之。興懷昔遊，且傷今之離索也。）『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閣初陽。新翻胡部曲，聽琵琶、元戎歌吹。層樓高峙，看撥曲縈紅，簫牙飛翠。人妖嬈。粉香吹下，夜寒風細。此地。宜有詞仙，攜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祇消愁，花銷英氣。西山外。晚來還掩，麗秋舞。』（據白石道人歌謠卷六）

四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絺與素。」〔二〕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三〕「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四〕寫景如此，方爲不隔。

〔一〕古詩十九首第十五：「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讀者愛惜，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漢文選卷二十九）

〔二〕古詩十九首第十三：「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邙。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歲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絺與素。」（漢文選卷二十九）

〔三〕陶潛飲酒詩，已見頁一九二注。

〔四〕解律金微勒錄：「賦陽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據樂府詩集第八十六卷）

四二

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興之所到，放盡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

四三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訛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能觀小生所可擬耶？

〔乙〕蕭統陶淵明集序：其文章「橫素波而飭流，干青雲而直上」。

四四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四五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清爽、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蟬蛻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

四六

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爲狎。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當作西，刪稿頁二三入可證）輩，面目不

同，同歸於鄉愿而已。

四七

稼軒中秋飲酒逢旦，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逐月，曰：『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詞人想像，直悟月輪遠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

〔二〕辛棄疾木蘭花慢（中秋飲酒逢旦，客謂前人詩詞，有賦待月，無送月者，因用天問體賦）：『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繫？姮娥不嫁誰留？』
『謂經海底問無由。恍惚使人愁。怕萬里長鯨，從橫觸破，玉殿瓊樓。蝦蟆故堪浴水，問云何、玉兔解沈浮？若道都齊無恙，云何漸漸如鉤？』（據稼軒長短句卷四）

四八

周介存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劉融齋謂：「周旨蕩而史意貪。」〕此二語令人解頤。

〔二〕見周介存齋論詞雜著。

〔三〕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周美成律最精粹。史邦卿句最警鍊。然未得爲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

四九

介存謂：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追尋已遠。」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實無足當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二語乎？

〔一〕吳文英踏莎行：「潤玉簾銷，檀櫻倚扇。繡閣猶帶脂香淺。留心空壓舞裙紅，艾枝應壓愁鬟亂。午夢千山，寶陰一箭。香嫩新裊紅絲腕。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據歷代詩餘本夢窗詞集補）

五〇

夢窗之詞，吾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殘（當作『雲』）亂碧。」〔一〕玉田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二〕

〔一〕吳文英秋思：「隔牆梧葉著霜寒，小窗低語近香闌。玉老田荒，堆枕香囊側。露夜聲，歸稱畫屏秋色。風碎串珠，潤侵歌板，愁墮眉窄。動羅帶清商，寸心低訴何怨抑。映夢窗零亂碧。待漲綠春深，落花香汎，料有斷紅流處，暗頤相憶。」

歡酌。橫花細滴。送故人，粉黛重飾。潮侵殘照，丁東敲斷，弄晴月白。怕一曲霓裳未終，催去聲鳳翼。歡謝客猶未識。漫瘦卻東陽，鏡前無夢到得。路隔重雲雁北。」（據歷代詩餘本夢窗詞集）

〔二〕張炎祝英臺近（與周草窗話舊）：「水浪深，花信足，寂寞漢南樹。轉首青陰，芳事頓如許。不知多少消魂，夜來風雨。猶夢到、斷紅流處。最無據。長年息影空山，愁入庾郎句。玉老田荒，心事已過暮。幾回聽得啼鴉，不如歸去。終不似、舊時鸚鵡。」（據歷代詩餘本山中白雲集）

五一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昏作長」，「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

〔一〕謝靈運歲暮：「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續。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還往無淹物，年逝覺已催。」（據百三名家集本謝靈運集卷二）

〔二〕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對雛者，寥廓已高翔。」（據文選卷二十六）

〔三〕杜甫後出塞，已見頁一九四注。

〔四〕王維使至塞上：「單挈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鄴下在燕然。」（據四部備要本王右丞集卷九）

〔五〕納蘭性德長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據清名家詞本通志堂詞）

又如夢令：「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據通志堂詞集外詞）

五二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五三

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此不能彼，未可（當作「易」）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一）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於詩，余未敢信。蓋乎陳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軟憊愁苦（當作「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二）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一）四庫提要集部詞內類一花間集：「後有陸游」跋。……其二稱：「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人之學力有強弱，學力不足則其體格，則舉之不足。學力足以副其體格，則舉之有餘。律詩降於古詩，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而律詩則時有佳作。詞又降於律詩，故五季人詩不及唐，詞乃獨勝。此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二）陳子龍王介人詩餘序：「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爲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然宋人亦不免於有情也。故凡其軟憊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非後世可及。蓋以沈至之思

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誦而得沈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優利之詞，而製之實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所謂明珠羣羽，尙嫌其重，何況龍鬣？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警露取妍，實貴含蓄，有餘不盡，時在低徊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惟深人專力事之，篇什既多，體量皆會。天機所啓，若出自然，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何則？物有獨至，小道可觀也。」

五四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五五

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並古人無題之詞亦爲之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五六

大家之作，其言情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脱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

五七

人能於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雜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於此道已過半矣。

五八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於此見。不獨作詩爲然，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

〔一〕白居易長恨歌有「轉教小玉報陳威」句爲隸事。至吳偉業之圓圓曲，則入手即用「鼎湖」事，以下隸事句不勝指數。

五九

近體詩體製，以五七言絕句爲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蓋此體於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均之駢體文耳。詞中小令如絕句，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於排律矣。

六〇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於此二事皆未夢見。

六一

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

六二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一）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久貧（當作「守窮」）賤，饑餬長苦辛。」（二）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游詞（三）之病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四）惡其游也。

（一）古詩十九首第一：「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據文選卷二十九）

（二）古詩十九首第四：「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弄瑟，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

同所謂，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塵埃。何不煥然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軋軋長苦辛。」（魏文）
二十九

〔三〕金瓶註詞幾作序：「規模物類，依託歌辭。哀樂不爽其性，盛衰無異乎情。連章累篇，輒不出乎花鳥。感物
擅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難而不難，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

〔四〕論語子罕：「唐林之華，備甚反面。豈不爾思，爾忘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六三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元人馬東籬天淨沙
小令也。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辦此也。

〔一〕按此曲見諸元刊本樂府新聲卷中，元刊本關漢卿中原音韻定格，明刊本薛近兗曲堂外紀卷六十八，明刊
本張蘇詞林摘錄及知不足齋叢書本盛如梓庶齋老學庵筆記等書，「平沙」均作「人家」，即觀堂宋元戲曲考所引亦同。
惟歷代詩餘則作「平沙」，又西風作「寒風」，蓋欲避去韻字耳。觀堂此處所引，殆即本詩餘也。

六四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沈雄悲壯，爲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爲稼軒奴隸。豈創者易工，
而因者難巧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讀者觀歐陽之詞遠不如詞，足透此中消息。
宣統庚戌九月脫稿於京師定武城南寓廬。

人間詞話刪稿

一

白石之詞，余所最愛者，亦僅二語，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

〔一〕姜夔踏莎行（自西東來，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夢而作。）：『燕燕輕盈，鶯鶯嬌軟。分明又向華胥見。夜長爭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別後書辭，別時針線。離魂暗逐郎行遠。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據白石道人歌曲卷三）按，此則原稿在前詩話第四十九則之後，故云，「亦僅二語。」

二

雙聲、疊韻之論，盛於六朝，唐人猶多用之。至宋以後，則漸不講，並不知二者爲何物。乾嘉間，吾鄉周松韻先生（唐）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正千餘年之誤，可謂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兩字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韻。』余按用今日各國文法通用之語表之，則兩字同一子音者謂之雙聲。如南史羊元保傳之『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官家更廣』四字，皆從『得聲』。洛陽伽藍記之『婢奴慢罵』，『婢奴』二字，皆從『得聲』。『慢罵』二字，皆從『得聲』也。兩字同一母音者，謂之疊韻。如梁武帝『後牖有朽柳』，『後牖有』三字，

雙聲而兼疊韻。「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爲ㄅ。劉孝綽之「梁皇長康強」，「梁長強」三字，其母音皆爲ㄅ也。
〔二〕自李淑詩苑僞造沈約之說，以雙聲疊韻爲詩中八病之二，後世詩家多廢而不講，亦不復用之於詞。余謂苟於詞之蕩漾處多用疊韻，促節處用雙聲，則其鏗鏘可誦，必有過於前人者。惜世之專聽音律者，尙未悟此也。〔按：此則在原稿內已刪去。〕

〔三〕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引陸龜蒙詩序：「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嗣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倡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扁眠船舷邊。』庾肩吾云：『戰確每礙球。』自後用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

〔四〕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七引李淑詩苑：「梁沈約云：詩病有八，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爲「正紐」，若不共一字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大」爲正紐，「流柳」爲旁紐。）周濟案：「正紐、旁紐，皆指雙聲而言，觀神珙之圖，自可悟入。若此注所云，則旁紐即疊韻矣，非。」

三

世人但知雙聲之不拘四聲，不知疊韻亦不拘平、上、去三聲。凡字之同母者，雖平仄有殊，皆疊韻也。〔按：原稿此則已刪去，今補。〕

四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

而詞亦皆然。陳小波十三此下言陰曆七月十六外六字注。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五

會稽雨中秋庭制，作卷中天樓詞，自注云：「是夜，西園亦聞天樂。」閨宮中樂聲，聞於兩岸也。 毛子晉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近馮夢華復辨其詳云：「不解『天樂』二字文義，殊笑人也！」按會稽此詞原爲馮夢華所宋轍，幼毛曾讀武林舊事卷七補錄，謂名下小字注，亦用白雲詞，實非會稽自注。

（己）會稽事中天樓（此進御月詞也。上皇大喜曰：『從前月詞，不曾用『金瓶』事，可謂新奇。』陳金東謂：『樂番羅，亦此邊。』上亦

賜賞。至二鼓五點鐘，是夜，西園亦聞天樂聲。』張翥深習，看天籟樓後，一輪明月。翠水滿壺，人不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隨風，一時同色，小段詞最妙。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詞。當日誰幻果哉？詞情兒戲，一笑成笑話。肯

信翠仙高寒處，移下水晶宮闕。紫海塵清，山河影滿，桂香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據汲古閣本）馮夢華

（己）宋六十名家詞。毛晉跋馮夢華詞：「進月詞，一夕西園，共聞天樂，此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耶？」

（己）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會稽雨賦進御月詞，其自記云：『是夜，西園亦聞天樂。』字晉遂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說。白石道人尙欲以東湖風雲歸功於平瀾滿江紅，於海野何讓焉？」

六

北宋名家以方回爲最大。其詞如壓下、新城之詩，非不華瞻，惜少真味。

七

散文易學而難工，駢文難學而易工。近體詩易學而難工，古體詩難學而易工。小令易學而難工，長調難學而易工。

八

古詩云：「誰能思不歇？誰能飢不食？」^(一)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

^(一)晉宋齊辭子夜歌：「誰能思不歇？誰能飢不食？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據梁府詩集第四十四卷）

九

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

一〇

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按：原稿此則已刪去。）

二

詞家多以景寓情。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如牛驥之「甘」(當作「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一)願與之「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二)歐陽修之「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三)美成之「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箇留情。」(四)此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實不多見。

(一)牛驥著《牛驥》：「玉樹冰肌爲容顏，粉黛香汗流山枕。屋外楊花暗，做眉含笑語。 柳陰離恨滿，低聲細叙。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按：願與自輯本《牛驥》詞)

(二)願與著《願與》：「永夜無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深，眉愁，月時沈。爭忍不相尋，憑孤奈。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按：願與自輯本《願與》詞)

(三)柳永著《柳永》：「已見與二〇三注。此詞又誤入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及蘇軾詩集外編(俱歐陽自輯本)，誤改古詞本六二詞則已刪去。」(按：參閱下第四二則)

(四)周邦彥著《周邦彥》：「雲接平岡，山圍塞野，路回澗轉孤城。暮柳啼鴉，驚風驅雁，動人一片秋聲。倦旅休想，澹煙裏，微茫見。塵埃細，生怕黃昏，離思牽頻。 燕堂初日遙迎。花鑾參差，香霧襲衣。枝竹當頭，低檐照眼，夜深燈暖籠清。眼波傳意，恨將約數，未成。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箇留情。」(按：清康熙《周邦彥集》下)

三

詞之爲體，要妙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一三

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

一四

「西（當作「秋」）風吹渭水，落日（當作「雲」）滿長安。」（美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爲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爲我用。

（一）賈島憶江上吳處士，「國朝揚帆去，燒鑪開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此夜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蘇軾補注本長江集卷五）

（二）周邦彥齊天樂（秋思），「秋蕪比綠更傷離，殊鄉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淚滿。雲窗靜掩。歡重拂羅幃，頓疏花簾。尚有綰殘，露盤清夜照書卷。刺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凭高眺遠。正玉液新澆，銀蟾初滿。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蘇軾補注本長江集卷下）

（三）白樸雙調德勝令（秋），「玉露冷，風吟樹。涼葉落西風渭水。寒雁兒長空嘹唳。陶元亮醉在東籬。」（據散曲譜刊本楊春白）又梧桐雨雜劇第二折普天樂，「恨無窮，愁無限。爭奈倉卒之際，避不得驚濤登山。驚鴻過。城腳盼。更那堪流水西飛雁，一聲聲送上海灘。傷心故國，西風渭水，落日長安。」（據元明雜劇本）

一五

長調自以周、柳、蘇，皆爲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詞（一），精壯頓挫，已開北曲之先聲。若屯田之八聲甘

州^三，東坡之水調歌頭^四，則皆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

〔二〕周邦彥浪淘沙慢：「晝陰重，霜凋岸草，霧隱城樓。南陌脂車待發，東門帳飲乍闌。正拂面、垂楊攢綠結。掩紅淚，玉手親折。念橫浦、離鴻去，何許，經時信音絕。情切。望中地遠天闊。向露冷風清，無人處，耿耿寒漏咽。嗟萬事難忘，唯是輕別。翠尊未竭。憑斷雲、留取西樓殘月。羅帶光銷紋金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空餘滿地梨花雪。」（據清懷集卷上）

又一闕：「萬葉戰，秋聲露結，雁度砂碛。細草和煙尚綠，遠山向晚更碧。見隱隱、雲邊新月白。映落照、懸鬆千家，聽數聲、何處倚樓笛。衰點盡秋色。脈脈。族情暗自消釋。念珠玉、臨水猶悲感，何況天涯客。憶少年、歌酒當時蹤跡。歲華易老，衣帶寬，懊惱心腸終窄。飛散後、風流人阻。藍橋約，悵恨路隔。馬蹄過，猶嘶舊巷陌。歡往事，一堆傷，覷望極。凝思又把鬪干拍。」（據清懷集補遺）

〔三〕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數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颙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瀟愁。」（據龍村讌書本葉章集下卷）

〔四〕蘇軾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離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據東坡樂府箋卷一）

稼軒賀新郎詞至渡嘉十二第(二)，章法絕妙。且語語有境界，此詭品而幾於神者。然非有意爲之，故後人不能學也。

(二) 辛棄疾賀新郎(渡嘉十二第)「綠樹歸鴉鳴。更那堪、鴉鳴聲苦。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正、望斷襄陽路。長門翠幕無金鎖。君燕燕，送歸步。將軍百戰身名烈。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新霜西風冷，薄衣短帽如雪。壯士悲歌未闕。啼鳥送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稼軒長短句卷一)(按：阮大鵬本「身名烈」作「身名烈」，較是。)

稼軒賀新郎詞：「柳暗波濤路。送春歸、猛風暴雨，一番新綠。」(二)又定風波詞：「從此酒酣明月夜。耳熱。」(三)綠「熱」二字，皆作上去用。與離玉東浦詞賀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已」「衣」「熱」時「金」「月」，(按：金當作節，)食在詞中既無節，在詞中與「月」又非同調，想係無誤。)已開北曲四聲通押之祖。

(二) 辛棄疾賀新郎：「柳暗波濤路。送春歸、猛風暴雨，一番新綠。千里瀟湘葡萄漲，人解扁舟欲去。又橫無柁人相語。艇子飛來生塵步。隨花裏、唱我新番句。波似箭，儂如櫓。黃鸝隔下山無數。碧湖深、清冷曲曲，爲誰清苦。行到東頭春已暮。正江闊、海平穩渡。望金雀、風飄柳絮。前度劉郎今重到，問玄都、千樹存不存。愁爲倩、么絃訴。」(稼軒長短句卷一)

〔三〕辛棄疾定風波（自和）：「金印繫腰銀帶，河梁更賦斷腸詩。莫擁旌旗真箇去。何處。玉堂元自要謫思。且約風流三學士。同時。春風看試幾棉旗。從此酒醒明月夜。耳熱。那邊題是說儂時。」（據稼軒長短句卷八）

〔四〕韓玉（新鄭）（歸水仙）：「綰約人如玉。試新妝。壓黃半綠。淡宮勾注。倚傍小欄閒凝眸。羣華風前似舞。記洛浦當年傳信。羅襪塵生。香冉冉。料征鴻微步。淺波女。驚夢斷。楚江曲。春工若見應爲主。忍教都。闌亭笛館。冷風淅雨。待把此花都折取。和淚連香寄與。須信。遍離情如許。煙水茫茫斜照裏。是騷人九辨招魂處。千古恨。與誰語？」（據汲古閣本東坡詞）

〔五〕韓玉卜算子：「楊柳綠成陰。初過塞食節。門掩金鋪獨自眠。那更□寒夜。強起立東風。慘慘梨花謝。何事王孫不早歸。寂寞秋千月。」（據東浦詞）按：據汲古閣抄本東浦詞，上片第四句方空乃「遙」字。」

一八

譚復堂懷中詞選謂：「蔣鹿潭水雲樓詞與成容若、項蓮生，二（原作三，依懷中詞卷五改），百年間，分鼎三足。」然水雲樓詞小令頗有境界，長調惟存氣格。憶雲詞精實有餘，超逸不足，皆不足與容若比。然視學文、止菴輩，則個乎遠矣。

一九

詞家時代之說，盛於國初。竹垞謂：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一）。後此詞人，羣奉其說。然其中亦非無具眼者。周保緒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又曰：「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

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¹⁰⁰潘四篋隱曰：「詞源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閑深曲學，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¹⁰¹劉融齋隱曰：「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沈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¹⁰²可知此事自有公論。雖止弁詞頗淺薄，潘劉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則與明季雲間諸公，同一卓識也。

〔一〕朱彝尊詞綜發凡：「世入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

〔二〕見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

〔三〕見潘德輿養一齋集卷二十二與葉生名潛書。

〔四〕見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

110

唐五代北宋之詞，可謂生香真色。若雲間諸公，則綻花耳。湘真且然，況其次也者乎。

111

衍波詞之佳者，頗似畫方圓。雖不及容若，要在浙中諸子（按：據原稿「浙中諸子」四字作「錫鬯」，其年」）之上。

112

近人詞如復堂詞之深婉，彊村詞之隱秀，皆在半塘老人上。彊村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蓋有臨川廬

憐夢裏人消瘦。片雲無處，不信尋常不。休教歡意同歸袖，好使珍重尋三後。其二。『記得陽
 關聲欲裂，亭短亭長，楊柳那堪折。挑燈道盡離愁數，帶羅羞指同心結。千里孤光同皓月，盡角吹殘，風外還鳴
 咽。有限離歡，忍說傷心第一生離別。其三。『風笛聲聲催離別，離得幾陰，芳事休閒卻。幾日陽關花又落，綠
 真忘深深約。老去吟情漸寂寞，細雨落花，空憶舊時約。臨別玉簫聲乍作，眼前何物供哀樂。』其四。『漫說目
 成心便許，無折楊花，風絮頻來去。恨望柔條催離語，傷春難念司勳誤。在把游絲牽弱絮，幾片閒雲，迷卻相思
 路。錦瑟珠璣感離處，舊歡新恨思是否。』其五。『盡日慙慙對夜短，片雲飄飄，那惜千金換。燕語鶯聲春不管，改
 解結索爲芳蕋。臨別離離隔兩岸，暮雨朝朝，咫尺迷銀漢。獨對銀衣思舊伴，龍山欄目煙波滿。』其六。『望遠愁
 多休縱目，步履珍重，看領將成竹。曉曉曉垂珠翠鬢，芳林一帶如新浴。然外春山翠碧玉，夢裏曉登，記過清湘
 曲。自定教移移足，結夢未抵歸心促。』其七。『誰道春韶隨水去，醉倒芳尊，忘却朝和暮。換盡大陽芳草路，情
 條都是相思樹。』其八。『誰道有心燈解語，淚盡情枯，此恨消沈否。坐對東風憐弱絮，華園後日知何處。』其九。『對酒肯
 教數寒暄，醉醒難醒，無那伊春困。錦字雙行成別恨，淚珠界破殘妝粉。』其十。『燕受風飛近，消息難傳，杳斷
 衣信。曲几無憐閒自隱，箇箇心事孤吟。』其九。『幾見花飛能上樹，難繫流光，在費垂楊綠。等閒斜飛斜錦柱，
 只伊不解將春去。』其十。『漫想心忙點地絮，容易飄飄，那不驚風雨。俗偏關千離與語，思量有恨無人處。』其十。『據原刻
 本津逮丁巳歲歲集按今半唐定稿舊集集中存詞六闕，計刪第三、第六、第七、第九四闕。』

二五

固哉，泉文之爲詞也！乘卿善畫，永叔善花，子瞻卜算子，皆與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泉文深文羅

繼。一說：「坡公命宮磨蝎，生前爲王珪舒宣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二由今觀之，受差排者，獨一坡公已耶？

〔二〕滌庭筠寄懷：「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願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綉羅襦，雙雙金鸂鶒。」（金縷曲）張惠言詞選評：「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照花四句，離殿初服之意。」

歐陽修綠楊花，即馮延巳之鵲踏枝。（已見頁一九二注）據唐圭璋先生考證，此詞爲鵲踏枝，後亦收於歐陽集中，實誤。詞選評：「庭院深深，中既以達達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將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爲轉體作乎？」

蘇軾卜算子（杭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綠縹孤鴻影。驚起卻回頭，

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蘇軾詩集卷二）詞選評：「此東坡在黃州作。」歐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備安於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按：歐陽居士語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

〔三〕王士禛花尊錄拾：「侯管戲贈坡公命宮磨蝎，潮州詩案，生前爲王珪舒宣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

賀黃公謂：「姜論史詞，不稱其「輕語商景」，而賞（原作「得」，依詞譜改）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

之恨。」「然『柳昏花暝』，自是歐秦輩句法，前後有畫工化工之殊。吾從白石，不能附和黃公矣。

〔一〕賀黃公語，見賀鑄跋水軒詞卷。姜論史詞，見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七所引。『輕語商量』，『柳昏花暝』，係史逮祖變發燕（詠燕）句。已見頁二〇九注。

二七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此遺山論詩絕句也。夢窗、玉田輩，當不樂聞此語。

二八

朱子清遠閣論詩謂：『古人詩中（原無『詩中』兩字，依朱子大全增）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原無『詩』字）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謂北宋之詞有句，南宋以後便無句。如玉田、草窗之詞，所謂『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二九

朱子謂：『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淡。』余謂草窗、玉田之詞亦然。

〔一〕朱子語見清遠閣論詩

三〇

「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一）}「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二）}此等語亦算整句耶？乃值如許筆力

（一）史邦卿喜遷鶯：「月波凝滿，望玉華天近，了無塵案。翠眼圍花，水絲織綠，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是晴春趁柳，曾伴狂客。」除跡。謾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花燈疏，梅窗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拘未定，猶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簾隙。」（詞譜詞）

（二）張炎高陽臺（西湖春感）：「接葉繁雲，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到舊薇春已舊。更凄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草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鵲邊。無心再緩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鴂。」（擬山中白雲卷一）

三一

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賢、叔夏、公謹諸公之上。亦如明初誠意伯詞，非季迪、孟獻諸人所敢望也。

三二

和凝長命女詞：「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窗裏星光少。冷霞凝寒侵曉。殘月光沈樹杪。夢斷錦闌空。

悄悄。張起甚周小。此詞耐小。不減蘇公之詞也。

〔二〕夏竦嘗讀蘇詞，見良一九五注。

三三

宋李希聲詩語曰：「唐（詩）（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雨古爲主。肆意楚辭，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詞意，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全唐詩話）宋詞亦不妨效法。若概以以降，正所謂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也。

〔二〕見蘇軾之詩人玉照卷六引。

三四

自竹垞痛貶陳（詩）（古）餘而撥絕妙好詞，後人遂附和之。不知草堂雖有憂辭之作，然佳詞恒得十之六七。絕妙好詞則除張范（辛）諸家外，十之八九皆佳無聊賴之詞。古人云：小好小慚，大好大慚（詩），洵非虛語。（蘇）古人云：以下共十五字，原編已註作「蘇」，人之耳聞目也。」

〔二〕宋（詩）（古）蘇軾絕妙好詞後，詞人之作，有蘇（詩）（古）蘇軾行，蘇（詩）（古）蘇軾阿，而巴人之唱（詩）（古）蘇軾矣。周公蘇軾絕妙好詞，蘇（詩）（古）蘇軾，然中多優語，方蘇（詩）（古）蘇軾，雅俗殊分。

〔三〕蘇（詩）（古）蘇軾又云：「時時，蘇（詩）（古）蘇軾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憎。及示人，則以爲好。小慚者亦蘇（詩）（古）蘇軾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

三五

梅溪、夢窗、王沂孫、吳夢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雖時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秦周鼎而寶夢窗，實難索解。

三十六

余友沈听伯自巴黎寄余蝶戀花一闋云：「簾外東風隨燕到。春色東來，循我來時道。一霎園場生綠草，歸遲卻怨春來早。錦繡一城春水繞。庭院笙歌，行樂多年少。著意來開弧客抱，不知名字開花鳥。」此詞曾在晏氏父子間，南宋人不能道也。

三十七

「君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一）政治家之言也。「長陵亦是閒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二）詩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周事、懷古等作，當與壽詞同爲詞家所禁也。

集卷三

（一）羅隱揚帝殿，「入郭登橋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據四部備用本甲乙）

〔一〕唐彦謙仲山〔同〕即見仲山隱居之所。千載遺蹤寄薜蘿，流中鄉里渺山河。長聯亦是閒丘壠，異日誰知與作歌。〔二〕〔同〕風聞謠言不謂門裏有仙。

三八

宋人小說，多不足信。如雲笈七籤謂：台州知府唐仲友，官位最顯赫。朱晦庵經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退乞自便。岳問曰：去將安歸？應試卜算子詞云：「住也如何住」云云。〔一〕。案此詞係仲友戚高宣猷作，使應歌以信應求，見朱子與唐仲友奏牒。〔二〕。則齊東野語所紀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一〕陶宗儀《輟耕錄》卷五十七引澤舟漫語：「唐悅，唐仲友字國正，知台州。宋陳應麟浙東提舉，最不相得，至蔡五申壽皇間，宰執二人曲直。壽曰：希才爭鬪氣耳。起應奪官，被應奪官，應應捕逐困窮。提刑岳商卿行部疏決，應乞自便。遂使問去將安歸？應試卜算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也終須去。若得山花滿頭，莫問奴歸處。」應笑而歸之。」

〔二〕朱子與朱子大全卷十九致唐仲友第四狀：「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成高宣猷舞一曲，名卜算子。後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滿頭，休問奴歸處。」

〔三〕周亮工《讀史偶記》卷十七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餐，食有肉。朱去昌，伯恭請，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伯恭而仲友爲之進，與唐不相下。同父游台，嘗狎仲友，伯恭爲脫籍，許之。偶伯恭集，唐辭被云：「如果必欲與官人邪？」伯恭云：「汝須知伯恭受凍乃可。」伯恭大怒。自是唐至伯恭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伯爲唐所害，伯恭往見宋。宋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尙不識字，如何作監司？」宋銜之，遂入間詞詆伯恭。

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諫言爲信，立奏郡印，付以次官。乃據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宰相王涯當軸，既達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鬪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雜質所著年譜，乃以季海右唐而並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鑒之諸呂云。」

三九

滄浪（二）鳳兮（三）二歌，已開楚辭體格。然楚辭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後此之王褒、劉向之詞不與焉。五古之最工者，實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純、陶淵明，而前此曹劉，後此陳子昂、李太白不與焉。詞之最工者，實推後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後此南宋諸公不與焉。案宋句原稿作「前此淵明，後此美成，皆不與焉。」

（二）孟子雖書上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三）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四〇

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唯李後主陸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四一

唐五代北宋之詞家，治優也。南宋後之詞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詞人之詞，專失之倡優，不失

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厭，較倡優爲甚故也。

四二

蝶戀花「獨倚危樓」一闕，見六一詞，亦見樂府集。余謂：屯田輕薄子，只能道「奶奶關心惹性」耳。（原注：此等語固非歡公不能道也。）（按：以上二則，據樂府集。）

〔一〕柳永玉女術仙佩，「飛瓊伴侶，偶別珠宮，未返神仙行轍。取次梳妝，尋常言語，有得許多嬌態。擬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細思算，奇葩難卉，惟是深紅淺白而已。爭如這多情，占得人間，千嬌百媚。須信靈堂繡閣，暗月清風，忍把光陰輕棄。自古及今，才子佳人，少得當年雙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願奶奶關心惹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爲盟誓。今生斷不孤鶩被。」（按：樂府集卷上）

四三

讀會真記者，懸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儂語。虞定庵詩云：「偶賦凌雲偶儂飛。偶然聞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間，便說尋春爲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顯然紙墨間。余輩讀書，聊伯可詞，亦有此感。視永叔、希文小詞，何如耶？

〔二〕此爲自珍已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之一，見定盦集。

四四

詞人之忠實，不獨對人事宜然。即對一草一木，亦須有忠實之意，否則所謂游詞也。

四五

讀花間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臺新詠。讀草堂詩餘，令人回想韋穀才調集。讀朱竹垞詞綜，張皋文董子遠（原誤作潛卿）詞選，令人回想沈德潛三朝詩別裁集。

四六

明季國初諸老之論詞，大似袁簡齋之論詩，其失也，纖小而輕薄。竹垞以降之論詞者，大似沈歸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四七

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爲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

四八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字之事，於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詞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內

美。無內美而但有修能，則白石耳。

〔二〕此二句出屈原離騷。

四九

時人視一切外物，皆遊戲之材料也。然其遊戲，則以蕩心爲之。故談諧與嚴重二性質，亦不可缺一也。

〔按〕此二則通行本未載，從原稿補。

人間詞話附錄

一

蕙風詞小令似叔原，長調亦在清真梅溪間，而沈痛過之。臨村雖富麗精工，猶遜其真摯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果何爲哉。

二

蕙風洞仙歌秋日遊某氏園^(一)及蘇武慢寒夜聞角^(二)，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過之。

(一) 况周頤洞仙歌(秋日獨遊某氏園)：「一疊閒緣借，便意行散緩，消愁聊且。有花迎徑曲，鳥呼林樾，秋光取次披圖畫。恣遠眺，登臨臺與榭。堪瀟灑。奈脈脈征鴻，幽恨翻殘照。忍把。髮絲影裏，袖淚寒邊，露草煙蕪，付與杜牧狂吟，誤作少年游冶。殘蟬肯共傷心話。問幾見，斜陽疏柳挂，離愁藉。到重陽，插菊簪萸事真假。酒更黃更有約東籬下。怕蹉跎霜訊，夢沈人怕西風乍。」(據惜餘堂叢書本蕙風詞卷下)

(二) 况周頤蘇武慢(寒夜聞角)：「愁入雲遙，寒禁霜重，紅燭淚深人倦。情高轉抑，思往難回，凄咽不成清變。聞際斷時，迢遞天街，但聞更點。枉教人回首，少年絲竹，玉容歌管。憑作出、百結婁涼，淒涼惟有，花冷月閒庭院。

珠麗繡幕，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除卻塞鴻，遮莫城烏，替人驚慣。料南枝明日，應減紅香一半。」（據蕙風詞卷上）

——以上趙萬里錄自蕙風琴瑟評話

三

鹽村詞，余最賞其浣溪沙「獨鳥衝波去意閒」二闕，筆力峭拔，非他詞可能過之。

（一）朱祖謀浣溪沙：「獨鳥衝波去意閒，瓊霞如絳水如鵲。爲誰無盡寫江天。並紡風絃彈月上，當窗山髻攏雲還。獨經行地未荒寒。」其一。「翠草紅厓夾岸迎，阻風滋味暫時生。水窗官燭淚縱橫。禪悅新耽如有會，酒悲突起總無名。長川孤月向誰明？」其二。（據鹽村遺書本韻村語彙卷一）

四

蕙風聽歌諸作，自以滿路花爲最佳，至題香南雅集圖諸詞，殊覺泛泛，無一言道著。

（一）況周顒滿路花（鹽村有聽歌之約，詞以壓之）：「蟲邊安枕簟，雁外夢山河。不成雙淚落，爲閒歌。浮生何益，儘意付消磨。見說畫中秀，疊嶂修蛾。舊家風度無過。鳳城絲管，回首惜銅駝。看花餘老眼，重摩挲。香塵人海，唱徹定風波。點鬢霜如雨，未比愁多。問天還問嫦娥。」（梅郎圖旁以嫦娥弄月一圖畫壁，日下）（據蕙風詞卷下）

（二）按題香南雅集圖諸詞，無從查考。據蕙風詞史，知蕙風詞卷下之城氏屬之，因錄如下。城氏（滙尹爲興華索賦此調，走筆應之）：「竹飛鸞。萼綠仙子綵雲端。影月嬈停，流霞明豔，好誰看。華鬢。夢尋難。當歌掩淚十年閒。文園鬢雪如許，鏡裏長葆幾朱顏。總袂重認，紅塵初掩，怕春暖也猶寒。乍維摩病榻，花雨催起，著意清歡。絲管。」

賺出嫖娘，珠翠照映，老跟太辛酸。春宵短。絮鴛難穩，初蝶須還。近尊前。暫許對影，香南笛語，偏寫烏闌。香（去）風漸急，省識將離，已忍目斷關山。（曉華將別去，道人先題作虎山之遊歷之。）念我滄江晚。消何遜筆，舊恨吟邊。未解清平調苦，遺著枝、羣羽信纏綿。刻憐遊遍路，驛、驛扶紙，等遣愁千萬。算更無、月地雲階見。誰與訴、鸛守綠。慳。甚素娥、暫缺能圓。更芳節、後約是今看。耐清寒恨，梅花賦也，好好緜繭。」

——以上趙鳳里自丙寅日記所記觀堂論學語中摘出

五

（皇甫愚）詞，黃叔暘稱其摘得新二首（二）爲有達觀之見（三）。余謂不若憶江南二闋（四），情味深長，在樂天、夢得（補注）上也。

（一）皇甫松摘得新：「第一起。須教玉笛吹。錦筵紅燭燭，莫來遲。繁紅一夜經風雨，是空枝。」其一。「摘得新。枝枝葉葉春。管絃兼美酒，最關人。平生都得幾十度，展香茵。」其二。（據關雎自輯本續錄子詞）

（二）黃昇語見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三引。（按：實出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不知所本。）

（三）皇甫松憶江南：「蘭棹輕，屏上暗紅蕉。閒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人語驛邊橋。」其一。「樓上凝，殘月下廉旌。夢見林陵惆悵事，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鬢坐吹笙。」其二。（據續錄子詞）

（補注）白居易憶江南三首，見宋本白氏文集卷三十四。劉禹錫二首，見宋本劉夢得文集外集卷四及宋本樂府詩集卷八十二，各錄一首於此：白居易詞：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劉禹錫詞：「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裊裊似沾巾。獨坐亦含顰。」

六

端已詞情深語秀，雖規模不及後主，正中，要在飛卿之上。觀昔人顏謝優劣論（二）可知矣。

（二）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照：『已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錦繡，初織，亦羅縠前眼。』」延年終身病之。又鍾嶸詩品：「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鑠金。』」顏終身病之。

七

（王文瀾）詞比牛薛諸人，殊爲不及。葉夢得謂：「文錫詞以質直爲情致，殊不知流於率露。諸人評唐詞制者，必曰：此仿毛文錫之體成功（一）而不及者。」（補注）其言是也。

（一）毛文錫贊成功：「海棠未拆，萬點深紅。香包綉結一重雪。似含羞態，慙動春風。蜂來蝶去，任隨芳叢。

昨夜微雨，飄灑庭中。忽聞聲滴井邊桐。美人驚起，坐聽晨鐘。快教折取，戴玉璫瑤。」（續圖原自輯本毛司徒詞）

（補注）葉夢得語，見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不知所從出。

八

（陳鳳巖）詞遜於薛昭蘊，牛嶠，而高於毛文錫，然皆不如王衍。五代詞以帝王爲最工，豈不以無意於求工歟。

九

〔虞〕虞詞在牛給事、毛司徒間。浣溪沙「春色迷人」一闕〔二〕，亦見陽春錄。與河傳「訴衷情數闕」〔三〕，當爲虞最佳之作矣。

〔二〕顧浣溪沙：「春色迷人恨正賒，可堪蕩子不還家。細風輕露著梨花。簾外有情雙燕颺，檻前無力綠楊斜。

小屏狂夢極天涯。」（據顧太尉詞）

〔三〕顧河傳：「燕颺。晴景。小窗屏暖，鶯鶯交頸。菱花掩卻翠鬟欹，慵整。海棠簾外影。繡幃香斷金盞

闌，無消息。心事空相憶。倚東風。春正濃。愁紅。淚痕衣上重。」其一。〔曲〕浣：「春晚。碧流紋細，綠楊絲軟。露花鮮。□杏枝繁。鶯囀。野蕪平似翦。直是人間到天上。堪游賞。醉眼疑屏障。對池塘。惜韶光。斷腸。爲花須盡狂。」其二。〔神〕舉：「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處。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鷓鴣相逐飛。天涯離恨江聲咽。啼猿切。此意向誰說。艤蘭橈。獨無憐。魂銷。小爐香欲焦。」其三。

又集中訴衷情凡兩闕，其一已見頁二二六注，其另一如下：「香滅簾垂春漏永，整鴛衾。羅帶重。雙鳳。縷黃金。窗外月光臨。□沈沈。□斷腸無處尋。□負春心。」（據顧太尉詞）按：花間集此數首俱無空格，宜從。」

10

〔毛〕周密齊東野語稱其詞新警而不爲儼薄〔二〕。余尤愛其後庭花〔三〕，不獨意勝，即以調論，亦有雋上清越之致，視文錫茂如也。

〔一〕周密語見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三引，今傳各本均闕。〔按：實出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疑非周密語。沈雄書所引多無稽。〕

〔二〕毛熙震後庭花：「鶯啼燕語芳菲節。瑞庭花發。昔時歡宴歌聲揭。管絃清越。自從陵谷追遊歇。畫梁塵暗。傷心一片如珪月。閒鎖宮闕。」其一。「輕盈舞伎含芳詠。競妝新臉。步搖珠翠修蛾斂。膩鬢雲染。歌聲慢發開檀點。繡衫斜掩。時將纖手勻紅臉。笑拈金鬢。」其二。「越羅小袖新香荷。薄籠金釧。倚欄無語搖金扇。半遮勻面。春殘日暖鶯嬌嬾。滿庭花片。爭不教人長相見。畫堂深院。」其三。〔據顧堂自輯本毛熙震詞〕

二

〔闕選〕詞唯臨江仙第二首〔二〕有軒翥之意，餘尙未足與於作者也。

〔一〕闕選臨江仙：「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輕拂仙壇。寶衣行雨在雲端。畫簾深殿，香霧冷風殘。欲問楚王何處去，翠屏猶掩金鸞。猿啼明月照空灘。孤舟行客，驚夢亦艱難。」〔據顧堂自輯本闕選詞〕

三

昔沈文隱深賞〔張〕泌「綠楊花撲一溪煙」〔二〕爲晚唐名句〔三〕。然其詞如「露濃香泛小庭花」〔四〕，較前語似更幽豔。

〔一〕張泌洞庭阻風：「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孤漣泊釣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情多莫舉傷春目，愁極兼無買酒錢。猶有漁人數家住，不成村落夕陽邊。」〔據宋唐詩卷二十七〕

〔三〕沈文憲語見唐詩別裁卷十六張翥夏日題老將林亭一詩後評語。

〔三〕張泌浣溪沙：「獨立寒階望月華，露濃香泛小庭花。繡屏愁背一燈斜。雲雨自從分散後，人間無路到仙家。但憑魂夢訪天涯。」（據觀堂自輯本詞人詞）

一三

〔陳光遠詞〕昔黃玉林賞其「一庭花」當作「疏」雨溼春愁。〔二〕爲古今佳句。〔三〕余以爲不若「片帆煙際閃孤光」，尤有境界也。

〔二〕孫光憲浣溪沙：「攬鏡無言淚欲流，凝情半日懶梳頭。一庭疎雨溼春愁。」

楊柳只知傷別，杏花應有損嬌。

〔三〕淚沾魂斷愁難憂。（據觀堂自輯本詞中丞詞）

〔二〕黃昇語見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三引。（按：亦出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

〔三〕孫光憲浣溪沙：「夢岸風多橘柚香，江邊一望楚天長。片帆煙際閃孤光。」

目送征鴻飛杳杳，思隨流水去茫茫。

茫。蘭紅波碧憶瀟湘。（據孫中丞詞）

——以上錄自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諸跋

一四

〔周濟原〕先生於詩文無所不工，然尚未盡服古人蹊逕。平生著述，自以樂府爲第一。詞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論。〔一〕惟張叔夏病其意趣不高遠。〔二〕然北宋人如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高則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

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軒可比昌黎。而詞中耆社，則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猶爲未當也。

〔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集部歌詞類清風詞一卷續集一卷，下云：「周美成邦彥撰，多用唐人詩語，闌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敘，宮體精工，詞人之牛乙也。」

〔三〕張炎詞源卷下：「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探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惜乎意趣極不高遠。」

〔四〕張端義貴耳錄卷上，項平齋詞：「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衰德，只是實說。」

一五

〔讀〕先生之詞，陳直齋謂其多用唐人詩句點括入律，渾然天成。張玉田謂其善於融化詩句，然此不過一端，不如張炎云：「模寫物態，曲盡其妙。」爲知言也。

〔二〕見汲古閣本片玉詞張炎題周美成詞。

一六

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擇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誠哉是言！抑豈獨清景而已，一切境界，無不爲詩人設。世無詩人，即無此種境界。夫境界之呈於吾心而見於外物者，皆須臾之物。惟詩人

能以此須臾之物，鑄諸不朽之文字，使讀者自得之。遂覺詩人之言，字字爲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詩人之祕妙也。境界有二：有詩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詩人之境界，惟詩人能感之而能寫之，故讀其詩者，亦高舉遠慕，有遺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淺焉。若夫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詩人能寫之。故其入於人者至深，而行於世也尤廣。（清眞）先生之詞，屬於第二種爲多。故宋時別本之多，他無與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國朝本亦有注，見毛跋）自士大夫以至婦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眞，而種種無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烏能如是耶？

〔一〕此數語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

〔二〕觀堂先生清眞先生遺事著述二：「案先生詞集，其古本則見於景定嚴州續志，花庵詞選者曰清眞詩餘。見於詞源者曰國法美成詞。見於直齋書錄者曰清眞詞，曰曹杓注清眞詞。又與方千里楊澤民和清眞詞合刻者曰三英集。（見毛跋）方千里和清眞詞（子晉所藏清眞集，其源亦出宋本，加以陳水本，是宋時已有七本。別本之多，爲古今詞家所未有。」

〔三〕宋人之和清眞全詞者有方千里和清眞詞（汲古閣刻宋六十名家詞本）、楊澤民和清眞詞（江標刻宋元名家詞本）及陳允平西麓叢書周集（朱鳳刻源村叢書本）三家。

〔四〕宋人注清眞詞者，有曹杓、陳元龍兩家。曹注已逸，陳注即源村叢書本片玉集。

〔五〕宋人筆記之記清眞軼事者甚多。若張端義貴耳集、周煥浩然齋雅談、王明清揮麈餘話、王灼碧鷄漫志等書均有，類多無稽之言。觀堂先生於清眞先生遺事，取一中一一辨之，斥爲好事者爲之也。

樓忠簡謂（潛真）先生妙解音律，惟王晦叔碧雞漫志謂：「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則集中新曲，非盡自度。然顧曲名堂，不能自己，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詞，文字之外，須兼味其音律。惟詞中所注宮調，不出教坊十八調之外。則其音非大晟樂府之新聲，而爲隋唐以來之燕樂，固可知也。今其聲雖亡，讀其詞者，猶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輻輳交往。兩宋之間，一人而已。

〔一〕 樵鑰清真先生文集序：「公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己。」

〔二〕 見碧雞漫志卷第二。

——以上錄自清真先生遺事尚論三

〔云謠集雜曲子〕天仙子詞：「特深峭隱秀，堪與飛卿，端已抗行。」

〔一〕 在雲謠集雜曲子內有天仙子一首，但觀堂先生寫此文時，猶僅見其一，惟不知爲何首耳。茲將兩首一併錄之。『燕語啼時三月半，煙籠柳條金縷亂。五陵原上有仙娥，攜歌扇，香爛漫。留住九華雲一片。厚玉滿頭花滿面。負妾一雙偷淚眼。淚珠若得似珍珠，拈不散。知何限，申向紅絲應百萬。』其一。『燕語鶯啼驚覺夢，羞見鸞臺雙舞鳳。天仙別後信難通，無人問，花滿洞。休把同心千綰弄。』巨耐不知何處去。正是花開誰是主？滿樓

明月應三更，無人語。淚如雨。便是思君腸斷處。其二。〔按：觀堂後已見此二首，見集中此文自注。〕

——以上錄自觀堂集林唐寫本云諸集雜曲子跋

一九

〔臣〕以擬詞句法精壯，如和虞彥恭寄錢遜升〔當作「叔」〕驀山溪一闋〔二〕、重午登霞樓滿庭芳一闋〔三〕、艤舟洪江步下浣溪沙一闋〔四〕，絕無南宋浮豔虛薄之習。其他作亦多類是也。〔按：此則乃觀堂所錄阮元四庫未收書且王周士詞提要，實非觀堂論詞之語。〕

〔二〕王周士驀山溪〔和虞彥恭寄錢遜升〕：『平山堂上，側殘歌南浦。醉望五州山，渺千里、銀濤東注。錢郎英遠，滿腹貯精神。親素壁，墨棲鴉，歷歷題詩處。風裘雪帽，翾徧荆湘路。回首古揚州，沁天外、殘霞一縷。德星光次，何日照長沙。漁父曲，竹枝詞，萬古歌來暮。〕〔據蘇村叢書本王周士詞〕

〔三〕王周士滿庭芳〔重午登霞樓〕：『千古黃州，雪堂奇勝，名與赤壁齊高。竹樓千字，筆勢壓江濤。笑問江頭皓月，應曾照、今古英豪。舊蒲酒，夜會無恙，聊共訪臨皋。陶陶。誰晤對，梨花吐論，宮錦輕袍。借銀濤雪浪，一洗塵勞。好在江山如畫，人易老、雙鬢難葆。昇平代，憑高望遠，當賦反離騷。〕〔據王周士詞〕

〔四〕王周士浣溪沙〔艤舟洪江步下〕：『起看船頭鬪錦張，沙汀紅葉舞斜陽。杖屨驚起睡鴛鴦。木落羣山彫玉□，霜和冷月浸澄江。疏篷今夜夢瀟湘。〕〔據王周士詞〕

——以上錄自觀堂別集跋王周士詞

有明一代，樂府道衰。寫情、扣絃，尚有宋元遺響。仁宣以後，茲事幾絕。獨文憲（國寶）以魁碩之才，起而振之。豪壯典麗，與于湖、劍南爲近。

——以上錄自觀堂外集桂翁詞跋

二

王君靜安將刊其所爲人閒詞，詒書告余曰：「知我詞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與君處十年矣，比年以來，君頗以詞自娛。余雖不能詞，然喜讀詞。每夜漏始下，一燈熒然，玩古人之作，未嘗不與君共。君或一閱，易一字，未嘗不以訊余。旣而際離，苟有所作，未嘗不郵以示余也。然則余於君之詞，又烏可以無言乎？夫自南宋以後，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國初諸老，非無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氣困於彫琢也。嘉道以後之詞，非不諧美也。然無救於淺薄者，意竭於摹擬也。君之於詞，於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於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於南宋除稼軒、白石外，所嗜蓋鮮矣。尤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疊句。一彫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於淺薄。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自此始。其持論如此。及讀君自所爲詞，則誠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沈，直而能曲。不屑屑於言詞之末，而名句閒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爲詞時，亦不自意

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若夫觀物之微，託興之深，則又君詩詞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倫比。嗚呼！不勝古人，不足以與古人並，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則何不取古人之詞，與君詞比類而觀之也？光緒丙午三月，山陰樊志厚叙。

三

去歲夏，王君靜安集其所爲詞，得六十餘闕，名曰人間詞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復覺所作詞爲乙稿，丐余爲之叙。余其敢辭。乃稱曰：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據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觀也。出於觀我者，意餘於境。而出於觀物者，境多於意。然非物無以見我，而觀我之時，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錯綜，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廢也。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自夫人不能觀古人之所觀，而徒學古人之所作，於是始有僞文學。學者便之，相尚以辭，相習以模擬，遂不復知意境之爲何物，豈不悲哉！苟持此以觀古今人之詞，則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溫韋之精豔，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淺也。珠玉所以遜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異也。美成晚出，始以辭采擅長，終終不失爲北宋人之詞者，有意境也。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軒，然亦若不欲以意境勝。白石之詞，氣體雅健耳。至於意境，則去北宋人遠甚。及夢窗、玉田出，并不求諸氣體，而惟文字之是務，於是詞之道熄矣。自阮廷明，益以不振。至於國朝，而納蘭侍讀以天賦之才，崛起於方輿之族。其所爲詞，

悲涼頹廢，獨有得於意境之深，可謂豪傑之士，奮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時朱陳，既非勁敵，後世頃將，尤難鼎足。至乾嘉以降，審乎體格韻律之閒者愈微，而意味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豈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抑觀我觀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難期諸流俗歟？余與靜安，均夙持此論。靜安之爲詞，真能以意境勝。夫古今人詞之以意勝者，莫若歐陽公。以境勝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兩渾，則惟太白、後主、正中數人足以當之。靜安之詞，大抵意深於歐，而境次於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雲」，乙稿蝶戀花之「昨夜夢中」，乙稿蝶戀花之「百尺朱樓」等闕，皆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聲震乎兩漢之興域，廣於三代，貞觀之政治，隆於武德矣。方之特爾，豈徒伯仲。此固君所得於天者獨深，抑豈非致力於意境之效也。至君詞之體裁，亦與五代北宋爲近。然君詞之所以爲五代北宋之詞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體裁故，而至遽指爲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當與夢窗、玉田之徒，事事摹擬者，同類而笑之也。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山陰樊志厚叙。（按：此二序雖爲觀堂手筆，而命意實出自陳氏。觀堂夢窗中曾引陳氏之語，而陳氏所賞諸詞，觀堂集林亦不盡入選，可證也。）

〔一〕浣溪沙：「天末同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陌上金丸看落羽，幽中素手試調羹。今宵歡宴勝平時。」

〔二〕蝶戀花：「昨夜夢中多少恨。細馬香車，兩兩行相近。對面似憐人瘦損，衆中不借寒帷問。陌上輕雷蟬噪。夢裏難從，覺後那堪訊。淚淚窗前堆一寸，人間只有相思分。」

〔三〕蝶戀花：「百尺朱樓臨大道。樓外輕雷，不問昏和曉。獨倚闌干人窈窕，閒中數盡行人小。一霎車塵生樹杪。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

——以上錄自瀾波外集

二三

歐公蝶戀花「面旋落花」云云(一)，字字沈響，殊不可及。

(一) 歐陽修蝶戀花：「面旋落花風滿襟。柳重煙深，雪絮飛來往。雨後輕寒猶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悵。」

枕畔醉

山園碧浪：翠樹華燈，夜夜空相向。寂寞起來靈樞轉，月明正在梨花上。」(據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卷二)

——以上錄自晚錄自觀堂集卷六一漏眉間批語

二四

片玉詞「良夜燈光簇如豆」(一)一首，乃改山谷憶帝京詞(二)爲之者，似屯田最下之作，非美成所宜有也(三)。

(一) 周邦彥《片玉集》：「良夜燈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罷歌闌人散後。琵琶輕放，語聲低喚，滅燭來相就。」玉體恨人情何厚。輕惜輕憐轉唧。雨散雲收眉兒皺。只愁彭蠡，那人知後，把我來僝僽。」(據龍威秘書編補遺)

(二) 黃庭堅《憶帝京》(私情)：「銀燭生花如紅豆。占好事，而今有。人醉曲屏深，借寶瑟輕招手。一陳白蘋風，故滅燭教相就。花帶雨冰肌香透。恨啼鳥轉轡聲曉。岸柳微涼吹殘酒。斷腸時至今依舊。鏡中消瘦。那人知後，怕芳你來僝僽。」(據黃州漫出本山谷詩題外編卷之二)

(三) 楊易霖《周邦彥詞訂律補遺》上本詞後注云：「王靜安先生云：「此詞乃改山谷憶帝京詞爲之者，決非美成所作。」案：綠

【舊新話】引古今詞話淮海御街行詞與美成此詞亦多相合，未知孰是。『似楊氏亦曾悉先生有此語，惟不知所見之處耳。』按：觀堂清真先生遺事云：『偽詞最多，強本所增，強半皆是。如片玉詞上清玉案「良夜燈光簇紅豆」一闕，乃改山谷「憶帝京」詞爲之者，決非先生作。不獨送周國華、寄李伯紀二首，歲月不合也。』楊氏所云本此。』

——以上陳乃乾錄自觀堂舊藏片玉詞眉間批語

二五

溫飛卿苦蕒蠻：『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當作亂）燕泥香。』〔詞〕
雖自此脫胎，而實有出藍之妙。

〔一〕溫庭鵲苦蕒蠻：『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閉門。』〔據金荃詞〕〔按：末句花間集作「無憐獨倚門」，宜從。〕

〔二〕秦觀畫堂春：『或刻山谷年十六作。』『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睡損紅妝。寶篆煙消龍鳳，畫屏雲鎖瀟湘。夜寒微透薄羅裳。無限思量。』〔宋本淮海長短句不載，據汲古閣刻本淮海詞。〕〔按：花庵詞選、草堂詩餘俱作「杏花零落燕泥香」，較毛本淮海詞爲可據，觀堂所引非誤也。又其他文字，亦多異同，亦較可據。〕

二六

白石尚有骨，玉田則一乞人耳。

二七

美成詞多作態，故不是大家氣象。若同叔、永叔雖不作態，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與人力之別也。

二八

周介存謂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徑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仿。予謂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於此。

二九

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愛稼軒一人，而最惡夢窗、玉田。介存詞辨所選詞，頗多不當人意。而其論詞則多獨到之語。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見也。

——以上陳乃陵錄自顧彥藻藏詞辨眉間批語

重印後記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最初祇有上卷，刊載在一九〇八年的國粹學報上，分三期登完。到了一九二六年，才有俞平伯先生標點、樓社出版的單行本。一九二七年，趙萬里先生又輯錄他的遺著未刊稿，刊載於小說月報上，題爲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一九二八年羅振玉編印他的遺集，便一併收入。分爲上下兩卷，以原來的爲上卷，趙輯的爲下卷；從這時候起，始有兩卷本。一九三九年開明書店重印遺著，我就遺集中再輯集他有關論詞的片段文字，作爲補遺附後；這便是現在印行的本子。其中署名山陰樊志厚的人間詞甲乙稿兩序，據趙萬里先生所作年譜，實在是王國維自己的作品，所以也一併收入附錄中。這本小冊子出版後，陳乃乾先生又從王氏舊藏各家詞集的眉頭，抄錄他手寫的評語給我，我在一九四七年印第二版的時候再補附在最後。書中的注，一部分是周振甫先生所搜集的，一部分是我加的，全部都經過我的校訂。這些注，目的是讓讀者閱讀時得到一些便利，所以沒有注者自己的意見。現在中華書局又要利用開明舊紙型重印了，因記本書經過如上。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徐嗣宇。

校訂後記

人間詞話，近人王國維撰，寫於一九〇八年以前。茲以通行之中華書局排印有校注本爲據，並根據王氏原意，重行編次。（一）以王氏手自刪定，刊於國粹學報者（即通行本卷上）爲人間詞話。（二）以王氏所刪棄者（即通行本卷下）爲人間詞話刪稿。其中有五條此次據原稿錄出，爲以前所未發表。（三）以各家所錄王氏論詞之語而原非人間詞話組成部分者（即通行本卷下末數條及通行本補遺）爲附錄。通行本校注仍附各條之下，略加必要之補充與說明（加「按」語以爲別）。通行本誤字，而原稿未誤者，據原稿逕行改正，不復作校注。王氏論詞之語，未盡於此，俟後覓得續補。

校訂者

統一書號：10019 · 1555

定 價： 0.92 元